

THE MOST EVIL
MEN AND WOMEN
IN HISTORY



历史上
最邪恶
的人

(英)米兰达·特威斯 ● 著

王振玲 姜丽 ● 译

東方出版社

权力会有腐败 绝对权力必定有罪恶存在

卡里古拉

有精神分裂症的罗马皇帝

尼禄

野蛮兽性的罗马帝国第五位皇帝

阿提拉

疯狂无常的匈奴首领

约翰王

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君主

特丘马德

西班牙灭绝人性的宗教法庭审判官

弗莱德

擅长刺刑的罗马尼亚魔鬼王子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

印加人的暴虐征服者

玛丽一世

“血腥”英国女王

伊万四世

史称“恐怖大公”的俄国沙皇

伊丽莎白·巴斯里伯爵夫人

特兰西尼亚的“女吸血鬼”

拉斯普京

毁灭一代俄国王朝的“上帝使者”

阿道夫·希特勒

屠杀犹太人数量之多的 20 世纪的暴君

阿尔斯·科赫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的婊子

阿迪·阿明

嗜血成性的东非暴君

ISBN: 7-5060-1875-6 定价: 26.00 元

ISBN 7-5060-1875-6





历史上
最邪恶
的人

THE MOST EVIL
MEN AND WOMEN IN HISTORY

(英) 米兰达·特威斯 ● 著

王振玲 姜丽 ● 译

东方出版社



evil

1. 道德败坏的, 邪恶的: 邪恶的统治者;
2. 不幸的, 造成伤害的: 恶毒的计划;
3. 无辜的, 倒霉的: 厄运;
4. (脾气, 性情等)脾气坏的, 暴躁的: 凶暴;
5. 不受好评的, 臭名昭著的: 恶名声;
6. 讨厌的, 使人不舒服的: 臭味;
7. 邪恶, 罪恶, 恶行: 战争的罪恶;
8. 邪恶的力量, 祸害: 在这个世界上, 邪恶的势力仍然很强大。

——《牛津英语辞典》

政权统治会有腐败,极权统治必定有罪恶存在。

——摘自 John Dahlberg 1877 年 4 月 3 日写给
Mandell Creighton 大主教的一封信

本书里讲述了十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惟一共同点就是利用自己的无限权力控制和剥夺他人的生命。从罗马帝国在公元 12 年出生的卡里古拉到 20 世纪 80 年代阿迪·阿明的残暴屠杀,这群罪恶施行者生活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权力、宗教、情欲和政治信仰的驱策使他们的名字在全世界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罪恶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一点不仅在希特勒的政权下得到了证实,在我们熟知的谋杀、强奸、抢劫这些犯罪活动里也可以看到,更不用提因贫困、疾病、饥饿而变得冷酷无情的百万之众。

约翰·史托德·密尔曾经说:“格言‘真理总会战胜胁迫’是个善意的谎言。它经人们传颂后得到公认,却在事实中被反驳:历史中存在大量反面事例和善良的人们被迫害的例子。”我们曾经多少次听人这么说:“故事是被改编后流传的。”一般来说,我们常常愿意相信善举会胜利,而恶人会得到他应有的下场。然而,在这本书里,大多

数情况下则是恶人当道，好人遭殃。“恐怖大公”伊万四世(Ivan the Terrible)，特丘马德(Torquemada)和皮扎罗(Francisco Pizarro)是年老死去的，只有六个人是因罪行受惩而死。有些独裁者——比如阿明(Idi Amin Ada)，过着舒适的生活，继续控制着权力，而与此同时，有着充分的证据证明仍有好人不断死去。与这十一个人的穷凶极恶的罪行相比，更加可悲的是人类从中汲取的教训少之又少。对阿迪·阿明的恐怖政权和伊万时期的罪恶行为，人们普遍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尼禄时期。这三个人都曾经置他人生命于不顾而为所欲为，而对于他们长期以来对同胞的残酷压迫行为，人们则选择不理不睬的态度。

权力来自中央，人为权力吸引。这本书里的人并没有直接实施这些残暴行为，他们有着死心塌地、强干有力的帮凶。伊丽莎白·巴斯里(Elizabeth Bathory)也许只是有一些和她一样的虐待狂帮她；而在德国乌干达，人们却全都被阿明动员起来实施大屠杀；“恐怖大公”伊万四世建立他的亲信队伍时并不缺乏自愿人员；阿提拉的嗜杀部队吸引了文明世界的人参加。对许多乌干达人来说，阿明许诺以富裕为特权引得数百人参加国家调查局。这些男男女女之所以追随这些邪恶的领导，只因为他们知道与之同谋可以获得影响力、金钱和权力。尽管必须应付领袖的喜怒无常，他们还是服从于自己的基本需求。

值得欣慰也应当指出来的是：老天悯人，许多恶毒者的恐怖统治时间较短。“血腥玛丽”及卡里古拉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时间只有四年，阿明是八年。当然，也不都是这样。事实上，这本书中的不少罪恶者都有着自己的辩护者，这些辩护者不屑于看那些对他们暴行的报道，认为那只是宣传的伎俩。

可以肯定的是，描述人的罪恶是有益处的。如果了解了敌人坏的一面，任何阻止他们的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你本身的可怕行为也可以证明是正当的。当刺刑者弗莱德被匈牙利国王抓住时，当权者曾经利用一系列的伪造信件来表明弗莱德的罪行使他偏离了上帝指引的正确道路，并抓住一切机会诋毁他的名声。事实上，弗莱德太过成功，难以控制，不合匈牙利统治阶层的心意。拉斯普京是削弱并打垮沙皇和皇后的绝佳的替罪羊。作为邪恶的力量，他凌驾于他们之上。他荒淫无度，腐化沙皇和皇后，将沙皇孤立，在顾问之外以削弱他的权力。因此，拉斯普京成为加速罗曼诺夫王朝乃至俄罗斯君主制灭亡的工具。许多故事提到卡里古拉、尼禄和阿提拉是反基督的，并且利用不同方式的意念显现撒旦在他们的狠辣行动中帮忙。神话中常出现的食人行为是这十四人中的一些人所做的可怕事情之一。这类事例或许也是用来说明他们是多么地离经叛道。

罪恶行为师出有名吗？十四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佐证这个观点。匈奴人阿提拉如果没有这样的恶名，那么他能否建立庞大的帝国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怀疑。只因人们早就耳闻阿提拉的恶毒，城池才会在没有一场战争的情况下纷纷失守。也许建立新的国家是需要武力和恐吓行动的。

我们并不能真正地理解“邪恶”，常常把它当做一个绝对的词，而不是相对的词。

21世纪的“邪恶”概念与前些世纪有很大的不同。你能想像去今天的爱伯特音乐厅观看狮子吃伊斯兰教徒或者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外面参加焚烧异教徒的活动吗？这似乎有些荒谬，但在上述他们那些年代里，有数千人很积极地到场欣赏这些恐怖的仪式。

在很多事例中，宗教似乎为这十四个人提供了施行残酷行为的

借口，或成为开脱他们罪恶行径的工具。一旦他们认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对立面不仅是与他们为敌，而且也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采取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每次肆意杀戮之后，“恐怖大公”伊万四世都会在神坛前度过几周，为自己赎罪。特丘马德是穿着僧袍下令对反抗他的异教徒进行拷打和处以死刑的；伊丽莎白·巴斯里、刺刑者弗莱德都很有规律地参加教堂礼拜。弗朗西斯科·皮扎罗以基督的名义征服、掠夺印加帝国；“血腥玛丽”以罗马天主教的名义焚烧数百名新教徒。上帝象征着博爱与宽恕，但史书里充斥着以宗教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在本书涉及的人物中，只有三个是女人。据说伊丽莎白·巴斯里在她的城堡里杀了六百多个女孩；阿尔斯·科赫把布痕瓦尔德变成她自己的游乐场，但她们并不能接近军队或政权；玛丽一世本身就是英国第一个女王，但她的统治时间短暂，并且因她的政策致死的人数与她的父亲亨利八世统治下所杀人数相比，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可能就是由于身为女人，她的罪恶行为才更容易受到谴责。人们只要看看被控施行巫术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女人数目之大，就可以明白，在那个年代，女人是多么容易被用来做替罪羊。

人类的恶劣行径经常是由于许多恶性作祟：妒忌，骄傲，虚荣，贪婪。这些恶性在本书所述的人物身上都显而易见。然而，罪恶从哪里而起？我觉得“人之初，性本恶”并不可信，虽然有证据说明“恐怖大公”伊万四世孩提时就很狠毒，而卡里古拉少年时代的经历灌输给他的是人性的阴暗面，而不是善良和光明。

我们努力寻找造成罪恶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书中一些人身上比较容易发现：约翰王在充斥着背叛和奸诈的宫廷里长大，因此毫无疑问他会缺乏安全感，意志脆弱。但是，有时候并不能这么简单

地下结论。另外，由于环境不同，根据当时形势实施的残暴行为之间没有可比性。若非在特定情况下，十四个人谁也不能获得达成愿望所需要的权力。如果沙皇及皇后离现实世界和他们的民众近些，拉斯普京永远不可能获得如此牢固的地位；如果阿尔斯·科赫是和别人结婚而没有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她可能跟普通的德国人民一样亲历苦痛，度过一生。

为什么和罪恶相关的故事吸引人？通览历史篇章，很难找到比罪恶这个题目更让人困惑的话题了。比起写好人好事的书，扼要讲述人对人的非人道历史的书更加扣人心弦。罪恶破坏了“正常”社会所拥有的完整、幸福和安宁。我们被这些事情吸引，可能是希望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但更可能是一味要听别人的不幸，而同时在思想上安慰自己：这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米兰达·特威斯
2002.1

| | |
|--|----|
| 前言 | 5 |
| 有精神分裂症的罗马皇帝：卡里古拉 | |
| 同自己的亲姐妹发生乱伦关系，举行人兽血腥表演，为聚敛财富滥杀无辜 | 13 |
| 野蛮兽性的罗马帝国第五位皇帝：尼禄 | |
| 杀妻弑母，滥杀基督教徒 | 29 |
| 疯狂无常的匈奴首领：阿提拉 | |
| 对所攻取之城池进行残酷屠戮，侵略成癖，不择手段勒索财富 | 45 |
| 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君主：约翰王 | |
| 沉溺于女色，对敌人进攻掉以轻心，违背自己的诺言 | 60 |
| 西班牙灭绝人性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特丘马德 | |
| 关押、拷打并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西班牙人，在整个国家散布恐怖，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异教徒 | 77 |
| 擅长刺刑的罗马尼亚魔鬼王子：弗莱德 | |
| 迷恋刺刑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使用各种刺刑百般折磨他人 | 92 |

- 印加人的暴虐征服者：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
由普通的农民变为一位成功的征服者，这都要归功于他对印加人的惨无人道的屠杀 108
- “血腥”英国女王： 玛丽一世**
缺少父爱的成长经历，经历千难万阻登上王位，大肆屠杀新教教徒... 125
- 史称“恐怖大公”的俄国沙皇： 伊万四世**
嗜好杀人，登上王位后大开杀戒 144
- 特兰西尼亚的“女吸血鬼”： 伊丽莎白·巴斯里伯爵夫人**
为永葆青春美丽，用尽各种诡计，吸食上百名年轻女子的鲜血..... 160
- 毁灭一代俄国王朝的“上帝使者”： 拉斯普京**
崇拜男性生殖器官，生活风流糜烂，骗取皇室成员的信任..... 175
- 屠杀犹太人数量之最多的 20 世纪的暴君： 阿道夫·希特勒**
性格乖戾，大肆屠杀犹太人，侵略成性 193
-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的婊子： 阿尔斯·科赫**
女色情狂，残酷虐待犯人，生活放荡淫乱 210
- 嗜血成性的东非暴君： 阿迪·阿明**
性格暴戾，把反对者的人头塞进冰箱，双手沾满无辜生命的鲜血 224

有精神分裂症

的
罗马皇帝



卡里古拉

同自己的亲姐妹发生乱伦关系，举行人兽血腥表演，为聚敛财富滥杀无辜……

卡里古拉

——有精神分裂症的罗马皇帝

同自己的亲姐妹发生乱伦关系，举行人兽血腥表演，为聚敛财富滥杀无辜……

当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 37 年去世时，罗马帝国上下万民欢腾。提比略生前已经在卡普里岛上自我流放多年，但是，由于他对罗马军中的批判者的残酷迫害，罗马帝国上下对他既恐惧又鄙视。而他的年轻继任者——盖尤斯·凯撒——似乎可以为罗马带来新的黄金时代。罗马民众为盖尤斯·凯撒以及他的家庭成员所倾倒，元老院也为此赋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权力。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位有着精神分裂症的罗马皇帝将会利用这些权力，带着施虐快感去恐吓、强奸和谋杀。两千年后的今天，他的性生活仍然是堕落的代名词。他以虐待他人为乐，总是命令在自己饮酒作乐时慢慢并且残酷地对别人行刑。他把男人，女人，甚至于整个罗马帝国当做自己的玩具，实施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计划来满足自己的自负心理。最后，他竟然宣布自己是神。

盖尤斯·凯撒于公元 12 年出生于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他的父亲杰曼尼柯斯是个战争英雄，驻守帝国北部边境。他的母亲阿格里宾娜是皇帝奥古斯都的孙女，野心勃勃，直言坦率。他的父亲经常带着年幼的盖尤斯行军打仗，将领们也对他怜爱有加，并把他当做幸运的象征。那时的他经常穿着特制的小号军装和手工制作

的军靴，而古罗马语称靴子为 caligae，由此盖尤斯得到了绰号卡里古拉(Caligula)——这个他后来非常厌恶的名字。

他的父亲魅力十足，才能相比而言则欠佳；这和日益严肃的提比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德国取得的小小的军事胜利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民众支持，但是日益变得声名显赫的他使得罗马皇帝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公元17年5月，提比略把杰曼尼柯斯从前线召回。杰曼尼柯斯率领胜利之师带着俘虏和其他战利品回到罗马，所到之处，民众无不夹道欢迎。四

岁的卡里古拉坐在父亲坐骑旁边的马车里，和父亲一道享尽了赞誉。但是，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辉煌，因为杰曼尼柯斯于两年后死去。死前的迹象表明他是中毒身亡——并且，杰曼尼柯斯认为那是提比略皇帝所为。阿格里宾娜同意丈夫的观点，同时，她看到民众对自己丈夫的死悲痛万分，从而受到鼓舞，指责提比略谋杀杰曼尼柯斯，并且意图谋害自己全家。她说的并没有错，但是傲慢和直言不讳的个性导致了阿格里宾娜自己的死亡。

阿格里宾娜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尼鲁和德鲁萨斯被捕，并被指控为罗马帝国的敌人。尼鲁被迫自杀，而德鲁萨斯和阿格里宾娜被活活饿死。童年的卡里古拉目睹了自己亲人所经受的谋杀、流放和种种残忍的折磨。

但是，卡里古拉作为年龄最小的儿子，得以摆脱死亡的命运，被



盖尤斯·凯撒，即卡里古拉，身材瘦削，眼窝深陷，头发稀少。他野蛮凶残，善变而刚愎自用。他在罗马短暂的独裁统治期间实施了大量的大屠杀。

送到了外婆安东尼娅家里。在皇宫里多年的生活使他学会了外交手段和变得狡猾多端，与善变的阿格里宾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敏感的少年卡里古拉和自己的两个亲生姐妹开始了乱伦关系，其中年龄最小的德鲁茜成为了他性生活中迷恋的对象。公元31年，卡里古拉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十九岁的他接到皇帝召唤，到卡普里岛和提比略皇帝一起生活。提比略于公元26年开始隐居卡普里岛，在此期间，卡普里岛已经成为残酷和放荡的代名词，因为提比略在厌烦了一些女人时会命令人把她们扔下悬崖。

接下来的日子里，卡里古拉和这个杀害了自己全家的人共同生活了六年，并且没有表现出丝毫仇恨。卡里古拉在玩生存游戏；何况，他在岛上可以找到很多娱乐。他有着年轻人的放荡和性冒险倾向。如果他的长者认为，当他承担起一个皇帝的各种责任时就会放弃这种行为，那么，很遗憾，他们错了。卡里古拉年轻时的放荡掩饰了他内心放纵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只有当他开始享有皇位的各种权力时才慢慢浮现出来。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指出：“实际上，他对目睹别人经受折磨和痛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夜里，他喜欢带上假发，穿上长袍，到宫外吃喝玩乐，从事各种淫荡的行为。”

不过，卡里古拉利用自己在卡普里岛的时间建立了政治关系。他和禁卫军首领马克罗(Macro)建立了强有力的同盟。马克罗是暴力政治老手。作为提比略的得力助手，他监督了提比略统治时期的各个臭名昭著的审判和死刑的执行。现在，他在卡里古拉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倾向。两人的联盟还因为以下协议变得更加巩固：卡里古拉可以和马克罗的妻子恩尼亚通奸。

提比略早就了解了卡里古拉的性格，他预测到了这位座上客统治下的血腥。公元35年，他任命卡里古拉和自己的孙子格弥勒斯(Gemellus)为王位的共同继承人。提比略抱着自己的孙子对卡里古拉说：“你会杀了他，然后会有另一个人杀死你。”

但是，皇帝已经无力改变现状。作为杰曼尼柯斯的儿子，卡里古拉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和马克罗的联盟，他也得到了禁卫军的拥护。提比略别无选择，只好提拔他。杰曼尼柯斯不合时宜的死亡引起了民众对提比略的极度憎恨，并使死者成为了拥有超人品质的传奇人物。现在，所有这些传奇性的品质被转移到了他惟一幸存下来的儿子——卡里古拉的身上。

提比略于公元37年3月17日死亡，全国并没有进行哀悼。在马克罗的授意下，元老院说皇帝当时意志不清从而遗嘱无效，把整个罗马帝国交到了卡里古拉手里。卡里古拉为了凸现格弥勒斯的年幼，干脆收了后者做自己的养子。格弥勒斯在罗马帝国是不能有任何地位的，之后不到一年，他便被谋杀了。

令罗马兴奋的是，杰曼尼柯斯的儿子现在独自控制了整个罗马帝国。据说，在卡里古拉刚刚即位的三个月里，整个帝国有十六万人为了表示庆祝而献身。提比略的统治由于高额税收受到了上层阶级的憎恨，也由于死气沉沉得到了下层阶级的厌恶。而现在，整个罗马城为了庆祝这一统治的结束而狂欢不已。

新皇帝身材瘦削，眼窝深陷，头发稀少。因此，当卡里古拉经过时，任何人都不允许从高处观看；头发比较浓密的人经常被迫剃了光头。然而，他身上毛发较多，所以在他面前提到“山羊”两个字就可能被判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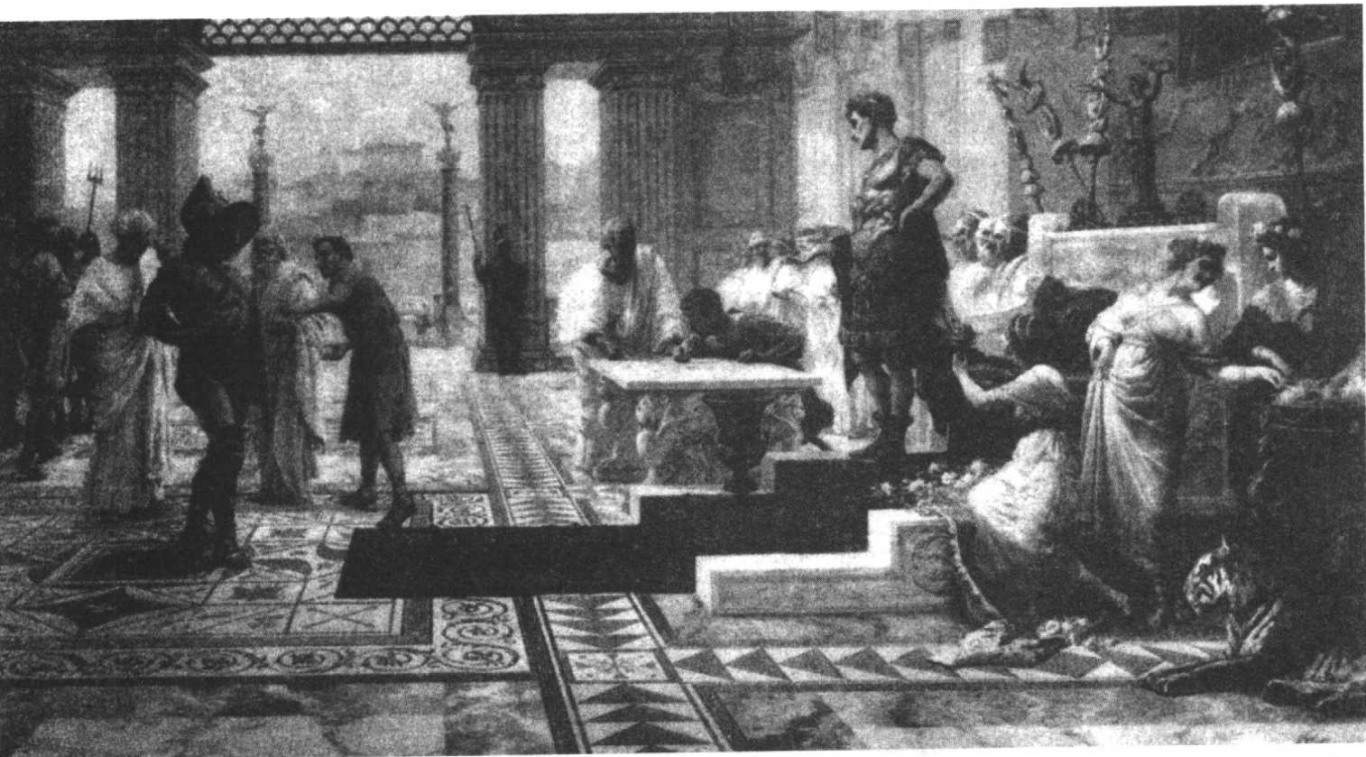
但是，卡里古拉的暴君倾向还有待慢慢展示。当时，元老院和民众都为他所倾倒。这位年轻的皇帝刚到罗马几个小时便被赋予“一切权力和权威”。事实上，卡里古拉的权力之大，恐怕只有伟大的奥古斯都皇帝可以与之比较。

卡里古拉统治的前六个月是罗马公民奢华的蜜月期。卡里古拉利用提比略积累的国库收入大幅度地减税退税，并慷慨地奖励罗马的驻军，从而很快赢得了罗马人的爱戴。同时，对于自己最信任

的德国雇佣军，也就是他的私人保镖，卡里古拉也不断地赐予他们大笔财富。

忧心忡忡的元老院议员提醒他，这样做会让他自己和整个皇室破产。但是，卡里古拉对此不予理睬，并且变本加厉，开始在罗马的圆形露天竞技场上举办血腥的比赛和表演，其代价之昂贵闻所未闻。他派人在罗马帝国各处的森林和沙漠里捕捉狮子、豹子、大象、熊之类的凶悍动物，然后运到罗马，命令人在竞技场上“捕猎”并屠杀它们；而观众兴奋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为了鼓励角斗士以及战车的驾驭者拼死决斗，得胜者的奖金被提高了两倍甚至三倍。表演的场面血腥而奢华，观众疯狂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所有这些使卡里古拉成为众人喜爱的皇帝。



此图为 19 世纪作品，它再现了卡里古拉购买角斗士的情景。他不断地举办各种血腥的比赛和表演，让人和人甚至和凶猛的野兽进行搏斗，最终导致自己破产。有一次，由于经费不足，表演中出现的角斗士和野兽都是瘦骨嶙峋，于是有些观众开始喝倒彩。疯狂的卡里古拉命人把喝倒彩者致残，而后让他们在竞技场上和饥饿的野兽搏斗。当看到这些人被凶残的野兽吞食时，他竟然雀跃不已。

令罗马的精英们感到安慰的是，提比略的叛国罪将永不再提起，因为卡里古拉非常大度地撕碎了提比略相关的记录。另一方面，元老院也松了一口气，因为卡里古拉宣布他将不追究他的母亲和兄长的死因，并赦免了提比略统治时期的所有犯人和流放者。卡里古拉是一个高超的演讲家，他就和元老院合作的计划所做的陈述受到了热烈欢迎。

但是，卡里古拉的家庭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他赐予自己死去的双亲各种各样的荣誉，赐封自己的外祖母和三个姐妹为“贞女”（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过去常常和自己的三个姐妹乱伦）；同时，他还命令把她们的形象刻印在硬币上。这些是卡里古拉极端“自我”的早期征兆，但是，狂喜的罗马人忽略了这个征兆。

卡里古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花光了提比略多年节约积累的国库收入。然而，这段黄金期对他的精神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更大。权力和各种奉承所带来的压力使他临近崩溃的边缘。第二年的夏天尚未结束，他的身心就全部崩溃。在那一个月里，他一直游离在生死线上。他的身体状况使整个罗马为之震惊。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数千名富有怜悯之心的罗马人守候在宫殿的外面。宫殿方圆半英里之内禁止马车甚至手推车通行，禁止音乐和各种贸易。所有的罗马人都在为他的康复祈祷。一些地位尊崇的罗马官员主动提出愿意去做角斗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换取皇帝的康复。

后来，卡里古拉终于完全清醒了——身体很虚弱，但在一天天康复。这时，他把家人和朋友召集到自己身边，告诉他们说：“我并不是真的生病了，而是获得了新生，变成了神。”从这一刻起，卡里古拉的统治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他意识到自己原来可以逃过很多惩罚，于是变得日益残虐善变。同时，他也开始害怕被人刺杀，而这种害怕转化为残暴。在以后的有生之年里，这位皇帝不断忍受着噩梦和失眠的痛苦，常常在夜间游走于宫殿里，直至天亮。

卡里古拉康复以后，便马上开始命令寻找那些曾经承诺愿意为他的康复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一个提出愿意为他做角斗士的人也被迫实现自己的诺言。卡里古拉看着他和野兽争斗，直到他赢得比赛，并一再恳请卡里古拉赦免自己，卡里古拉才勉强同意放过他。卡里古拉把另一个人交给自己的奴隶，逼着他戴着神圣的花环，在奴隶的驱赶下穿越罗马的大街小巷，然后把他扔下城墙。但是，卡里古拉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还命令举办一系列的比赛和表演来庆祝自己的康复。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被宣布为公众假日，罗马的商业和贸易几乎陷于停顿。但是，日复一日的血腥狂欢终于耗光了卡里古拉的财富。得胜者的奖赏减少了；有一天，当瘦骨嶙峋的狮子和人到中年的角斗士出现在竞技场上时，观众便开始为卡里古拉喝倒彩。

疯狂的卡里古拉迅速做出了反击。他命令自己的护卫军抓住那些率先喝倒彩的人，把他们拖到竞技场下面的地窖里，割去他们的舌头，并逼着他们口中含着鲜血进入竞技场和凶猛的野兽争斗。罗马人都为之震惊，但是卡里古拉非常喜欢这样的场面。他不断地鼓掌欢呼，直到最后一个人被猛兽吃掉。这时的卡里古拉，心中仅存的一点善意也已经消失。随着他的身体日益康复，他便开始打击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格弥勒斯被控告在卡里古拉生病期间制定自己的登基计划。卡里古拉命令人交给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把宝剑，示意他自杀。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岳父斯拉努斯。这个可怜的老人因为拒绝陪卡里古拉乘船游玩而被控叛国，并为此被迫用剃须刀割了自己的脖子。甚至连他的忠实追随者马克罗也开始不合他的心意，他越来越厌恶这个以前提拔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于是，卡里古拉控告他让自己的妻子恩尼亚（曾经是卡里古拉的情人）卖淫，从而命令两人自杀。

随着马克罗的死去，再没有人能够影响卡里古拉的行为。罗马

的精英们也许曾经相信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年轻的皇帝，但是，所有的一切很快证明，卡里古拉有着自己的时间表。格弥勒斯、斯拉努斯和马克罗死去后，他便开始大肆捕杀马克罗的拥护者。任何被怀疑有所不忠的人都被立即处死。他曾经命令手下当着他的面日复一日地鞭笞一名比赛的监工，直到他忍受不了这名监工身上散发出的腐烂味道后才将其处死。

在卡里古拉的统治下，法律成了实施酷刑的工具。当一个犯人高呼自己无罪时，卡里古拉命人先把那个人的舌头割掉，然后再将他处死。同时，他还要求被执行死刑者的家人观看行刑的过程。当一个年迈的父亲声称身体不适，希望能够免于出席时，卡里古拉竟然派人用担架把他抬到法场。还有一次，卡里古拉命令一名几小时前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和自己共进晚餐。

这位皇帝还为了金钱的目的对一些人处以死刑——他就是这样利用恐惧来实施自己最为有效的挣钱计划。他捏造了一系列的罪名，强加在那些最富有的罗马人身上，借此没收他们的巨额财富和房产。而那些做伪证的告密者也会得到几枚金币的奖赏。

卡里古拉喜欢饮用溶于醋中的珍珠，还喜欢在成堆的金子上打滚。他通过增加食品、诉讼、卖淫等的征税来支撑自己放纵奢华的生活。他强迫自己的造访者接受他的高利贷，还强迫别人修改遗嘱，以使自己受益，然后再杀害那些人。如果有人立的遗嘱里他不是受益人，那么他就以忘恩负义为由宣布该遗嘱无效。有一次，一个据说很富有的人死去后，卡里古拉却发现这个人不名一文，于是评论说：“哦，天呢！他岂不是白死了！”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曾经描述过卡里古拉和犯人、元老院议员以及自己的家人都有性关系。“他长期和自己的亲生姐妹保持乱伦关系。在拥挤的宴会上，他会让自己的姐妹轮番躺在自己的身下，而他的妻子则在他的上面。”

卡里古拉的幽默感就能说明他如何痴迷于自己权力的阴暗面。

他亲吻自己妻子和情人的脖子时总会评论说，他只要喜欢就可以随时砍断它们。有一次他和执政官开会时突然大笑起来，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发笑时，他回答说，只要自己轻轻点一下头，他们都会当场毙命。他还坚持封自己喜爱的马——伊斯塔图斯——为执政官，给它佩戴钻石颈圈，把它供养在大理石建筑和家具装饰的马棚里，并封它为一个教堂的牧师。

卡里古拉无限的权力使他和皇室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但是，在公元38年，他的妹妹德鲁茜逝世，受到巨大打击的卡里古拉开始了一项更为荒谬的行动——把他的妹妹转化为女神。一个皇帝死后被子民作为神来敬拜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是，在众人心中，德鲁茜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女人；她只是在卡里古拉的生命里扮演过重要角色。在强迫公众哀悼期间，在整个罗马帝国内，发笑，洗漱，以及和家人共同用餐都是犯罪。卡里古拉命令在元老院内竖起德鲁茜的金制雕像，并要求特设的有男有女的牧师团主持她的葬礼。

数天后，这位丧失了亲身妹妹兼情妇的兄长便踏入了第三次婚姻的殿堂。卡里古拉永远都为自己所不能拥有的女人所倾倒。他的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而第二个妻子利维亚·奥勒丝蒂亚是他从新郎手中夺过来的，但是很快变心生厌而离婚了。现在，他又选择了新的对象。

劳里·宝莲娜是个非常富有的女人，已婚。卡里古拉强迫她的丈夫放弃她。而又一次，他很快便厌烦了到手的女人，结婚不到几星期就离了婚，并命令她终生独居。

公元39年，卡里古拉和他的第四个妻子卡索尼亚结婚。这一次，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卡索尼亚喜欢滥交，以奢侈闻名。卡里古拉对她甚是喜爱，甚至让她裸体在朋友面前展示自己。她后来为卡里古拉生了他惟一的孩子，起名德鲁茜，以纪念他死去的妹妹。但是，至于他是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父亲，却令人怀疑。

卡里古拉登基不到两年，他的独裁行为便引起了元老院的担忧。随着实现和平稳定的统治的希望逐渐消失，开始有人反对这位新皇帝的统治。他妻子的弟弟勒比都斯计划和阿格里皮娜（未来皇帝尼禄的母亲）以及一名禁卫军的指挥官联手推翻他的统治。但是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有关元老院计划推翻他的传言很多，卡里古拉对此予以残酷的反击。在公元39年年初，他气势汹汹地来到元老院议事大厅，非常夸张地大肆指责了元老院的成员们。他宣称元老院议员都是伪君子，并告诉他们，自己以前撒了谎，实际上，他并没有毁掉杀害他母亲和兄长的各种证据。当时在场的元老院议员均被指责为告密者。他早就意识到他们会背叛他，正如他们会背叛提比略那样。所以，他当着他们的面发誓，试图讨好他是没有用的，他打算实行恐怖统治。吓坏了的议员们被迫同意对提比略幕后策划的叛国行为进行审判。从当时开始，指控和即刻处决的阴影将时时威胁着他们。

卡里古拉对议员的侮辱一直持续到他统治结束。那些享有尊崇地位的官员常常不得不穿着官袍跑步跟着卡里古拉的军车，有时距离长达数英里。卡里古拉还经常邀请议员和他共同用餐。每逢此时，他都会吩咐被邀请来的议员们在餐桌旁等着他，而他则带着一位客人的妻子到另一个房间去。回到餐桌旁后，他就会向其他客人评论这位妻子的做爱能力。

卡里古拉在元老院的行为毋庸置疑地告诉罗马人是谁大权在握。但是，后来，他又开始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以便使整个意大利认识到他的“伟大”。

他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预言者说，他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正如他不可能穿越那不勒斯湾而保持衣服干燥那样。那不勒斯湾有宽约五公里的水域，卡里古拉命人在上面搭了一座临时的小桥，自己身穿亚历山大大帝的胸甲，披着黄金制作并镶有钻石的长袍，骑

着马在桥上穿行，身后则有士兵和监狱犯人做随从。他认为，平静的海面说明连海神尼普顿都对他敬畏万分。

第二天，卡里古拉登上桥中间的平台，以炫耀自己的成就。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有一些狂欢者还掉到海里淹死了。这时，国库几乎亏空，卡里古拉对黄金的强烈欲望使得他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用谈谨慎了。他的禁卫军经常在大街上随便围住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把钱包里的每一枚金币捐献给皇帝；隐藏一枚金币就可能意味着被即刻处死。接着，卡里古拉宣布他要在宫殿里开一家妓院，并命令一些声名显赫的元老院议员参加。议员们需要缴纳一千金币的入场费，带上自己的妻子女儿，以使她们能够做妓女卖淫。

在卡里古拉最初统治的三年里，只有罗马可以感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到公元39年年末，他开始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这时的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使自己父亲在战争方面的成就黯然失色。于是，他决定扩大罗马帝国的疆域，并征服英国。因此，在这半个世纪里，第一次有一位罗马皇帝离开意大利——他计划着自己将头顶荣耀的光环凯旋而归。

事实上，他的计划更像是一场滑稽的闹剧。卡里古拉的行军过程非常舒服甚至可以说奢华。他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每经过一个城镇，都要把皇帝的邀请卖给地方知名人士，并把城镇搜刮一空。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在参加宴会后被杀害，财产也被没收充公。

一位年代记编者记载，有一次，卡里古拉在掷骰子后发现自己没钱，便命人把高卢的户口册拿来，接着便下令把那里最富有的公民处死。他转身对身边一起玩的人说，“你们只是在玩几个便士(denarii, 古罗马货币单位)的游戏，而我却增加了一亿五千万的收入。”

卡里古拉于公元40年年初抵达德国边境。但是，尽管附近就有德国的敌军，他却没有任何进军德国的行动。在一次小战斗中，他的军队捕获了大约一千名俘虏。卡里古拉从中挑选了三百人



庞培的城镇广场上，卡里古拉拱形门仍然竖立在那里。这个喜欢享乐的城市确切地反映了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的邪恶品味。很多人认为，它也因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尼禄统治期间，庞培遭遇了地震，受到了很大破坏，十六年后，维苏威火山爆发，几乎吞没了整个城市。

送回罗马，命令其余的俘虏排队站在悬崖边，两边各站一个光头的人。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了足够能使自己辉煌返回罗马的俘虏，便命令手下的士兵“杀死两个光头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与此同时，元老院接到传报，说卡里古拉“正在进行战斗，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随后，卡里古拉开始从德国转向英国进发，揭开了他统治中最为独特的篇章。

在布伦港（法国北部，即滨海布洛涅）外安营扎寨后，他命令自己士气低落而又惶恐不安的士兵在海岸边列队而立。罗马弓箭手站在水边，巨大的弹弓和投石器被拖到了沙丘上，庞大的骑兵队伍排列在两侧。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等待着某些远方敌兵的出现。

这时，卡里古拉非常威仪地站了起来，骑马进入了浅水区。他

拔出腰间的宝剑，口中恶毒地诅咒着，并发誓向海神尼普顿复仇。接着，他开始用宝剑乱砍海水上漂浮着的泡沫，步兵开始发动进攻，骑兵也拿着长矛向海水乱刺。

“现在开始劫掠。”卡里古拉大喊道。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劫掠大海——在头盔里装满贝壳，以便作为战利品带回罗马。就这样，勇猛的罗马军队竟然不得不在他们疯狂的皇帝面前扮演小丑。

卡里古拉的征服梦受挫，感到十分恼怒。实际上，在这次所谓的出师征战过程中，受折磨的是他的子民和士兵，而不是敌军。他不得不率军返回罗马，身后带着无精打采的德国俘虏和他在布伦港的一艘商船上抓获的英国商人，还带着几吨重的贝壳。当他于公元40年5月抵达罗马时，受到了元老院派遣并由他的叔叔克劳迪斯（Claudius）率领的迎接队伍的欢迎。他们是来表示祝贺的，但是卡里古拉没有心情聆听他们的贺词。他拍着腰间佩挂的短剑说：“我正在赶路，我的剑也一样。”接着，他自己向震惊的迎接队伍宣布，他只是要回到那些欢迎并需要他的人身边——那些人是罗马人民，而不是元老院。这时的卡里古拉正在寻找替罪羊，而元老院对他而言是最佳选择。为了检验元老院对他的忠诚，他不仅要求他们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并且是受人尊崇的神。但是，与此同时，反抗卡里古拉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卡里古拉自从那次生病开始，就喜欢上了穿戴精致复杂的戏服。他不但常常穿女性的服装，而且经常扮做小神，比如大力神海格力斯、阿波罗、酒神巴克斯，以及宙斯的双生子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但是，他的疯狂气焰日益膨胀，后来竟然开始装扮成主要的神，诸如众神使者赫耳墨斯、太阳神阿波罗以及战神马耳斯等。人们经常看见他染着金色的胡须，手托雷电和三叉戟，有时甚至穿着象征女神维纳斯、朱诺或者黛安娜的华美服装。

公元40年夏天时，他视自己为神的幻想已经达到了无法控制

的地步。他把自己看做太阳神去追求月亮，并声称自己和众神有交情。他常常和主神朱庇特对话，并称朱庇特为哥哥。后来，他命令在罗马市中心为自己建立神殿。没有实权的元老院对发生的一切只能听之任之，而富有的贵族人士——包括他的叔叔克劳迪斯——都被迫为神殿的建造捐献大量金钱。接着， he 把自己的宫殿一直扩建到罗马市中心的广场，把宙斯双子巴克斯和波卢克斯的神庙据为己有。他还制定计划，打算把罗马市内所有神像雕塑的头像换成自己的头像。

那一年，他整个夏天都在忙碌地筹建着把自己变成神的各项计划。他派人在罗马帝国各地找来最优秀的魔术师，然后和他们在一间黑暗的密室里共同度过了几星期，以便学会他们的每一个诀窍。在最后举行的仪式里，他们在赤裸的卡里古拉周围围成一圈，口中念念有词，把他们自己所有的神秘力量注入到卡里古拉的体内。

到了年底，卡里古拉对自己职权的滥用已经威胁到了罗马帝国的安全。当他要求把耶路撒冷神庙改建为帝王圣祠，并在其中为自己竖立巨大雕像时，立即引起了众怒。他把拒绝当成对自己的严重不忠，并且命令处死那些反对他的人。幸亏地方官足智多谋，善于外交辞令，方才阻止了大规模暴乱的爆发。佩特罗尼乌斯明白，这样亵渎神灵是会触犯众怒的，因此阻止了雕像者的工作。这样的行为是会使他丧命的，但是当他接到处死的命令时，卡里古拉本人已经死了。

公元41年1月24日，卡里古拉在从剧院回宫殿的路上被刺死。刺杀他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和保护他的禁卫军。其中最致命的一刀出自卡西斯·查勒之手——卡里古拉曾经在宫殿上当众嘲笑他女里女气。这是一次野蛮的刺杀行为；卡里古拉的身体被刺了三十多刀！

接着，共谋者开始捕杀和卡里古拉有亲密关系的人。他的妻子

卡索尼亚被追捕后刺死，他们两岁的女儿也被一名士兵抓住后对着墙摔打致死。当他们找到克劳迪斯时，他吓得浑身发抖，以为自己也在追捕名单上。但是，他却被前呼后拥地迎进了禁卫军大营，在那里被宣布为罗马皇帝。元老院又一次为新皇帝的登基雀跃欢呼。

卡里古拉统治了三年零十一个月。在记载各种残虐暴行的编年史上，他的统治与其他暴君的黑暗屠杀历史不同的是，卡里古拉统治时期的专制还伴有神经质和反复无常所导致的乱伦、暴虐、放纵以及是非颠倒。

野蛮兽性的罗马帝国

第 五位皇帝



尼禄

杀妻弑母，滥杀基督教徒……

尼禄

——野蛮兽性的罗马帝国第五位皇帝

杀妻弑母，滥杀基督教徒……

公元54年，尼禄成为罗马皇帝。此时，罗马帝国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帝国军团到处开疆拓土，罗马的疆域从莱茵河畔一直延伸到撒哈拉沙漠一带。在飘扬着绣有雄鹰的罗马旗帜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六千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尼禄长达十四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罗马的黄金时代。尼禄为人刚愎自用，喜欢穿着女人的服装，而且还有暴露癖。他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兄弟和妻子，并且干掉所有妨碍他的人。他残忍，暴虐，自我放纵，罗马帝国在他的统治下朝政日非，国库枯竭，濒于崩溃的边缘。他满怀恶意地迫害基督徒。在他们心目中，他是邪恶的最终化身：反对基督者。

公元37年12月15日，尼禄生于安提乌。家人给他取名卢修斯·多米特斯·阿诺巴波斯。他的父亲伊格内修斯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罗马贵族家庭，在尼禄三岁时就去世了。他性情残忍，嗜酒如命，有一次曾经故意用战车碾死了一个孩子，还曾经弄瞎了一个在罗马广场上冒犯了他的骑士的眼睛。

尼禄的祖母患了疯癫，他的父亲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放荡邪淫之徒，他的伯父和叔父们或邪淫、或精神错乱，有的两者兼备，他的一个姑母则可耻地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不顾乱伦之嫌，嫁给了皇

帝——她的哥哥。不过，尼禄是从他母亲阿格里皮娜那里认清了皇室生活的现实，以及如何不择手段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阿格里皮娜十二岁时就被她的哥哥卡里古拉强奸，在生下尼禄两年后她遭到放逐，尼禄则被送到姨母多米塔·莱毗达的身边。莱毗达对尼禄不闻不问，让他在极其肮脏的环境里自生自灭。好在公元41年克劳迪斯登基，当上了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阿格里皮娜从流放地招了回来。阿格里皮娜返回罗马，很快嫁给了家资巨万的帕辛努斯·克里斯伯斯。不过几年，克里斯伯斯就去世了，给她留下了全部钱财和家产。现在，她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实现自己的野心了。

克劳迪斯皇帝娶了梅瑟琳娜做皇后。这个女人为人风流放荡，背着克劳迪斯干了很多不贞之事，最后自杀而死。阿格里皮娜乘虚而入，借机接近皇帝，巩固了自己在宫廷里的地位。她设法取代梅瑟琳娜而成为皇后，终于如愿以偿。公元49年，皇帝娶了阿格里皮娜。现在，她已经是皇后；她接下来的惟一的心愿就是保证让尼禄继位，以使自己成为皇太后。她知道自己一定要小心行事。毕竟尼禄才十一岁，对于阿格里皮娜来说，克劳迪斯活着比死掉对她更有用。

尼禄受到良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他以便将来继位。塞涅卡被从流放地召回罗马，并且担任了行政官。后来在阿格里皮娜和尼禄母子图谋反对克劳迪斯的过程中，塞涅卡敏锐的政治眼光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50年，阿格里皮娜劝说克劳迪斯将尼禄收为养子。以前也有过皇帝收养儿子的先例。何况克劳迪斯只有一个儿子——布里坦尼库斯。使阿格里皮娜大喜过望的是克劳迪斯不仅收养了尼禄，而且还立他为太子。她高兴之余又进而采取措施，保证尼禄受到更好的教育，使他继续得到皇帝的恩宠。至于布里坦尼库斯的教

师则全被赶走，取代他们的是她安插的奸细。

尼禄十六岁时，由阿格里皮娜做主，娶了皇帝的女儿，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克塔维娅。阿格里皮娜处心积虑地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一个一个地赶走，现在，她终于要对年迈的皇帝下手了。她找来最擅长投毒害人的洛克斯塔，命其准备了一盘有毒的蘑菇。但是这种蘑菇毒性发作太慢。阿格里皮娜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无法再等下去，于是又找了医生塞诺芬。他假意帮助皇帝呕吐，把涂有剧毒的羽毛伸到克劳迪斯的喉咙里。公元54年10月12日，克劳迪斯毒发身亡。第二天，禁卫军宣布尼禄为罗马帝国皇帝。

在年仅十七岁的时候，尼禄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的皇帝。然而，正当罗马人还在街头庆祝的时候，他们的新皇帝就已令人不安地显露出暴力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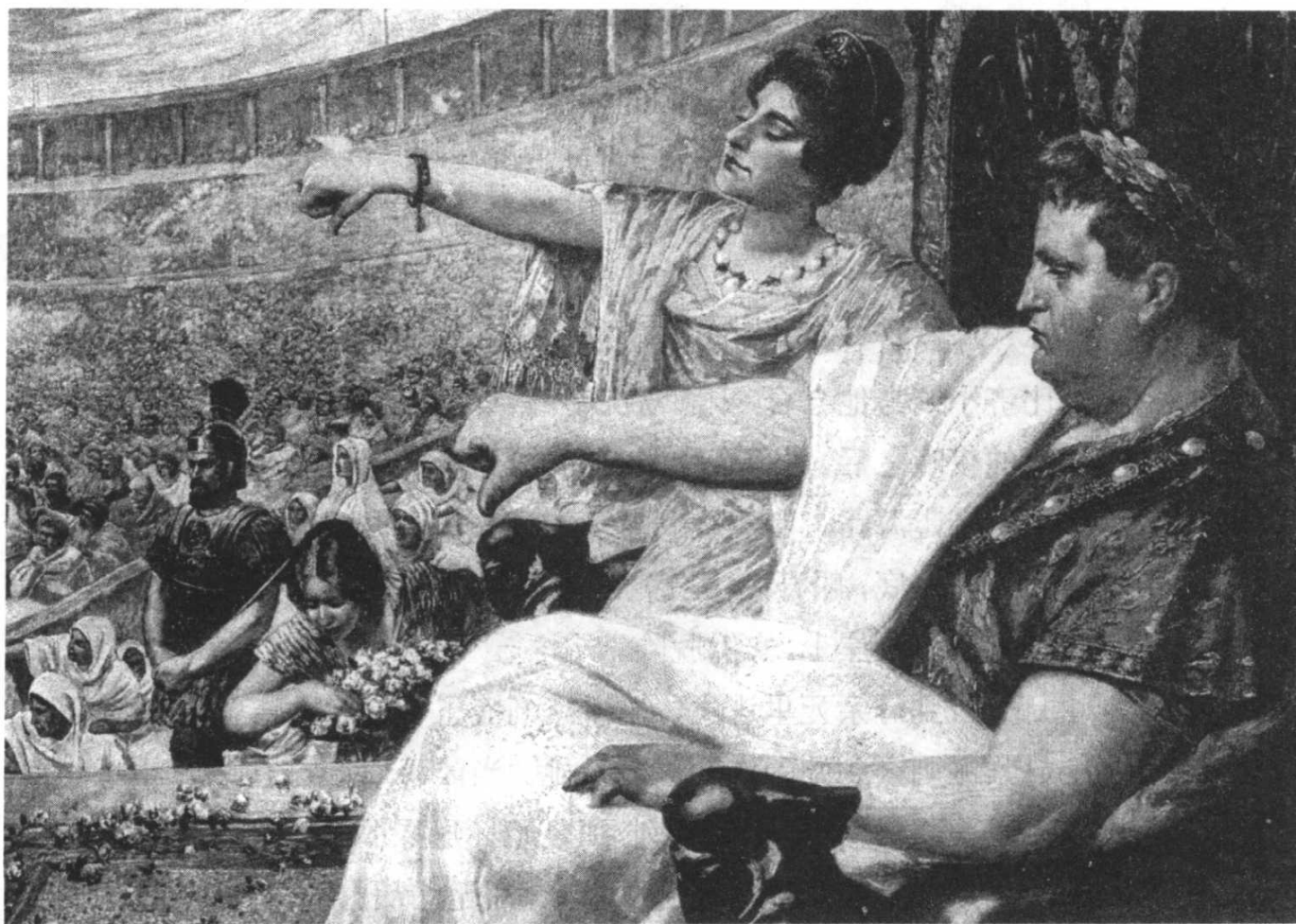
尼禄和他的朋友们化装成奴隶，扫荡了街上的妓院和小酒馆。他们从商店里劫掠财物，并且袭击路上的行人。事情的真相很快弄清楚了，肇事者居然是皇帝本人。于是，针对富贵阶层的攻击大大增加——因为无法无天的行为受到了容忍，甚至被宽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假冒尼禄的团伙，依照尼禄的样子胡作非为。到了夜幕降临后，罗马成了一座没有法律的城市。

尽管尼禄违法乱纪，人们还是对他的统治寄予希望。皇帝还年轻，只有十七岁，人们天真地觉得他还年少，不至于被腐化。尼禄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克劳迪斯的葬礼上——他对公众发表了讲话，讲稿是他的老师塞涅卡所写。他主张恢复元老院在奥古斯都时候即享有的合法权力；他将不会重犯克劳迪斯所犯的错误，把帝国的治理和他自己的家务事混为一谈。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他让元老院对他放心，听任他不受拘束地寻欢作乐。帝国政府依旧正常运转，罗马人期盼着能迎来一段长期的温和而仁慈的统治。然而，在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平静和节制往往掩盖着动乱和阴谋。

阿格里皮娜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挑起了尼禄对其哥哥布里坦尼库斯的猜忌之心。她提醒尼禄，毕竟布里坦尼库斯才是克劳迪斯的亲生儿子。尼禄很快认识到除掉布里坦尼库斯对自己更有好处。他需要找到一个办法，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为此他需要得到帮助。最后他选择了投毒。他从洛克斯塔那里得到了毒药，命人带入宴会厅并送给布里坦尼库斯。当布里坦尼库斯中毒而死之后，尼禄使洛克斯塔免于受到追究，并送给她一大片产业。他甚至给她送去许多弟子。

随着布里坦尼库斯被除掉，尼禄和他的母亲可以放心地统治这

尼禄在竞技场上做出大拇指向下的手势，结束了战败的角斗士的生命。尼禄生性邪恶，残忍无情，他罪恶滔天，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当罗马人民起来反抗他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贝特曼/科比斯）



个国家了。阿格里皮娜自封为年轻的皇帝的摄政王，他们一同签署法律，又一同出现在罗马的货币上。她决心对儿子保持绝对的控制，为此将不惜一切代价。

尼禄的母亲将最高权力交到尼禄手中。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她也给了尼禄一样他以前没有的东西——不经她的同意而做他喜欢的事情的权威。阿格里皮娜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是她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公元55年年初，尼禄开始对她感到厌倦，而他的最高权力确保了他对他母亲的排斥在整个帝国得到赞同。

尼禄的妻子奥克塔维娅一直与世无争，生活在尼禄的阴影之中，此时的地位也突然岌岌可危起来。原来，尼禄迷上了帕皮娅，一个罗马士兵的老婆。尼禄很快把这个士兵打发到帝国边陲的某个角落，然后就和帕皮娅鬼混到了一起。不过，帕皮娅心里清楚，只要阿格里皮娜还活着，尼禄就不可能和奥克塔维娅离婚，这进一步激起尼禄摆脱他的母亲的羁绊的决心。

尼禄原本热爱他的母亲，可是现在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先将阿格里皮娜放逐，然后和帝国海军的元帅密谋了一项离奇荒诞的计划。他下令建造了一艘藏有机关的船，这只船在航行中会自行解体。等到船只建造完工之后，尼禄邀请阿格里皮娜到海滨游览胜地比济小镇与他会合，一同欢庆节日。在母子二人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尼禄亲吻了自己的母亲，和她道别。尼禄走陆路，他的母亲走海路。当船行到海湾的中央时，桅杆上的重物突然掉落，击穿了船底，船开始下沉。阿格里皮娜在事故中受伤，却奇迹般地挣扎着游回岸上，安然脱险。

听到母亲死里逃生，尼禄立刻慌了手脚。他害怕母亲的责骂，赶紧派刺客到她的庄园去刺杀她。当凶手逼近自己时，阿格里皮娜露出腹部，让他们朝那里刺，那是她怀尼禄的地方。

尼禄虽然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却无法从内心里摆脱她。弑母的

重罪使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她常常闯入他的睡梦之中。尼禄抱怨说自己被复仇女神追杀，这些女神无处不在。他请来波斯的术士用魔法招魂并驱走它们。然而，尽管尼禄因为母亲的死而负疚，他的嗜血好杀的本性却依然不改。不久，他又杀死了早年曾经收养过自己的姨母多米塔·莱毗达。为的是她在拜伊的产业。尼禄奢侈无度，挥金如土。他最喜欢战车竞赛和豪华奢侈的表演及竞技大会。罗马上层社会的贵族们也被迫出席这些活动，他们的周围坐满了罗马城的下层民众和外国的使节。围绕着环形剧场周围有各种杂耍表演，那里是真正的藏污纳垢之处。尼禄本人出场时，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他雇佣了五千名支持者为他捧场，这些人用震耳欲聋的欢呼迎接尼禄，所有的观众也都加入进来，面对这个场面，尼禄不由得如痴如醉。

当尼禄歌唱时，不管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允许离开剧场。据说有个女人在他表演时只好在剧场里面分娩；还有一些人实在难以忍受下去，就偷偷跳墙溜走，或者干脆装死，让人抬着出去“掩埋”。

在古罗马，皇帝如果对做诗感兴趣，会让人觉得有失体统；如果当众承认这一点，则是难以想像的耻辱；如果他竟然参加戏剧表演，那就简直是放荡之极了！尼禄对这些事却毫不避讳。由于尼禄如此不检点，使他成为罗马贵族憎恨的对象。不过，普通罗马民众对此倒是十分欢迎的。

公元 60 年，开始有人对尼禄的统治表示不满。这主要是由于杀害阿格里皮娜引起的。那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通常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前兆。尼禄此时完全陶醉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他甚至朝自己原先崇拜的叙利亚的女神阿塔格提斯的塑像撒尿，以表明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现在，阿格里皮娜已经被除掉了，尼禄开始计划迎娶帕皮娅。他

遇到了几个障碍。最主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十分爱戴奥克塔维娅，而且她受到禁卫军统领伯勒斯的保护。翌年，伯勒斯去世。他的死虽然给尼禄立帕皮娅为皇后开了方便之门，可也给尼禄的老师塞涅卡带来了麻烦。伯勒斯和塞涅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尼禄，使其不至过分出格。如今，伯勒斯已死，塞涅卡则被尼禄身边的宠臣排斥。罗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主角——奥福努斯·提格里努斯。事后表明，他对本来就荒淫放荡的皇帝施加了恶劣的影响。

提格里努斯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完全控制禁卫军，接下来就是把尼禄控制在自己手上。他认为，要想让尼禄依赖于他，最好的办法是搞清楚尼禄害怕什么人。在和皇帝一番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尼禄对苏拉和普劳特斯两人最为忌惮。不过六天工夫，提格里努斯就把苏拉的人头交到尼禄手上。尼禄看到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普劳特斯也难逃厄运，他的人头被从亚洲一路带到罗马，交给尼禄。这一次，尼禄的评论是：瞧，他长了个大鼻子。尼禄知道元老院一定会追究两人的死因，于是恶人先告状，写信给元老院，说他俩图谋不轨，并且说自己对国家的安危甚感忧虑，那语气就好像两人还活着。因此，当苏拉和普劳特斯的死讯传来时，人们并无疑心，反而都称赞尼禄的警觉。

尼禄随即和奥克塔维娅离婚。他宣称奥克塔维娅不能生育，并且将她放逐到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接下来，尼禄娶了诡计多端的帕皮娅。不过他们低估了众人对奥克塔维娅的爱戴。公众在愤怒驱使下砸碎了帕皮娅的塑像，以奥克塔维娅的塑像取而代之。帕皮娅告诉尼禄，暴民很可能把他们两人全都杀死。而且，一旦奥克塔维娅再度结婚，人们必定拥戴她的丈夫而反对尼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赶紧除掉奥克塔维娅。奥克塔维娅被转移到潘塔里亚，一个贫瘠而凄凉的小岛。在那里，她很快得知了自己将被杀死的消息。尼禄四处造谣，谎称奥克塔维娅对自己不忠，与帝国海军元帅有染。

奥克塔维娅孤立无援，在劫难逃。凶手们抓住她后将她五花大绑，然后切开了她的血管，准备放干她的鲜血。可是奥克塔维娅极其惊恐，以至血管几乎都堵塞住了。无奈之下，凶手们将她炮烙而死。他们还残忍地割下她的头颅送往罗马，交给了尼禄和帕皮娅。元老院假惺惺地进行了一天的祈祷，以示纪念。

尼禄恶贯满盈，终于招致天谴。在奥克塔维娅被杀那一年，尼禄的一座青铜塑像被闪电击中，融化成了一团。享乐之都庞培被一场地震摧毁。维苏威火山也隆隆作响，发出怒吼。尼禄和帕皮娅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尼禄因为失去爱子而伤心欲绝。

公元64年7月18日夜，罗马城突然失火。人们始终搞不清楚这场大火究竟是偶然的原因引起还是皇帝恶意纵火所致。大火从圆形大竞技场烧起，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到城中。由于火势凶猛，街道狭窄，许多人走避不及，葬身火海。没有人敢于救火，因为有人向火中浇油，并称他们是奉命行事。尼禄当时住在恩齐奥，直到大火即将烧到他的宫殿时才匆匆赶回来。据两个消息来源称，当罗马城一片火海之时，尼禄朗诵了他的诗歌“特洛伊城的陷落”。不过这个传闻始终没有得到证实。第二场火从尼禄的宠臣提格里努斯的宅邸烧起，这使人们更加相信尼禄是想把罗马城夷为平地，然后再造一座崭新的、更辉煌的城市。罗马城的大火使许多罗马人一夜之间变得赤贫如洗。罗马经济陷入危机之中，货币开始贬值。

只有一个人从这场浩劫中获益，那就是尼禄。在大火之后的废墟上，尼禄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宫殿。他在城中的许多地方大兴土木，市民们觉得他简直是想把城市攫为己有，完全不顾那些在火灾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的死活。尼禄在罗马城中央辟出一块空地，足有伦敦的海德公园那么大。他在那块地上建了一处宫殿群。这些宫殿的天花板和墙壁都用金箔覆盖，号称“黄金屋”。园中地势开阔，放养着种种珍禽异兽，并且开凿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宴会厅的天花



公元 64 年 7 月，罗马城失火，城区的很大一部分被烧毁，居民死伤无数。尼禄似乎是惟一一个从这场火灾中得益的人。火灾发生后，他把基督教徒当做替罪羊，捏造对他们的指控，然后处死他们。在这幅图中，基督教徒在竞技场上成了饥饿的野兽的猎物。这是道德沦丧的罗马观众最喜欢看的节目。（贝特曼/科比斯）

板上镶嵌着象牙雕刻，并且以鲜花点缀；大厅中还安装了许多管子，用来喷洒香水。主宴会厅的屋顶设计成了穹顶，仿照着天象的变化而日夜旋转。当这个极尽奢华的工程完工之后，尼禄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现在他终于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儿了——或者毋宁说，他终于可以过上他想要的神仙一样的生活了。

罗马城的大火究竟是否是尼禄蓄意纵火所致，现在已经无从查考，这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桩谜案。不过，当时的许多人相信他是脱不了干系的，这种看法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尼禄曾经弑母杀妻，

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何况在当时，纵火是尼禄满足其贪欲的惟一手段，他别无选择。而他一旦得手之后，就开始寻找替罪羊。

被尼禄拉来顶替罪责的是基督徒。尼禄施展无中生有的手法，到处散布谣言，污蔑基督徒是纵火的真凶。当时，罗马人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浴血奋战之后，刚刚确立了罗马的霸权地位。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对罗马帝国的威胁。狡猾的尼禄利用了罗马人的这种心理。在当时的罗马，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基督徒无恶不作；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说，只要自己是一个教徒，就必须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得隐瞒。这样一来，只要尼禄宣称基督徒是纵火犯，那么所有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有纵火嫌疑。

据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尼禄把基督徒捆绑起来，让他们穿上兽皮，并且放出恶狗来撕咬他们。有的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的被活活烧死。到了夜晚，尼禄以活人做火把，用基督徒来点天灯，照亮他的宫殿和花园。

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据说，基督教的使徒彼得和先知保罗都是在尼禄统治时期被拷打迫害而死的。在《圣经》中的启示录一篇里，圣约翰描述了世界末日，并警告人们到时候会出现一只长着两只角的怪兽。也许尼禄就是这怪兽的原形吧！

公元64年，尼禄从前的顾问和老师塞涅卡退休了。据说尼禄曾经想毒死他，但是没有成功。塞涅卡的最终引退给其他人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也许该是除掉这个残暴的独裁者的时候了。尼禄的血腥统治已有十年时间了，人们早年对他寄予的希望早就破灭了。尽管帝国政府依然有效运转，没有受到严重干扰，可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却已经被尼禄的倒行逆施和好大喜功给毁掉了。

如今，罗马人对有关尼禄的任何传闻都信以为真——只要这事足够邪恶！各个阶级都已经对尼禄深为不满，上至骑士、元老院议

员，下至士兵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密谋要除掉尼禄。他们并没有想好取代尼禄的人选，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尼禄。

公元65年，尼禄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算计他。海军元帅普罗库罗斯向他报告说，有人试图说服他参与反对尼禄的阴谋。不过，前往说服普罗库罗斯的人没有透露其他参与者的姓名。尼禄无奈，只好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与此同时，密谋者们找到了刺杀尼禄的绝佳机会。每年的四月份是谷神节，每当这个时候，罗马城中都要举行一系列竞赛。尼禄近来愈发深居简出，总是在自己的宫殿里消磨时光。但是，他十分热衷于竞赛，到时候一定会到场观看。密谋者们准备就利用这个机会动手。整个行动一直在暗中准备着，但是在准备行刺的前一天却发生了变故。密谋者之一斯卡维努斯命令他的奴隶米利库斯给他打磨短剑，并且准备好急救用品。米利库斯对斯卡维努斯的举动深感怀疑，于是就在拂晓时分匆匆赶到尼禄的寝宫。他花了一番工夫说服了警卫，允许他晋见皇帝。在见到尼禄之后，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盘托出。尼禄立刻下令逮捕斯卡维努斯，并将他押解入皇宫。很快，阴谋被揭穿了。

密谋者一个接着一个地招认了，并且供出了自己的朋友。尼禄行动迅速。马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罗马城实行了军管。在雷霆震怒之下，尼禄把涉案的元老院议员、士兵和谋士通通处死。就连塞涅卡也未能幸免，虽然人们都认为他与此事并无瓜葛。

尼禄很快意识到，这起阴谋对他很有用处。他可以借此机会除掉那些他最不信任、最讨厌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参与了此事。其中之一是维斯特努斯。他原本是尼禄的密友，因为对尼禄反诘直谏，指陈尼禄的种种恶行，结果遭致尼禄的忌恨。尼禄指望着他被人当做密谋者揭发出来，可是终于没有抓住什么把柄。眼看着机会即将溜走，尼禄再也顾不上王法和道义，依靠他惯用的独裁者的绝对权力，以赤裸裸的暴力无端地杀害了维斯特努斯。

在侥幸逃过这一劫之后，尼禄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年复一年，他杀死了越来越多的元老院议员、贵族以及军官。遇害者人数之多，不可胜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尼禄以有人想谋害他为借口，大肆进行政治谋杀。在庆祝阴谋被揭穿之余，皇帝的内心隐隐地感到了恐惧。过去，总是他施展诡计，谋害别人；现在则颠倒过来，轮到别人来算计他。他心里很清楚，总有一天，罗马人会再一次对他下手。

罗马城的贵族和大部分富裕阶层现在都开始反对尼禄。而恰在此时，尼禄又失去了身边一个亲近的人。一天，尼禄观看战车竞赛之后回到家中。帕皮娅因为他回来晚了，斥责了他几句。尼禄在暴怒之下，对自己的爱妻大打出手。此时的帕皮娅已经有孕在身，无端遭到这番殴打，因而使得她流产，并且很快死掉了。

尼禄对自己的暴虐痛悔莫及。在悲伤之余，他找了一名长相酷似帕皮娅的男孩，将其阉割，并且按照已死的皇后的样子穿着打扮起来。之后，尼禄举行了奢华的仪式，娶了这个“帕皮娅”！

在帕皮娅死后，尼禄重又陷入到一种无故滥杀无辜的状态之中。尼禄杀害了一些最受尊敬的贵族，只因为他们对尼禄本人及其爱好不加掩饰地表示厌恶。那一年年底，猛烈的风暴袭击了意大利南部，罗马城则爆发了一场瘟疫。大自然似乎也与尼禄携起手来一道从事着毁灭。活着的人羡慕死者，因为他们必须忍受尼禄的乖戾之举的折磨。

尼禄又打算结婚了。他先是看中了克劳迪斯的女儿安冬尼娅，结果遭到她的拒绝。于是尼禄杀了她。其后，在公元66年，尼禄娶了心仪已久的梅萨琳娜。婚后，尼禄决定携新娘一道到希腊游历一番。他让赫利乌斯在罗马城中坐镇留守。赫利乌斯与尼禄一样，是个嗜杀成性的人。尼禄在地中海一带游山玩水，可是在罗马，人们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渐升温。罗马城的公民已经无法忍受尼禄的统治，外省的士兵也在摩拳擦掌，准备行动。罗马城的下层民众因为

尼禄经常举办奢华的娱乐活动而对他尚有一丝好感,但是士兵们却反感他的懒惰。帝国的将军们突然意识到,要想免遭暴虐无常的皇帝的毒手,必须让士兵们忠于自己。

从希腊返回罗马后,尼禄稍事休息,就又出发,前往阿尔卑斯山巡幸。在那里,尼禄听说高卢爆发了叛乱,为首者是儒勒·温迪克斯。温迪克斯发布了一篇文告,号召罗马帝国的将士起来反抗暴君尼禄的统治,他还挖苦尼禄,说他是二流的鲁特琴演奏家。温迪克斯还推举瑟维乌斯·加尔巴取代尼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尼禄立刻宣布加尔巴为国家公敌,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加尔巴则针锋相对,夺取了尼禄在西班牙的封地。温迪克斯的起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本人很快就被杀死了。可是,帝国军队中仍然不断有人试图推翻尼禄。

在罗马城中,反对尼禄的那些力量把加尔巴视为他们的救星。加尔巴当时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拥护者认为,他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年,直到他们扶植起一个新皇帝来。当然了,这还要看是不是有必要再保留一个皇位。

加尔巴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他领导的起义起初只是一场偏远省份的叛乱,现在却演变成了成功的政变。尼禄千方百计要杀死加尔巴,无奈他已经失道寡助,而加尔巴则左右逢源。尼禄派他的部队攻打加尔巴。可是士兵们根本没有心思替尼禄卖命,只是在高卢四处游荡。甚至他的忠实党羽提格里努斯也弃他而去。尼禄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据说他曾计划毒死罗马元老院的所有议员,把罗马城烧成灰烬,然后逃亡埃及。

又一个打击降临到尼禄头上。总的说来,罗马的平民还是支持尼禄的统治的。可是,由于发生了粮食短缺,也由于禁卫军的首领公开转到了加尔巴一边,普通百姓也开始反对尼禄。军队,元老院和民众都抛弃了尼禄。尼禄此时已经回天乏术,惟一的出路就是找

个地方躲起来。他穿上一件破旧褴褛的衣服，带了一两个贴身随从，悄悄溜到了法恩庄园，那是经他的手释放的一个奴隶的产业。跟随尼禄出走的是他身边的宦官斯普鲁斯以及他的秘书埃帕福迪特斯。正在尼禄匆匆赶路的时候，一个士兵在街道上认出了尼禄，并且向他敬礼。尼禄顾不得答礼，一路赶到了庄园。到达那里后，尼禄喝了点水。他联想起自己在宫中所喝的水都是经过冰雪冷却的，不免感到今非昔比。

尼禄逃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罗马城，一般民众听说之后欣喜若狂。在他统治的晚年，尼禄更热衷于残忍的报复，不像早年那样以奢华的娱乐活动取悦于大众。因此，他们对尼禄的离去感到如释重负，欢喜异常。

但是，元老院不想就此罢手。他们要彻底地摧毁尼禄。搜捕行动很快展开，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找到尼禄藏身的法恩庄园。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尼禄命人给他挖好了坟墓，在埃帕福迪特斯的帮助下，尼禄自刎而死。

在尼禄的两个仆人的料理之下，尼禄被体面地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中。到场吊唁的除了这两个仆人，就只有一个尼禄很早以前的女仆。她是一个被释放的女奴，名叫艾科特。当她独自一人在尼禄的墓前哀悼时，罗马城却是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人们期待着新的统治者的到来。

罗马人牢记尼禄，并不是因为他的邪恶，而是因为他慷慨大方地组织种种竞技和角斗。因此人们对尼禄的死也感到几分难过，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他死了很久之后，人们开始带着鲜花去凭吊他，还在墓地为他竖起了雕像。就连他的敕令也得到特别的尊重，仿佛他还活着，而且马上要回来报复他的敌人。

后来的皇帝们试图抹煞人们对尼禄的记忆，他们在尼禄的雕像上刻上自己的形象，捣毁了他的黄金宫殿，并且把废墟隔离起来。尼

禄皇宫里的人工湖也被填平，上面修起了一座巨大的竞技场，这个竞技场被称为提图斯圆形剧院，但是后来人们都叫它大竞技场，因为那里曾经树立着一尊巨大的尼禄的雕像。

疯狂无常

的
匈奴首领

阿提拉

对所攻取之城池进行残酷屠戮，侵略成癖，不择手段勒索财富……

阿提拉

——疯狂无常的匈奴首领

对所攻取之城池进行残酷屠戮，侵略成癖，不择手段勒索财富……

他是一个生来就使世界各个种族感到不安的人。这个骄傲的人的力量可以在他的行动中得到真切的体现。

——普雷斯库斯

公元5世纪，一个人曾把恐怖和毁灭带给了千百万人，他就是匈奴首领阿提拉。在他的带领下，成千上万嗜血成性的匈奴人横扫了欧洲平原。他们以拷打、奸淫和杀戮对付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阿提拉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横跨德意志、俄罗斯、波兰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他为了攫取黄金和权力，到处进行残忍的破坏，将城市夷为平地并且杀人无数。就连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对他闻风丧胆，人们都叫他上帝的诅咒。

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北欧的大多数地方来说，大规模的屠杀、强奸和劫掠一直是家常便饭。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建立了文明的摇篮，可是那个地区却不断地遭到来自北方的野蛮部落的侵袭。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描写了野蛮的斯基台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剥下敌人的人皮做外套；锯下他们头盖骨的顶部做酒杯；并且喝下被害者的鲜血。狂野的哥特人从瑞典出发，一路南侵，于

公元410年攻陷了罗马，并且在城中大肆烧杀奸淫达六天之久。相隔不到五十年，恶毒的汪达尔人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德意志、高卢、西班牙和北非。随后又攻陷了罗马。他们所过之处留下的是死亡和毁灭。萨克森人、法兰克人和维京人是另外一些好战而且残忍无情的掠夺者。但是在所有这些让整个欧洲感到胆战心惊的野蛮人中，没有哪个部落比匈奴人更令人望而生畏。他们跑得比风还快，其嗜血好杀的秉性好似豺狼。

匈奴人第一次入侵欧洲是公元4世纪的时候，那时他们刚刚从汉朝的边境一路溃败过来。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整个北欧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移民运动。当时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冬天变得很长，而夏天异常短暂。匈奴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和高丽之间的广阔地域，他们原本一直过着简单而又艰难的生活。但是气候的变迁和漫长的寒冬使他们再也无法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如今，我们手头几乎没有有关他们日常生活的记载——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只知道他们过着经常迁徙的生活，随身带着他们拥有的一切财产，包括帐篷屋，这些帐篷是经过专门设计的，便于移动。

匈奴人在中国北部肥沃的黄河平原一带劫掠了一个时期，然后开始了长途跋涉，整个国家朝着西南方向跋涉了数千英里。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侵入了波斯和小亚细亚，但是大队人马则横穿俄罗斯来到了欧洲。在那里，他们打垮了当地的各个部落。在他们向罗马帝国进军的途中，他们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其中的许多民族还和他们交过手。有些民族臣服于匈奴人的统治之下。另一些人加入到难民的人潮中去。还有一些则进入匈奴人的队伍中，使这支部队更加壮大起来。最终，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定居下来，这片平原位于多瑙河以北、顿河与多瑙河之间。现在他们与罗马帝国毗邻而居了。开始的几年，罗马人对他们进行了讨伐。不过，从公元410年

开始罗马帝国和匈奴国王路嘉达成了停战协定。与早年的罗马共和国不同，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侵略性的、扩张性的国家。它在欧洲部分的边界长达两千多公里。在大多数边境地段不需要派兵驻守，因为其他国家不足以对它构成威胁。几个世纪以来，在军事方面惟一能够令罗马人感到敬畏的只有波斯帝国。然而，随着阿提拉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阿提拉生于公元406年，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像所有其他匈奴男子一样，他在还没学会走路时就已经学会了骑马，到他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使用弓箭。阿提拉在一个极端迷信的社会中长大，周围的人们把马头钉在营地的周围以驱赶恶魔。阿提拉对预言家的话深信不疑，而且终身如此。这个习惯带给他好运。

从公元5世纪初开始，罗马人用赎买的办法，从路嘉国王那里换取和平。路嘉是阿提拉的叔叔。罗马人每年向匈奴人进贡三百五十磅黄金，双方都向对方派出高级人质以使彼此信守承诺。阿提拉与一个年轻的罗马贵族阿提乌斯相交换，被送到西罗马帝国的拉文纳生活，在那里阿提拉学会了讲拉丁语，还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欣赏罗马人严格的组织，但是很快就对他们的放荡行为充满了轻蔑。事实上，阿提拉见证了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阿提拉在罗马度过的学习生涯使他有朝一日成为罗马最危险的敌人。

阿提拉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回到匈奴。他参与了匈奴人的几次血腥的入侵。路嘉国王发起了这些行动，他坚信自己能够征服太阳下的一切。阿提拉二十七岁的时候路嘉国王去世了。阿提拉的哥哥布莱达继位。据说，阿提拉极为愤怒，但是他掩饰了自己的不满之情，一心一意地确立自己在军队中的声望和地位。

此时，阿提拉已经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他长着硕大的脑袋，皮肤黝黑，眼窝深陷，还长着一个扁平的鼻子和稀疏的髭须。阿提拉肩膀宽阔，身材矮小粗壮。从很小的时候，他就了解了残忍

无情的形象所具有的力量，并唆使他的手下在他们的敌人身上施加种种暴行。他有意识地把他的部队变成一群嗜血的歹徒。

对于开化已久的罗马人而言，匈奴人简直就是野人：他们吃生肉，生活在马背上，也睡在马背上。他们从不洗澡，而且言而无信。匈奴人骑术精湛，他们闪电般的攻击享有盛名，可以称得上是中世纪的闪电战。这种作战方式的特点是出其不意，令敌人感到惊慌。匈奴人攻击的前兆是漫天飞舞的尘土。跟着便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片箭簇。紧接着那些带来灾难的骑士就蜂拥而至。这些骑手可以站在马背上向前、向后或者向两边射箭，并且能在一百五十米外杀死敌人。匈奴人之所以强大，其秘密在于近似现代的组织方式。专门的信使跨越数千英里的路程，将消息传遍匈奴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些信使骑乘备用的马匹。他们传递消息的速度无人能及。许多被征服的人民变成了匈奴人的奴隶。当匈奴贵族出征时，随行者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

当路嘉国王去世时，罗马帝国趁机中止了与匈奴人的协议。然而，在公元 435 年，慑于匈奴人的威力，康斯坦丁堡的使臣与匈奴人签订了瓦格斯条约，同意把每年进贡的数额增加一倍，达到七百磅黄金。他们还同意不与匈奴的敌人结盟，并遣返所有的匈奴逃犯。

对匈奴人而言，这个条约是一场绝对的胜利。现在，布莱达和阿提拉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巴尔干移开，转而在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流域一带巩固他们的帝国。不过，公元 439 年，匈奴和罗马帝国的边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布莱达和阿提拉现在认识到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洗劫巴尔干，并从马格斯主教那里抢夺黄金。

阿提拉攻打了纳苏斯城，并且进行了屠城。这座位于河边的城市尸骸遍野，多年以后都没有人进到那个城里，因为那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阿提拉对他的手下制造的地狱般的场景感到陶醉，他习惯于瞪大眼睛，四下环视，以求在他的牺牲者那里引起最大的恐慌。

阿提拉既有雄才大略，又残忍无情。他是不甘久居人下的。公元445年，阿提拉冷酷无情地谋杀了他的哥哥布莱达，夺取了王位。阿提拉当上国王的时候，年方四十出头，这给了他充分的时间策划他的残暴统治。作为一个统治者，阿提拉屡屡有别出心裁之举，在某些方面，则做出了革命性的变革。他知道，如果匈奴人想要真正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更先进的民族。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在匈奴人中刻意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不许他的人民识字，担心自己的臣民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变得有野心。他身边的那些最亲密的谋士大多是些外国人。他付给他们黄金，以换取他们为自己服务。据推测，阿提拉之所以在身边重用一大批外国人，是因为自布莱达死后，他再也不信任其他的匈奴人。阿提拉的谋士之一奥列斯特斯娶了罗马行省的一个军官的女儿，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投靠匈奴王室，并为其效劳。阿提拉的最重要的大臣康斯坦提乌斯来自意大利。

但是，阿提拉需要越来越多的黄金——匈奴帝国的主要产业就是战争和抢掠。帝国的领土越是扩张，阿提拉就越是需要为他的新的臣民提供生计。他还必须在不断扩张的匈奴帝国内部的各个部落中巩固自己的权威。为了这些目的，阿提拉不仅联合了匈奴各部落，而且还联合了许多野蛮部落。毕竟，联合起来力量大。这些野蛮人包括：西哥特人、吉皮斯人还有汪达尔人。现在，阿提拉的麾下会聚了五十多万蛮族战士受他调遣，这些人足以打败一个帝国。阿提拉的部下发现了一把古代的宝剑，人们都相信这是战神马尔斯的宝剑。迷信的阿提拉认为自己现在是不可战胜的，上天给他使命，领导他的人民取得最终的胜利。如同一群乌鸦从雄鹰嘴里夺食一般，匈奴人现在开始威胁罗马帝国。

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阿提拉先是打起了东罗马帝国的主意。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康斯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他命令部下摧毁他们所征服的介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以此增加东罗马帝国人民的恐惧,使他们放弃抵抗。

这是一幅关于匈奴国王阿提拉的木版画,它画于19世纪,是依据1810年阿提拉的雕像为蓝本绘画而成的。在13个世纪以前,整个欧洲都处于他的血腥统治之中。(赫顿德意志藏品/科比斯)



匈奴人大肆抢掠教堂和修道院,屠杀修士和修女,亵渎基督教圣徒的坟墓。阿提拉攻下了一百多座城市,杀人不计其数。

然而,阿提拉的最终目标是康斯坦丁堡。因此这场战争比匈奴军队以前打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来得彻底。阿提拉的军队有时也绕道而行,但是那不过是为了攻打并摧毁更多的城市,其中之一就是索非亚。在这个城市的废墟上,斯拉夫人民后来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城市。到公元447年3月,阿提拉的部队已经逼近康斯坦丁堡。城中居民惊恐万状,成千上万的人弃城逃走。可是阿提拉却没有发起进攻,因为他的军队还没有掌握征服康斯坦丁堡这样防守严密、城墙坚固的大城市所必需的围困技巧。他的部队也受到疾病的困扰。当时军中流行的主要是疟疾和痢疾。

不过,疾病只是削弱了阿提拉的部队,但是并没有摧毁他们。对于康斯坦丁堡乃至整个东罗马帝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言,阿提拉依旧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阿提拉则利用对方的恐惧心理,不断提高要价。当时,每年的贡金已经高达六千金镑,可是阿提拉还是不断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者进行勒索。由于连年战争,东罗马帝国已经国库空虚,为了满足阿提拉的要求,不得不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器物熔

化,铸成金币进贡。阿提拉还一再要求必须释放所有的匈奴战俘。此外,罗马帝国必须交出所有从匈奴叛逃过去的人。许多逃犯宁可死在帝国官员的手上,也不愿落到匈奴人的手上。罗马帝国军队由于不能保护自己军队中征召的士兵,其威望荡然无存。

运过多瑙河的每一块金币都使阿提拉更强大,更让人望而生畏,也使罗马人蒙受更大的耻辱。阿提拉在东罗马帝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恐怖。在那里没有人敢于反抗他。现在,他可以计划对西方展开攻势。罗马人忍无可忍。他们谋划要刺杀阿提拉。阿提拉的盟友之一斯克里安国王艾迪卡出价五十金镑刺杀他。但是阿提拉察觉了这个阴谋,并抓住了密谋者。

尽管阿提拉已经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国王,统治着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可是仍然保持着野蛮人的生活习惯。尽管他也会款待外国贵客,用银盘中精美的食物和金杯里的美酒招待他们,可是他自己只吃木质托盘里的生肉,并且用木头酒杯喝酒。还有传言说他甚至吃人。匈奴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也很对阿提拉的胃口。据说他妻妾成群,子女超过一百个人。

公元4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西奥多修斯二世去世,继位者是麦西安。西奥多修斯之死使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失去了他最有经验的一位政治伙伴。罗马帝国如今已是今非昔比。蛮族入侵成了家常便饭。世代称臣纳贡使罗马人失去了政治上的斗志。公元450年,阿提拉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霍诺拉本是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妹妹,她和自己的侍从偷情,在奸情败露后她被放逐到康斯坦丁堡。在那里,她被强制进行祈祷和斋戒。为了从这种管束当中逃离出来,她托一个名叫海森斯的宦官设法把她的金戒指转交阿提拉的手上,以此求婚。这个霍诺拉的母亲就曾经下嫁一个野蛮部落的国王,她认为在强有力的匈奴领导人和罗马帝国的姊妹之间的联姻是有利可图的。阿提拉也看到这

桩联姻有很多好处。本来他已经有了很多妻室，但是霍诺拉的以身相许还是让阿提拉感到正中下怀。这让阿提拉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他接受了霍诺拉的求婚，并且神气十足地表示他希望得到西罗马帝国一半的领土作为嫁妆。瓦伦提尼安皇帝怒斥了他妹妹的举动，并回绝了阿提拉的要求。阿提拉就此宣战，利用这个借口率领他麾下的蛮族联军侵入西欧。公元451年，匈奴人离开了他们在匈牙利的居住地。在阿提拉的统帅下，浩浩荡荡的大军跨过莱茵河，由德意志向法兰西进发。阿提拉宣布，他此番出兵不过是为了收回他应得的土地，可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攫取更多财富的借口而已。

阿提拉手下的军队人数在三十万到七十万之间。这是自两百年以前罗马帝国扩张时期以来欧洲最大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给欧洲带来了一场浩劫。许多大城市被征服，包括兰斯、斯特拉斯堡、特里尔和科隆。

当大军路经德国时，阿提拉邂逅了圣女乌苏拉。阿提拉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于是把与霍诺拉的婚事抛在一边转而向这个圣洁的贞女求婚。在遭到她的拒绝后，阿提拉恼羞成怒，一箭射死了她并把跟随她朝圣的一万一千名香客全部杀死。

阿提拉的军队势如破竹，攻入法国，摧毁沿途遇到的所有城镇。他们在复活节前，攻到了梅斯城下。他们“将城市付之一炬，用刀剑杀死城中的居民，并且在教堂的圣台上处死神父们”。

梅斯城的毁灭不过是阿提拉的大军开入法国之后小试锋芒而已。我们可以从基督教的编年史中了解到，一座又一座城镇毁在阿提拉的手上，这被看成是当地人民的罪恶所招致的惩罚。如果哪个城市幸免于难，就被认为是由于该城的居民诚信上帝而得到了神的庇佑。可奇怪的是，这些编年史从来不认为阿提拉的军队之所以攻无不克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军事技能。

阿提拉非常迷信，对预言家和先知言听计从，甚至连军事上的决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当阿提拉率军进抵巴黎城下，有人告诫他说攻打这座城市会带来厄运，巴黎因而幸免。其他城市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阿提拉的好运快要到头了。

公元451年5月，阿提拉的队伍抵达奥尔良，在那里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奥尔良的守卫者是罗马名将阿提乌斯。他曾经在匈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不管阿提拉的军队如何疯狂地进攻，奥尔良城依旧固若金汤。一支罗马援军随后赶到，他们与一部分西哥特人联手，把奥尔良城从围困中解救出来。

奥尔良城成功地阻挡了阿提拉的脚步。这让他心烦意乱。他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无论是在巴尔干、德国还是法国，他都已经习惯人们向他屈膝投降或者被他轻而易举地摧毁。只有康斯坦丁堡凭借其坚固的城防才免于被攻陷。阿提拉率军撤到马恩河附近的平原，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接下来的查隆之战以惨烈而闻名于世。人们进行了惨烈的徒手搏斗，战场上血流成河。在战斗中口干舌燥的人们只好喝下满是鲜血的河水。

阿提拉现在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阿提乌斯。他了解匈奴人的心理，正如同阿提拉了解罗马人一样。阿提乌斯从意大利出发，经过长途跋涉，途中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最后抵达法国。他在沿途招募了大量的盟军和自己并肩作战。

战斗终于打响了。阿提拉站在广阔而平坦的平原之上，周围是他的大军。每个部落的首领都对他惟命是从，像奴隶一般恭顺，“当他打出一个手势或者仅仅是做一个眼神，他们便一言不发地立刻执行。”他的部队接着便射出大量的铁箭。这些箭的箭头是铁制的，足以穿透皮革做的战袍。随后，他们便发起了骑兵冲锋。阿提拉和他的盟友最初攻破了敌方的中部防线，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而



阿提拉正领导着他的游牧部落向前进攻。当时，他成了死亡和毁灭的代名词。关于他残暴统治的传闻传遍了欧洲的许多国家，一直到今天。（贝特曼/科比斯）

后他们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哥特人。但是却被西哥特人击退。突然间，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罗马军队及其盟军取得了胜利。

阿提拉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过不是战死而是被俘。他命令给他堆好火葬用的柴堆，把他的木头马鞍和其他骑兵用具归拢到一起准备必要时付之一炬。不过，罗马统帅阿提乌斯这时也遇到了麻烦，特里斯蒙德指挥下的西哥特人撤下罗马人自行撤走了。阿提乌斯知道没有西哥特人的支持他很有可能被打败。此时此刻，阿提拉对阿提乌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十分诧异。战斗突然停止了。起初，他认为西哥特人的突然后撤是个圈套，意在引诱他进入伏击圈，所以他命令部队在防御阵地坚守不出，以观动静。后来，看到对方没有反应，他便下令撤兵。和阿提乌斯一样，他也对取胜没有把握，不愿轻举妄动。

查隆之战是历史上十五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如果罗马人战败，那么今天的欧洲人就会是阿提拉和他的蒙古游牧部落

的直系后裔。

即便是在撤退当中，阿提拉的军队依然犯下了许多罪行：他们屠杀人质和战俘；用酷刑将两百名年轻妇女拷打致死，并把她们五马分尸或者用车轮碾碎，还把她们的残肢扔到大路上喂狗。

法国之役令阿提拉非常失望，他丢掉了大片土地，抢夺的战利品也远远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于是他在返回匈牙利后立刻向罗马帝国索要更多的黄金。不过，现在他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了。西奥多修斯的继承者麦西安性格坚强，而且富于政治谋略。当阿提拉率军征讨法国和德国时，他并没有乘虚而入攻打阿提拉的后方。可是他也下定决心再也不向阿提拉缴纳贡金。

阿提拉的部队尚未从战斗的重创之下完全恢复过来，就又开始投入了战斗。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匈牙利的旅途极为艰苦，却依然没能消磨匈奴人的雄心。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虽然阿提拉在查隆被打败，可是他的威望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害。

阿提拉又一次提出要娶皇帝的妹妹霍诺拉为妻，却又再次被拒绝。这一次他决定直接打到罗马。阿提拉相信如果他要求西罗马帝国一半的领土作为霍诺拉的嫁妆，那么他就必须入侵意大利。他还清楚地知道如果他要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就必须征服罗马。

公元452年春，阿提拉出兵意大利北部，这一次他依然统领着一支由吉皮斯人、东哥特人、斯克里安人、斯瓦比亚人和阿兰芒斯人组成的国际部队。由于匈奴在亚美尼亚没有什么部队，因此在这支队伍中日耳曼人多于匈奴人。阿提拉的部队向的里雅斯特进发，但是在阿克里亚被挡住了去路。这是一个城防坚固的小镇，位置十分重要。谁控制了阿克里亚就可以控制意大利北部。阿提拉决定使用围城战术，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守城者却丝毫没有投降或弃城的迹象。阿提拉已经打算放弃围城，可是根据传说，正当他准备撤退的时候，一支白色的鹤鸟背负着雏鸟从城墙上的塔楼飞起并且飞离

了城市。迷信的阿提拉看到这一景象就命令部队留下来。不久以后，鹤鸟曾经栖息的那段城墙突然坍塌，阿提拉因此得以杀入城内。

阿克里亚遭遇到灭顶之灾。它再也未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统治者听到后无不胆战心惊。离开阿克里亚之后，阿提拉的部队又兵发帕多瓦。这是一座重镇，工农业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居住着一些大人物。阿提拉的部队将这座城市抢掠一空。在阿提拉到来之前，有很多人逃到了附近的沼泽地，他们知道阿提拉的部队大都是骑兵，无法在沼泽地里作战。他们就在那里建立起一座新城威尼斯。

当阿提拉的军队在意大利四处横行时，他们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不仅没有遇到反抗，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对他们打开城门。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受人欢迎，而是由于这支部队太强大了，抵抗它是不明智的。现在通往帝国从前的首都米兰的道路已经打通了。瓦伦提尼安从他在拉文纳的临时住所赶回罗马，希望找到有效的办法抵挡阿提拉带领的游牧部落。此时此刻，阿提拉已经占领米兰并且住进了皇宫。在那里，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显示其对罗马的权威。阿提拉在宫中看到一幅画，在画上帝国皇帝端坐在宝座上，王公大臣们匍匐在他们的脚下。阿提拉命人将这幅画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帝国的皇帝们被画成了一群哀求者，把一袋一袋的黄金倒在阿提拉宝座的前面。

攻克米兰之后，阿提拉带领他的人马深入到意大利腹地。在这些象征着灾难的骑士所到之处，人们惊恐万状，四散奔逃，但是却无处藏身。在抵达波河之后，阿提拉的部队中爆发了疟疾。可是运气在阿提拉一边，他的令人生畏的威名再次挽救了他。皇帝瓦伦提尼安这次真的吓破了胆，他担心就此失去自己的帝国，于是派人向阿提拉求和。阿提拉同意进行谈判。

在米尼奥河边，阿提拉会见了教皇里奥一世及其两名助手。罗

马城的长官特利戈提乌斯以及格纳迪乌斯·阿维纽斯——他是一个富有而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奉命劝阻阿提拉不要进攻罗马。阿提拉躺在帐篷里面接见了他们。他们对他们态度倨傲，毕竟他们才是哀求者。当时的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写道：“阿提拉一门心思想要攻占罗马，不过他的手下人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最后一个征服罗马的人西哥特的阿莱里没过多久就死了。”阿提拉身边的预言家告诉他，如果继续进兵，必有灾难降临。考虑到部队中疾病流行，饮用水遭到污染，加上天气酷热，食物短缺，他明智地决定放弃罗马。阿提拉和他的野蛮部落满载着抢来的金银财宝，掉转头来返回了匈牙利平原。

只过了几个月，阿提拉就对和平感到后悔，并且为自己停战的行动感到懊丧。他派使节去找麦西安，威胁他如果不把西奥多修斯允诺的贡品交出来，他就要踏平麦西安的国土。他还说这一次要比以往更加残酷无情。可是，这些威胁最终没有奏效，因为他的恐怖统治马上就要结束了。

公元453年，阿提拉已经年届五十。尽管他已经不再年轻，可是依然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公元453年3月15日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日耳曼贵族妇女伊尔德里科，据说伊尔德里科曾经发誓，因为阿提拉杀害了许多她的同胞，所以她要让他偿还血债。可是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盛大的婚礼和宴会之后，阿提拉回到寝宫。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血泊中发现了他的尸体——人们发现他因一条动脉血管破裂而死。

两个世纪以来，匈奴人蹂躏了整个欧洲。现在，随着阿提拉的死去，这个帝国很快便要土崩瓦解了。阿提拉的手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纪念他。他们割下自己的头发，并在脸上划出深深的伤疤，这样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不是用女人的眼泪而是用男人的鲜血来纪念。

阿提拉的尸体被人们瞻仰，而他的马鞍和衣服都被付之一炬。来自各地的匈奴骑士围绕在阿提拉的灵柩旁，为这位历史上最野蛮的武士唱挽歌。入夜以后，阿提拉的遗体被秘密下葬。不到一年的时间，仅有的两个曾经成功地与阿提拉相抗衡的领袖阿提乌斯和特里斯蒙德也相继去世了。

散居在半个欧洲的匈奴人有很多返回了蒙古大平原。到公元476年，随着罗摩洛斯的退位，西罗马帝国也宣告终结。匈奴人阿提拉仅仅统治了八年时间，但是他给五世纪欧洲人带来的恐怖使他的名字直到今天依然是死亡和毁灭的代名词。在他死后不久，关于他的传说就开始出现。不同的国家对阿提拉有不同的描述，有的把他写得不那么残忍，有的则把他刻画成了残暴的化身。

冷酷无情、
背信弃义

的
英格兰君主



约翰王

沉溺于女色，对敌人进攻掉以轻心，违背自己的诺言……

约翰王

——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君主

沉溺于女色，对敌人进攻掉以轻心，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残忍无情，贪婪放纵，亲切又专横，聪明而有能力，有独特见解却又充满好奇心。

——奥斯汀·雷恩《从末日审判到大宪章》

约翰王的很多事迹都毁誉参半。不过，他也许既不是一个不称职的国王，也算不得生性邪恶。他的行为之所以招来非议，是因为他在位的那个时代暴行司空见惯。

约翰王生于1167年，他是极富魅力的国王亨利二世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王后埃丽诺的第五个儿子。他们两个人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约翰是最小的一个。亨利和埃丽诺共同统治着英格兰和法国的大片领土。那是一个征战厮杀的年代。亨利恰是人们所爱戴的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领导。

约翰出生时，亨利已经在位十三年。亨利精力极其旺盛，总是投身于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当中。他无法忍受循规蹈矩的生活，平常总是不停地在英格兰及法国各处巡视，害得他的随从不得喘息。亨利很喜欢他的几个儿子，可是却从来不教导他们如何治理国家。他宁可信任自己的大臣，也不信任自己的亲人，这种做法后

来酿成了灾祸。当亨利最初继位当上国王时，他很快发现贵族的权势过于庞大。他一心要削夺他们的权力，并日益削弱贵族的影响力。他制止了贵族之间的混战，哪个贵族敢于藐视他，他就带兵摧毁哪个人的城堡。他给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带来了法律和秩序。

约翰自小在背信弃义的环境中长大。那时候，头天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即便父子之间或是当权者彼此都毫无信义可言。人们从自身的利害出发，时刻准备着见风使舵，改变立场。亨利是个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人。约翰遗传了父亲的坏脾气，并且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我们对约翰三岁以前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出生于圣诞前夜，从小被交给一位乳母代养，直到被授予蒙丹伯爵的头衔才回到父母身边。这个爵位本身并不重要，它带来的是威严而不是权力和封地。

不久以后，公元1172年约翰和莫利恩伯爵的女儿爱丽斯订婚。亨利把原已答应给他的儿子小亨利的领土又给了约翰。小亨利极为愤怒，联合他的兄弟杰弗里·理查德以及法国国王菲利普向老亨利宣战。心怀不满的贵族们和苏格兰国王也趁火打劫。亨利二世遭到四面围攻，但是他们都低估了英国国王的神勇。到1174年年底，亨利打败了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敌人。

1183年，灾难降临到王室头上。亨利和埃丽诺的长子、王位的继承人小亨利去世。埃丽诺钟爱的儿子理查德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理查德是全欧洲最适合的王位继承人选。他相貌英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和灰色清澈的眼睛，身体强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安茹地方的男子。约翰现在离王位又近了一步，而他的父亲也想办法给他更多的土地，让他处于更安全的地位。亨利建议将阿克提安公国分到约翰名下。这块地方理查德觊觎已久。理查德领有洛林一代的封地，他不知疲倦地压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努力在那个地区树立自己的权威。如果失去阿克提安，那将会是对理查德的沉重一击，因此他断

然反对将阿克提安给予约翰。亨利向年仅十六岁的约翰许诺“可以带兵进入理查德的领地，以武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决定显然无助于增进兄弟之间的友爱。约翰和他的哥哥杰弗里集合起一支军队准备对理查德动手。但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两兄弟发生公开的冲突，亨利将他所有的儿子都召进宫中，强令他们彼此和解。

十七岁时，约翰在温莎城堡被封为骑士。他的父亲决定派他到爱尔兰制伏那些不安分的贵族并执行一道教皇敕令。这一指令意在改革爱尔兰教会，使其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

1185年4月，约翰率领六十艘船只、三百名骑士以及三千名步兵和骑兵离开英格兰。他率部于次日在沃特夫德登陆，受到他父亲的盟友的欢迎。接下来他进兵都柏林，准备无情地镇压那些不服从亨利统治的人。他没收这些顽抗者的土地，把它们交给那些归顺英格兰统治者的人。他又任命了一批总督，这些人完全不称职，他们只关心尽可能多地为自己搜刮钱财。爱尔兰顿时陷入混乱与恐慌之中。不过，利默尼里克国王最后打败了约翰的军队，约翰在战场上损兵折将，还有很多人叛变到爱尔兰，因为约翰克扣他们的军饷供自己挥霍享乐。约翰完全缺乏责任感，把这次远征当成一场寻欢作乐的儿戏。他把本来要由他统治的土地搞成无政府状态，并且将他父亲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正当约翰惶惶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宽恕之时，他的哥哥杰弗里死于巴黎。亨利由约翰陪同，前去会见他的敌人法兰西的菲利普，以求对杰弗里的土地做出安排。亨利集合起自己的军队，为迟早要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理查德、约翰和亨利的私生子（也叫杰弗里）三人分别指挥一部分军队。教皇担心西欧两个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间爆发公开的战斗，于是他居中调停。1187年6月，双方决定休战两年。

然而，平静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为了解决和菲利普之间的问

题，亨利建议菲利普的妹妹爱丽斯与约翰订婚以使约翰获得阿克提安公爵领地。这个办法惟一的问题在于二十年前爱丽斯本来已经和理查德订婚，阿克提安也是属于理查德的。理查德对父亲的决定极其愤怒，他联合法兰西的菲利普以及其他一些反抗亨利的贵族攻进他父亲的领地。绝望中的亨利只得撤回到他在勒芒的城堡。他现在已经是众叛亲离，国库空虚。就在这山穷水尽之际，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翰也站到了菲利普一边，希望从获胜的哥哥那里捞到更多的好处。老亨利被这一背叛行径彻底击垮，他发起高烧，并于1189年7月6日病逝。约翰居然没有出席他的葬礼。

理查德现在当上了国王，而约翰则是他的未经公开承认的继任者。理查德将约翰迎回英格兰，确认了他的蒙丹公爵的头衔，并把诺丁汉郡和莫尔伯勒城堡交给约翰。此外，约翰还得到了多塞特、萨摩赛特、德比、兰卡斯特、康沃尔以及德比郡的一部分。为了巩固他在英格兰的地位，约翰还娶了一位公主海德维莎，她领有英格兰西部及威尔士的大片土地。约翰和海德维莎于8月29日在莫尔伯勒城堡结婚。他们两人是第二代堂兄妹，原本不能结婚，但是约翰对教会的反对嗤之以鼻，并请罗马批准他的婚事。

是年9月，理查德正式继位并开始为他倡议的十字军远征筹措钱款。他变卖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并且成功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达成和解。他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以便在他离开英格兰期间治理国家。理查德任命艾利主教威廉·郎坎普为大法官。郎坎普是教皇和国王的双重代表，对教会和国家享有无上的权威。他不会讲英语，而且从不掩饰他对英格兰人的轻蔑。郎坎普掌权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没收土地，将它们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亲信。他的所作所为，在普通民众和贵族阶层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约翰察觉到民众的不满，决定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捞取好处。他开始以受到压迫的国家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现在约翰的地位很有利。他对

英格兰西部享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并不满足，又从贵族手中夺取诺丁汉和提克希尔等地的城堡。与此同时，法兰西的菲利普刚刚参加十字军东征返回法国。出于嫉妒，他也打算趁理查德不在国内而有所动作。他派使节到约翰那里提出要帮助约翰攫取英格兰和诺曼底。野心勃勃的约翰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在他出发前夕，他的母亲说服他不要前往。

为了再次当选大法官，郎坎普准备付给约翰五千镑以换取他的支持。约翰为金钱所诱，态度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政府中的其他人看到约翰贪恋钱财，就付给他更多的钱让他不再支持郎坎普。这样一来，约翰也许确实大大捞了一把，但是他失去了英格兰贵族的尊敬和支持，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理查德的东征无功而返。1193年，在他返回英格兰的路上，他被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得俘虏，并交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理查德颇受民众拥戴，约翰还是和菲利普达成了背信弃义的协定——英法之间交换领土，而菲利普将帮助约翰取代理查德。约翰率领一支外国雇佣军返回英国。他夺占了几个城堡，并进军伦敦。然而，贵族们反对约翰篡位的企图。约翰在盛怒之下离开伦敦。



这是由彼得·兰托弗特编写的英格兰编年史中的一页，图中用拉丁文描写了约翰王和他的狗在一起的景象。这幅图画形象地展现了约翰的残忍、无情和贪婪。（不列颠图书馆）

现在英格兰不得不筹集足够的赎金以赎回理查德。为此，一共要筹措七万马克银币。整个国家的人都团结起来，凑出这笔钱。钱款数目之大超出大多数人的想像。理查德捎话给约翰，警告他“你最好当心一些”，一旦法官们确信国王理查德即将回国，他们就起而反对约翰。约翰仓皇逃往诺曼底，投靠法王菲利普。不过，理查德自己好像从来不曾严肃地看待约翰的威胁。在他结束一年的囚禁返回英国之前，他保证约翰继续拥有从前的领地。对于诡计多端的约翰而言，这样的保证远不能令他满意。他已经尝到了当国王的滋味，因此绝不会轻易罢手，即使这将意味着使英格兰陷于内战也在所不惜。他写信给他的各座城堡的守卫者，命令他们加固城防，以防备即将到来的理查德。他还付给利奥波德重金，让他把理查德再多关押一年。

约翰的做法激起了众怒，主教们把他逐出教会，贵族们则领兵围困了他的城堡。1194年3月，理查德返回英格兰，并立刻投入战斗，设法平息约翰引起的矛盾。此时，约翰还躲在诺曼底，靠着菲利普的庇护过活。理查德指控约翰背信弃义，并且给他四十天时间解释自己的行为，否则就剥夺他所有的权力。不过，约翰再次施展手腕慢慢地重又得到理查德的赏识。一年后，他重新恢复了蒙丹和戈罗切斯特伯爵的头衔。他同意联合理查德对抗菲利普，为此收到一大笔钱。理查德则投桃报李，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不久之后，理查德因箭伤感染而死。他被看成是西方骑士精神的骄傲与荣誉。

尽管理查德指名约翰为他的继承者，可是在当时的英格兰长子继承并不是法律，约翰还有一个竞争者。约翰的侄子杰弗里的儿子亚瑟当时已经十二岁，布列塔尼、安诺、缅因和土伦的贵族们认为他是合法的继承人。英国最有影响的人坎德勃雷大主教和威廉·马歇尔知道他们必须尽快选定继承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理查德的死讯传到约翰的耳朵里时，他正在布列塔尼拜访亚瑟。他立即采取

行动,确保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先接手掌管了理查德在切农的金库,又进驻理查德的城堡并使其中所有的仆从效忠于他。

约翰发誓会信守诺言,并且装模作样要痛改前非。他一反常态,表现得谦恭而顺从。约翰非常迷信,他珍藏着一块宝石,这块宝石镶嵌在黄金之上,平时他总戴在项前。据他说这是他的一位祖先传下来的,不论谁得到它都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并将永远统治自己的领地。

菲利普最终决定支持亚瑟,因为很显然小孩子更容易受到摆布,比起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约翰要容易对付得多。菲利普命他的儿子路易护送亚瑟去巴黎,并将亚瑟所有的城堡都据为己有,任命自己的官员管理。

与此同时,约翰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被任命为诺曼底大公。他的母亲埃丽诺控制了阿克提安,约翰还夺取了勒芒,遏制了亚瑟在缅因的支持者。现在他可以返回英格兰登上王位了。

出人意料的是,多数英国贵族都对约翰表示拥戴。但是,在向他表示效忠之前,他们希望能从约翰那里得到保证,尊重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约翰的使者向他们允诺,只要他们宣誓效忠并放弃使用武力,他就允许他们行使合法的权力。不过,双方都无意信守这个承诺。

1199年5月25日,约翰抵达英格兰。两天以后,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加冕仪式由赫伯特·沃尔特主持,约翰任命他为自己的大法官。一个月后,约翰王返回诺曼底。与法王菲利普的休战协定即将到期,而亚瑟提出的要求也应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但是,菲利普和约翰彼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分歧公开以后,向来支持理查德的法国贵族们转而支持约翰,誓言除非得到约翰的同意,他们绝不与菲利普媾和。菲利普因为一桩鲁莽冲动的婚事而与教

会关系紧张。因此，他更愿意与约翰达成妥协。1200年6月21日，双方签订了古莱条约。约翰的外甥女布兰奇和菲利普的儿子路易举行了婚礼。

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约翰就无可争议地取得了他的前任领有的所有土地，并且有望与法国达成持久的和平。但是，菲利普的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口是心非以及他为巩固法国的王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使这两个国家之间永远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正当各方面看起来都顺心如意的时候，约翰王的行为又引起不满。他疏远了欧洲大陆上忠实于他的那些追随者，以及英格兰一批有权势的贵族。事情的起因是他打算和已经结婚十年的海德维莎离婚，但是又想留住她的嫁妆。他到处物色另一个妻子。在和葡萄牙国王进行了一番接触之后，他于1200年8月26日娶了安古勒梅的伊莎贝拉。这是一桩欠考虑的婚事，新娘年仅十二岁。

约翰不可能做出比这更糟糕的决定了：英格兰贵族十分爱戴海德维莎；而选择伊莎贝拉则冒犯了很多法国人，这是因为她早已和法国最有权势的普瓦图家族订婚。这个家族于是成了约翰的死敌。后来，伊莎贝拉给约翰生了五个孩子：亨利、理查德、琼、伊莎贝拉和艾琳诺。

1200年10月8日，约翰和他尚在童稚之年的新娘子抵达英格兰，他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接着就赶往苏格兰，与那些一心要谋求更多领土的苏格兰人进行谈判。在这次北方之旅的途中，他们巧立名目对各地居民强征苛捐杂税。与此同时，普瓦图家族却是群情激愤，准备开战。他们在菲利普的唆使和帮助下入侵诺曼底，将约翰的各处城堡团团围住，并最终一一攻克。约翰闻讯暴跳如雷，命令英格兰贵族到朴次茅斯与他会合，一起出发作战。贵族们看到约翰此时有求于他们，趁机提出新的要求，他们在莱切斯特聚会，要求约翰答应他们的要求，恢复亨利二世在位时旧的体制，使他们重

新获得自己领地的控制权。约翰回应他们说，如果他们不遵从他的命令，他就要占领他们的城堡。贵族们最终只得让步。

1201年5月13日，大军集结完毕。约翰看到人数超出了所需的兵力，就让多余的士兵捐钱代征，将他们打发回家。约翰渡海前往诺曼底，随行的有三百名骑士，由威廉·马歇尔和罗杰·德莱希指挥。他们最终设法恢复了对法国的控制，而约翰也勉强将普瓦图家族赶回他们自己的领地。

两个月后，战争再度爆发，菲利普进攻诺曼底，占领了边界地区，并将波特温城堡夷为平地。他派亚瑟围困他的祖母埃丽诺居住的米尔堡城堡。约翰率兵增援，亚瑟连同二百名法国骑士以及所有普瓦图家族的骑士都被俘获。除了亚瑟之外，所有俘虏都被投入监狱，有些人被关在诺曼底，另外一些人则被送往英格兰的考夫城堡，他们后来全被饿死。亚瑟被关在法来，约翰设法让他效忠自己，但是亚瑟倔强不屈，后来被押往鲁恩，最终惨死在那里。几乎可以肯定是约翰下令处死亚瑟的，甚至有可能是约翰亲手所为。

约翰现在已经离开英格兰一年有余了，而且没有任何返回的迹象。他完全被他的小妻子迷住了，无法忍受和她片刻分离。即使菲利普率兵攻打约翰在诺曼底的城堡时，他也无动于衷并夸口说：“让他们来攻打吧，不管他打下几座城堡，一天之内我就能将它们都收复回来。”跟随他的英格兰贵族都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他们中的许多都返回英格兰料理自己的领地去了。约翰身边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士兵。

后来，约翰终于发现大批贵族离他而去，他不得不设法挽留。可是，现在他身边既没有人，也没有多少钱了。1203年12月6日，他返回英格兰，谴责那些离他而去的贵族们，并要求这些人交出每人动产的七分之一。多亏了亨利二世时期的财政大臣，这些钱最终如数收缴。

菲利普四下散布谣言，说约翰已经放弃诺曼底，并且给了他一年时间恢复主权。尽管众人一再催促，约翰还是不愿意率领部队还击菲利普。这样，菲利普兵不血刃就得到了诺曼底、都兰、恩诺和波瓦图。约翰听到这些领土的损失没有惊讶，却异常平静。他还沉湎于闺房之乐，与王后厮守在一起。1205年4月，约翰终于从萎靡不振中重新清醒起来，他将英格兰所有的骑士召集在一起，宣布如果任何人拒绝随他出征，那么他们的土地将被没收，永不发还。骑士们曾设法使他改变想法，回心转意，他却指责骑士们与菲利普暗中勾结。

在盛怒之下，约翰率领少数骑士离开英格兰，打算单枪匹马去打败菲利普。可是仅仅过了三天，他就折返回来，报复那些不随他出征的骑士，向他们课以巨额罚金。

7月，坎特伯雷大主教赫伯特·沃尔特去世。约翰闻讯欣喜若狂，宣称“现在我第一次成为真正的英格兰国王”。接下来，三个不同的代表团分别前往教皇那里，第一支是由约翰和坎特伯雷的教士们派去的，任务是请求教皇认可约翰确定的大主教人选——诺维克主教约翰·格雷。第二支代表团由年轻的教士组成，他们在赫伯特死前，已经推举雷吉纳德·格雷为大主教。第三支代表团由另外一些主教组成，他们抱怨在这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教皇宣布他将在来年12月做出裁决，希望那时这场争执能够平息下来。

在等待教皇做出裁决的时候，约翰打算前往欧洲大陆收复失地。约翰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菲利普实在不得人心。菲利普和约翰激战了五个月，百姓在战火中苦不堪言，最终他们两人又签订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定。

1206年12月，教皇公布了他的决定。他宣布英格兰人自己选出的两个人选都无效，他任命了史蒂芬·兰顿担任大主教。教士们告诉教皇英诺森三世，如果不得到约翰的许可，就无法选举大主教。

教皇强迫这些教士接受他的决定并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约翰闻讯怒火中烧，他将怨气统统发泄到选举兰顿的那些人身上，指责那些人背叛了他。他命令手下的骑士开进坎特伯雷，将教士和修道院长全部驱逐出英格兰，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敢于抗命不遵，就会被活活烧死。这些教士和修道院长中有六十七个人逃到了弗兰德斯，至于兰顿本人则一直留在欧洲大陆。

约翰打定主意，绝不接受教皇的人员，并把大主教领地上所有上缴的捐税收归到自己的名下。1208年，教皇认识到约翰不肯屈服，于是下令暂停全英国的宗教活动。所有宗教仪式都被停止了：没有圣餐；没有钟声；布道也只能在墓地里进行。

约翰迅速做出强烈的反应。他派出自己手下的官吏，命令英国全国的教士立刻离开英国。他没收了教士们全部的财产，教会收入也被收归国库。此外，约翰还将所有拥护兰顿的主教关入监狱，并没收财产。大多数教士拒绝离开英国，并且勇敢面对约翰的震怒。

尽管约翰权倾一时，他十分清楚，停止宗教活动并不是教皇手中最后的武器。他可能被开除教籍。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贵族们对他效忠的誓言就无效了。他命令每个贵族必须交给他人质。于是，他们纷纷交出自己的孩子、侄子和近亲。

1209年时，英国进入了又一次繁荣时期。贸易增加了，没有参与欧洲大陆上的战事或十字军东征，那些贵族都在悉心经营自己的产业。停止宗教活动的法令实际上对英格兰和约翰都是有利的。国库收入激增，以致根本不需要征税。

秋天时，教皇对于约翰服从自己的决定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于是拿出他最后一张王牌——将约翰开除教籍。起初，这个决定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约翰似乎毫无影响，可是他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多疑、残忍和贪婪。有一个教士因为约翰被逐出教会而不愿再为约翰工作，约翰于是将他逮捕下狱，关入铅做的笼子里活活饿死。约翰接

下来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从1210年开始，约翰发起了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勒索他们的钱财，数以百计的犹太人被监禁拷打。

现在，除了最亲近的朋友以外，约翰不再信任任何人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增加自己的权力和控制那些贵族上面。但是残酷的镇压，扣留人质和没收土地的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

到1212年就有人开始谋划对付约翰的阴谋。多年来，他趁贵族被放逐在外、领地被没收之灾变，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生了至少十二个没有名分的孩子。当一些贵族得知教皇已经特许他们不必再信守对约翰的诺言的时候，他们给菲利普写信，邀请他进攻英格兰。

约翰的行为招致越来越多的非议。当蓬特夫来德的彼得布道说，约翰在一年内不会成为国王的说法传入约翰的耳朵时，约翰怒不可遏，把他关进监狱。约翰的另一个重大的举动是给摩洛哥的苏丹写了一封信，承诺如果他肯帮助约翰攻打菲利普，他就改信伊斯兰教。他的要求可想而知遭到了拒绝。

到了1212年的秋天，英格兰已经停止教权达四年之久，但它并没有影响约翰的权力。教皇决定确立一个更合格的国王。于是，教皇要求菲利普发动对约翰的圣战。当时，约翰控制的贵族有的逃离，有的故意不参加朝廷的国务活动。他得知菲利普要发起进攻，就开始准备进行防御。他命令所有的伯爵、贵族、骑士和自由人到多佛尔集合。大部队被集结到巴海姆郡准备迎战菲利普的大军。

当两军正在备战之时，教皇做出了使约翰投降的最后努力。教皇的特使潘多夫告诉约翰，许多贵族都背叛了他，但没有告诉他，事实上他的军队要强于法国国王的军队。约翰屈服了，他担心在与菲利普交战时，他身边的贵族会背叛他或者把他作为战俘交给菲利普。

1213年5月12日，约翰宣誓遵从教皇的命令并同意兰顿担任

大主教的职务。他还同意退还没收的钱财。宗教禁令被取消了。

约翰再次施展欺骗的把戏，他向教皇屈服，使得菲利普没有理由再进攻他的领地。菲利普被激怒了：他的海军被约翰的支持者弗兰得斯的费兰德伯爵摧毁了大半。他花六万英镑准备的备战不了了之。约翰背着菲利普用巨额金钱扶植起来的欧洲同盟现在正处于权力的高峰。约翰和他的同盟准备抓住时机，同时对菲利普宣战。

起初，约翰进展顺利，但由于普瓦图的贵族们背叛，只得退回到拉罗歇尔。最终，联军和菲利普的军队在马可河岸交火。没有人知道哪方军队的人数更多，但最终联军大败，菲利普的军队挺进巴黎。

当大败的消息传到约翰耳朵里的时候，他知道筹备多年的大量人力和物力都付诸东流，他想击败菲利普的美梦彻底粉碎了。

约翰回到英格兰并开始征税。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贵族们仍旧不听从约翰的命令，他们认为征收免服兵役税是不合理的。现在约翰已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国王，没有同盟也没有财富。而且贵族们第一次联合起来对抗他的要求。现在，约翰完全明白他所面临的问题，他想通过退还主教和教士们的土地的方式重新迎回他们的支持。

1215年1月6日，贵族们找到约翰交涉，要求约翰按照曾经允诺的那样，恢复以前的大宪章，约翰则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再给他一些时日。

到了4月，两千名骑士在斯坦福聚会。与会人数之多，反映出反对约翰专制统治的情绪有何等强烈。他们把他们的要求呈给大主教兰顿和威廉·马歇尔，但是约翰拒绝考虑那些要求。这等于是宣战，贵族们决定放弃他们效忠约翰的誓言，揭竿而起反抗约翰。

现在约翰转而去招集那些不可靠的普瓦图的骑士们。英格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行政和司法体系陷于瘫痪。当约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和自己的城堡的时候，他假装向贵族们投降。



这是描述19世纪签署大宪章时约翰不悦神情的一幅画。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国王被要求遵守法律。然而最终，约翰背信弃义，劝说教皇废除了宪章，将那些男爵驱逐出教会。男爵们起身反抗，但如果约翰死去，英格兰就会落到法国人的手中。（贝特曼/科比斯）

1215年6月15日，约翰与贵族们在温莎附近的路尼梅德草地见面，在那里他签署了大宪章。但是大多数贵族们并不信任约翰，他们是对的。约翰决心反击。首先，他鼓动教皇反对贵族，然后他派遣几个亲信去欧洲大陆拼凑队伍，还下令皇家城堡做好御敌的准备。

教皇同意废除大宪章，并把所有的贵族都驱逐出教会。而约翰此时则正在多佛尔等待他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都是招募来自社会的渣滓，他们烧、杀、抢、掠，到处制造恐怖。即使在当时那样残酷无情的战乱时期，他们的残暴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的。

但是控制伦敦的贵族们并没有束手就擒，他们打算封锁道路，把约翰的军队阻击在肯特。罗切斯特城堡的守卫者竭尽全力保卫城堡不陷落，但最终他们不得不投降约翰，结果全部被绞死。约翰的军队所到之处，恐怖弥漫。约翰允许雇佣军们洗劫民居和教堂，作为支付给他们的军饷。

弹尽粮绝之际，贵族们派两人去见菲利普的儿子路易，答应把英格兰的皇位给他。路易攫取英格兰皇位的图谋传到了教皇的耳朵里，他试图阻止这个图谋，但是路易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5月21日，路易派遣军队进军英格兰，约翰的军队被迫撤退。路易占领了肯特，被守卫伦敦的贵族们迎入伦敦。在掠夺了约翰的财富之后，他决定在卡福城堡生擒约翰。

尽管如此，约翰还远没有不堪一击。到了10月，贵族们开始对形势彻底失去希望。这不仅是因为约翰恢复了元气，也因为他们看到路易不可能有所作为。路易把占领的英格兰土地分给了法国人，根本看不起英国人。

当时，约翰的军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他所有的财宝都被沃什湾的海滩所吞没。

此时此刻，不列颠的命运处于紧要关头。如果约翰战败，他不仅会失去安茹王朝，而且英格兰也将落入法国人手中，那将成为诺曼征服的重演。

然而，约翰时运不济，他因为吃了太多的桃子并且饮酒过度，结果感染了痢疾，于1216年10月18日晚病逝，年仅四十八岁。对于他的死，多数人无动于衷。

约翰一死，威廉·马歇尔主持的摄政委员会宣布约翰的儿子为亨利三世国王，并重新颁布了大宪章，满足了反叛者最主要的要求。那些原本打算反抗约翰的贵族，现在纷纷聚集到他的儿子的麾下。一场原本是为贵族权力而进行的战争变成了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路易在林肯和桑特维奇都吃了败仗，只得于1217年9月同意撤军。

这就是亨利二世及其儿子们的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一个帝国，却又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失去了它。而恰恰是约翰的死拯救了英格兰王国。

西班牙灭绝人性

的

宗教法庭审判官



特丘马德

关押、拷打并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西班牙人，在整个国家散布恐怖，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异教徒……

特丘马德

——西班牙灭绝人性的宗教法庭审判官

关押、拷打并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西班牙人，在整个国家散布恐怖，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异教徒……

我保留你的位置是因为你对驱逐那些背叛天主教的人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使我动了恻隐之心。

——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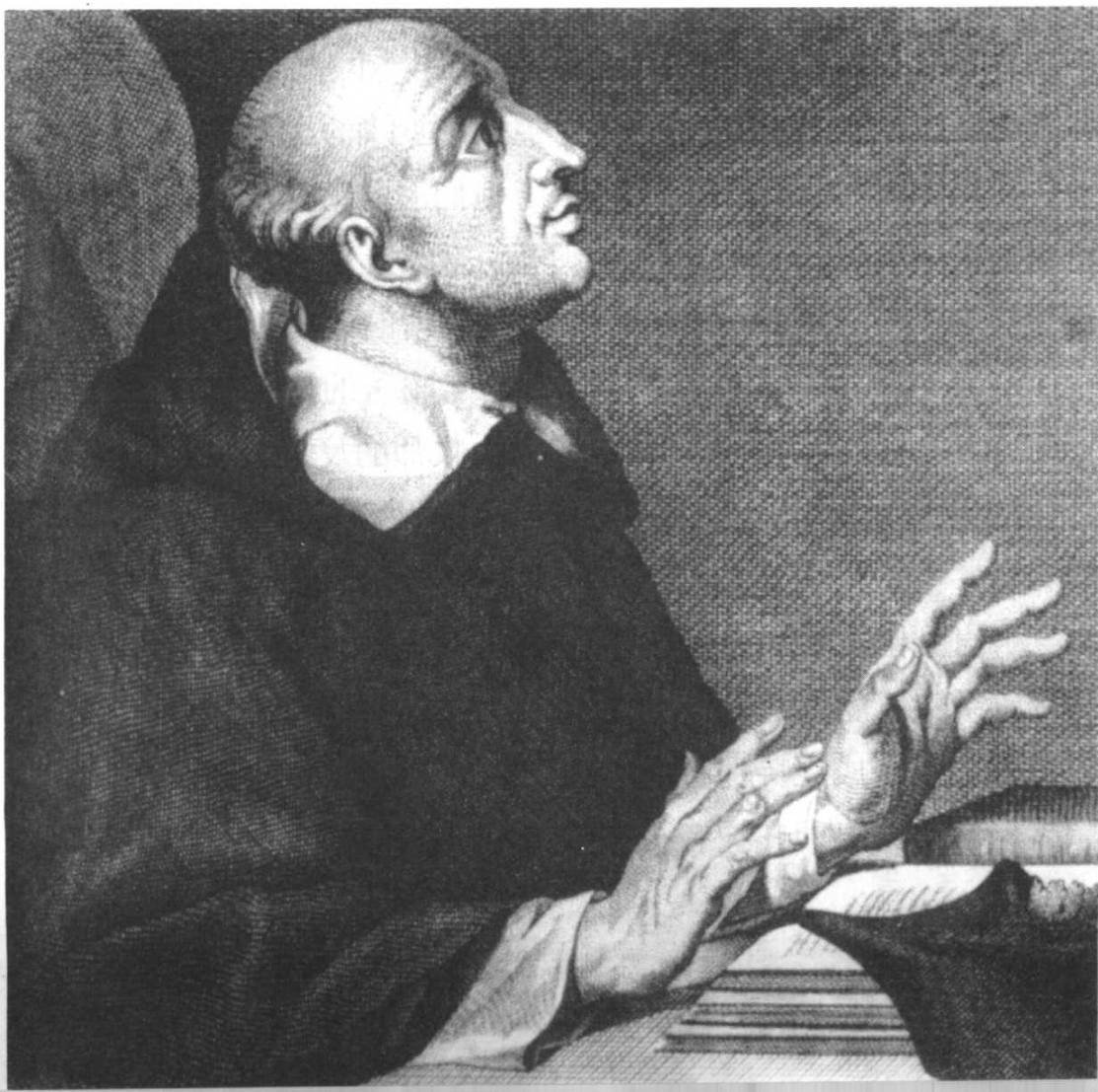
作为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托马斯·特丘马德关押、拷打并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西班牙人。他在整个国家散布恐怖，他的权力和影响足以和国王费迪南德以及女王伊莎贝拉相抗衡。他以冷酷无情的手段，培植宗教裁判所的势力。特丘马德平时总是身穿多明我修士会的朴素长袍。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是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他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异教徒，迫使三十万人逃离西班牙。

自基督教问世以来，用武力对付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做法层出不穷。公元385年，虔诚信仰基督教的皇帝马克西莫斯对异教徒普里西里安及其追随者进行严刑拷打，并最终处死了他们。在中世纪早期，迫害异教徒的活动曾经停止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中世纪中叶，它又卷土重来并且变本加厉。法国南部出现了阿尔比教派，这使天主教会遭受威胁。教皇于是派兵清剿这些异教徒，但很快认识到他们并没有被消灭干净，只不过是转入了地下。于是，教皇任命

专人组织了宗教法庭来寻找并消灭这些异教徒。多明我教会被指派专门对付异教徒。人们称他们为“上帝的猎犬”。这个时期针对异教徒的法令大量出台。火刑成为对付不肯悔改的异教徒的惯常手段。

到13世纪末,宗教裁判所已经日趋成熟,拥有完备的档案以及许多官员。宗教裁判所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令所有的人胆战心惊。宗教法庭完全独立运作,拥有自己的监狱,它的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1252年,教皇批准对犯人用刑。裁判官的收入从受害者的财产当中支付。这些受害者一旦被捕,家产就会被没收。犯人不允许请人为自己辩护,而揭发者的姓名也始终保密。西

多米尼加的修道士托马斯·特丘马德,西班牙第一任总审判官。在黑色年代中,他是残忍、不公正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的象征。直到1498年他平静地死去,他折磨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赫顿档案)



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教皇的宗教裁判所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只不过组织更加严密而已。

14世纪中叶，卡斯蒂利亚王国爆发了血腥的内战，整个国家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在基督教教士的煽动下，犹太人被当成这次内战的替罪羊并遭到屠杀。到1392年这一暴行达到顶点，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遭到杀害。在这期间，犹太人被要求改信基督教。许多犹太人接受了这一要求，他们被称为改宗者。可是，人们认为他们暗地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信仰。人们对这些犹太人满腹狐疑，他们大都把犹太人当成邻居而已，而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过，尽管受到歧视，仍有许多犹太人在王室、公务机关甚至教会里爬上了高位。1390年，教皇的代表，布莱德王子的老师伯格斯神父去世。他本是一个犹太拉比，后来才改信天主教，像他这样的人当时还有很多。在许多大城市里，犹太人把持着行政部门和商业部门。费迪南德国王的司库就是一个改宗者。伊莎贝拉女王的三个秘书以及宫廷书记官也是改宗者。甚至特丘马德的一个叔父也是改宗者。这些人在西班牙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官运亨通，家财万贯，地位显赫，结果招致了嫉妒和不满。他们的财富也加剧了宗教裁判所对他们的敌意。到15世纪的时候，政治上的失意以及嫉妒心理促使教会人员借助宗教裁判所来对付所谓的改宗者问题。第一个试图利用宗教法庭迫害改宗者的是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官阿尔瓦罗德·伦纳。他的企图遭到两名犹太人牧师的反对，但是在教皇尼古拉的支持下，他得以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来约束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不过伦纳于1453年被免职，因此失去了滥用手中权力的机会。直到国王亨利四世在位的时候，对犹太人的迫害再度抬头。阿隆索·德·斯皮纳是15世纪以来最博学的反犹者。在他的影响下，方济各会下令成立特别法庭解决日益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可是，改宗者们也有自己的庇护者。弗雷·阿隆索·德·阿罗皮萨将军对教士

们进行了讨伐。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不得不暂时闭上了嘴巴，把怨恨之情埋在心底。后来，贵族阶层再次煽动起对犹太人的敌意。1464年，国王下令设立一个裁判所调查改宗者，并对所有重新信仰犹太教的人给予惩罚。

1465年，伊莎贝拉女王登基。当时正处在内战期间。她身边的神职人员以及贵族不断提醒她，要采取措施对付改宗者。这样做既有政治的考虑也有宗教方面的根据。这些说客里面为首的便是多明我会的修士特丘马德。特丘马德1420年生于瓦拉多利德，此时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当女王还是公主的时候，他就是女王的告解者。特丘马德憎恨犹太人，尽管，或者毋宁说恰恰因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出身。特丘马德对女王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都对一件事情着迷，那就是清除异教徒。对于特丘马德来说，真正的异教徒不是犹太人，或者穆斯林，而是改宗者。他怀疑这些人并不忠于基督教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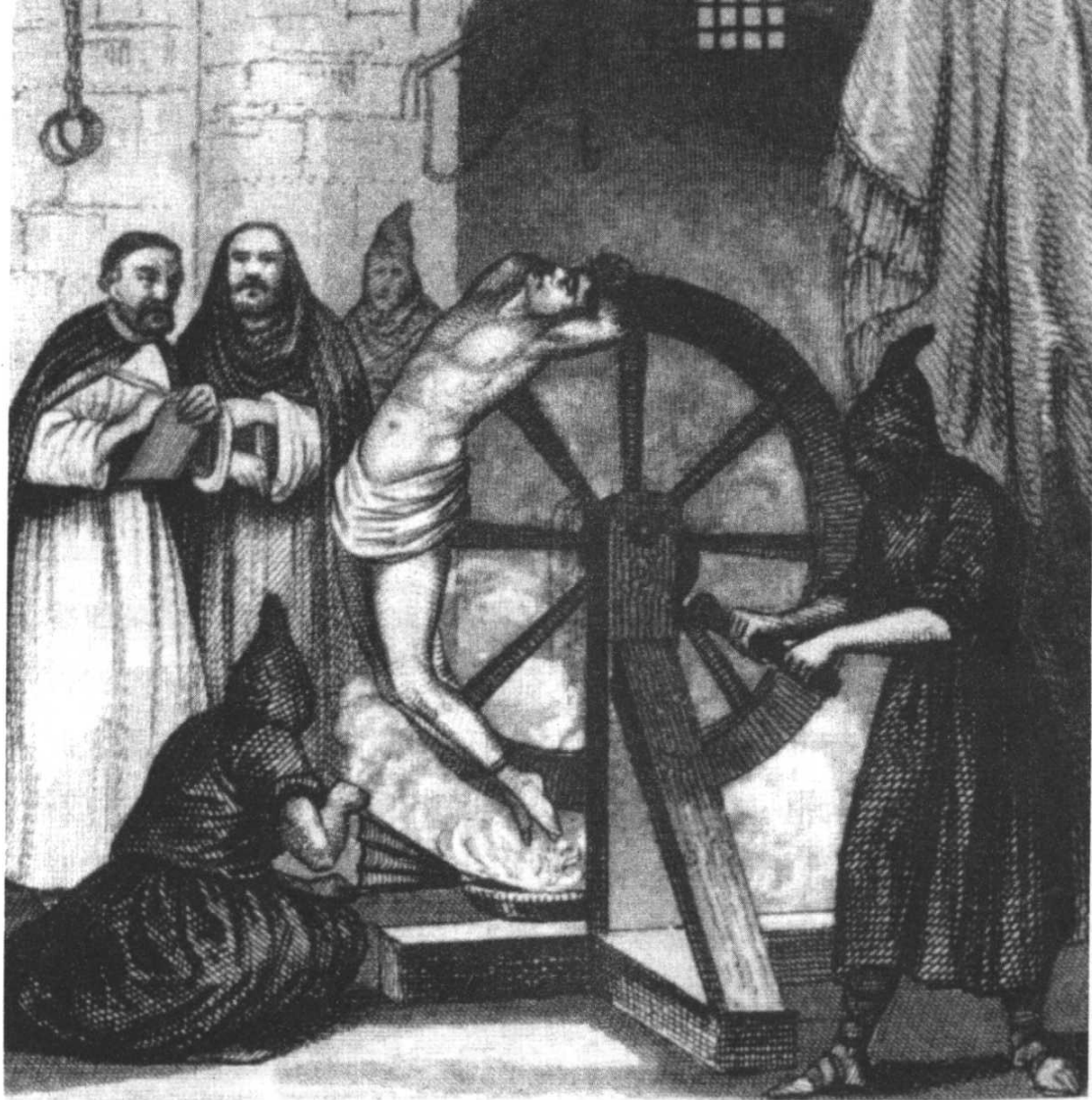
据说，特丘马德曾让伊莎贝拉发誓，一旦她登上皇位，她就要全心全意地根除异端并惩戒犹太人。当她许下誓言的时候，原本没有什么希望继位。然而她后来真的登基成为女王，特丘马德也随之得势。

1477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伊莎贝拉前往塞维利亚住了一年。她在那里召开全国会议，讨论教会的改革。改宗者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很多改宗者在宫廷当中还颇有权势。特丘马德对他们深感嫉恨，决心旧事重提，对犹太人下手。阿隆索·德·霍耶达，一个狂热的反犹者，也和特丘马德抱有同样的想法。不过，伊莎贝拉却犹豫不决，毕竟她的谋士及朝臣当中有许多犹太人。1478年3月18日星期三晚上，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翌日，一个年轻人，因为爱恋上了一位犹太姑娘，偷偷潜入她的家中。结果撞见一群改宗者，正在庆祝逾越节。那天碰巧是在复活节的前一周，于是就有谣传，说异

教徒们为了亵渎基督教而秘密集会。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传遍了塞维利亚。霍耶达和特丘马德匆忙进宫，将这则令人义愤填膺的消息禀告了女王。她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在女王的请求下，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颁布法令，授权西班牙王室任命两名宗教审判官，彻底清查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异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诞生了。1480年9月7日，塞维利亚法庭正式成立。多明我会的两个修士米戈尔德·莫雷罗和胡安·德·圣马丁被任命为法官，并被要求立刻行动。很快，一起由塞维利亚的地位显赫的改宗者们策划的所谓阴谋浮出了水面。1481年2月6日，举行了第一次判决仪式。六名男女被活活烧死。城外建起了一座火刑台。刑场的四角树起了四位先知的石膏塑像。

听到宗教裁判所成立的消息，改宗者们纷纷逃离塞维利亚，躲到附近的乡下。裁判所下令将他们遣送回来。慑于宗教法庭的淫威，大多数逃亡者被抓了回来。单是加的斯地方的贵族就遣返了八千多人。裁判所的地牢很快人满为患，犯人们不得不转往城外的特拉纳要塞关押。尽管城中正流行瘟疫，但是审判和火刑照常进行。就连死者也难以幸免，他们的骸骨被挖出来付之一炬。截至11月4日，总共有二百九十人被烧死，九十八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四个月后的1482年2月，教皇批准了对另外七名多明我会审判官的任命。其中一个审判官，塞戈维亚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作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恐怖的象征而永远载入史册——他就是托马斯·德·特丘马德。特丘马德原本满足于躲在王权后面操纵一切，然而，他的宗教狂热使他成为审判官的绝佳人选。在王室的支持下，他开始从改宗者中寻找异端。在他上任后的三年间，裁判所在其他四个地方设立了法庭，到1492年的时候，主要的八座城市里都设立了宗教法庭。不过，到那个时候，西班牙主教们的抱怨像潮水一般涌向教皇那里，以致教皇发布了一道法令，表达自己的震怒，因为大批“忠



宗教裁判所正在对一名被指控为异教徒的人行刑。异教徒被用绳子绑在一个轮子上，下面点着火。图中可以看到，背景中站着两个修道士，拿着纸笔在记录囚犯的供词。特丘马德非常清楚，在这种折磨下，任何人为了早点结束痛苦都会承认任何指控。（赫顿档案）

诚的基督徒，仅仅由于仇人、对手甚至奴隶的供词，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即被投入监狱，身遭拷打，家产被罚没，且被移交到军队的手中处死”。

教皇指出，宗教法庭不是专门用来对付改宗者的，他下令取消了宗教裁判法庭的一切权力。可是，教皇无权对是否保留宗教裁判所做出决定——他的饬令被看做是对西班牙王室权力的公然挑战。可想而知，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都大为不满。

面对王室的公然藐视，教皇只得让步。1483年10月17日，教皇发布了一道新的敕令，设立了最高审判委员会，作为宗教裁判所

的最高权威。为了管理这个委员会，设置了总裁判官一职。首任总裁判官就是特丘马德。西班牙境内所有宗教裁判所现在都要受到总裁判官的控制。在他的指导下，宗教裁判所迅速发展壮大，活动遍及西班牙全境。由于特丘马德的狂热，很少有犯人被判无罪。在宗教裁判所存在的三百年间，所有被处死的犯人有四分之三是在裁判所刚刚建立的头二十年里被处死的。

特丘马德对血统的纯洁极为重视，为此专门建立了记录血缘关系的档案，任何具有犹太血统的人都禁止担任公职或被宣布为异端。卡斯蒂利亚有一位高级教士，当时担任塞戈维亚地方的主教。此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却是犹太人出身，特丘马德连他也不肯放过，将其投入狱中，罪名是他曾经将其祖先的尸骸刨了出来，为的是不让别人发现他们是按照犹太仪式被安葬的。这位主教被送往罗马审判，并且殁死在梵蒂冈的圣安格鲁城堡中。事后发现，特丘马德的指控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事实依据。这种做法只是出于他的恶意。

仅仅在胡亚德市一地，宗教裁判所就在两年之内烧死了五十二名异教徒，将二百二十人流放，并判处一百八十三人缴纳罚金。1485年，托雷多也设立了宗教法庭，有七百五十人参加了宗教审判。犯人手举没有点燃的小蜡烛，被迫光头赤脚沿街游行，周围是从附近乡下赶来的大呼小叫的暴徒。他们被没收五分之一的财产，并禁止担任公职，且只被允许穿最简陋的服装。他们还被要求连续六个星期的星期五列队游行，彼此用麻绳鞭笞。在第二次公开审判中，宣判九百人有罪，第三次则宣判了七百五十人，到那一年年底，犯人总数达到了五千人。大批犯人被烧死，有时一天就达五十人。这些受害者中不乏教会人士。

特丘马德编纂了一本手册，详细介绍如何发现并确认隐藏身份的犹太人。比如，改宗者们祈祷前要洗手，在安息日时要更换亚麻

布，等等。宗教裁判所鼓励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检举揭发，并许诺只要诚心忏悔就予以赦免。这使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掌握在宗教裁判者的手中。宗教裁判官随身带着两本手册，告诉他们如何处置异教徒。第一本叫做《宗教裁判所以对邪恶的异教徒的调查实践》。这本书编纂于1324年。第二本叫《宗教裁判官指南》，作者是尼古拉斯·艾米利奇。这两本书都把犹太人列为基督教社会的严重威胁，而改宗者则尤其危险。每当特丘马德带领的大队人马到达一个地方，当地的城门大开，城中所有的财产都归特丘马德支配，大小官员也都向他宣誓效忠。宗教裁判所还定期到村镇巡视，并考察当地的教堂和民事权力机构。在指定的时间，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特殊的弥撒，洗耳恭听宗教裁判官公开宣布法令。布道结束之后，宗教裁判官高举十字架，而所有与会者都要举起右手，鞠躬致敬，一再重复效忠宗教裁判所的誓言。

法令当中列出种种异端，包括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要求所有属于上述异端者走出队列站到前面。如果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表示忏悔，他们将会重新被教会接纳并既往不咎。这个期限通常三十到四十天。其长短由裁判官掌握，有时还会缩短。他们还被要求揭发那些没有主动站出来的人，如果犯人仅仅希望忏悔了事，躲过其他的惩罚，那么这种检举就十分关键。对于宗教裁判所而言，一个放弃自己的信仰并背叛朋友的人比一具烧焦的尸体更有用。在西班牙也像在别处一样，人们往往利用宗教裁判所发泄私愤，报复和自己有过节的邻居或者是亲戚，并且干掉生意上的对手，所有的人都可以告发其他任何人。遭到指责的人必须为自己辩护，人们开始害怕自己的邻居、生意上的伙伴和曾经发生过矛盾的任何人。此外，他们还要常常为自己作伪证，有时还要参加集体忏悔，整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而这正是宗教裁判所希望看到的。

暗中检举告发十分普遍，在1480—1490年间，仅卡斯蒂利亚有

一千五百人因遭到诬告而被烧死。这些人甚至不知道诬告者是谁。案件审判过程中，证人姓名是保密的，他们的证言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泄露其身份。

宗教裁判所的力量和动机恰恰来自它所迫害的人民。它无耻地利用人性中最脆弱和最肮脏的方面。理论上说，每个案件都由一位红衣主教和到各处巡视的宗教审判官以及至少一名地方主教审理。可是，事实上许多人在被立案之前就遭到逮捕。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挤满了渴望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的犯人，他们往往被监禁数年都不知道自己所犯何事。与此同时，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被剥夺所有的财产，因为逮捕往往伴随着抄家，从房产到瓶瓶罐罐都不能幸免。在监禁期间，犯人的财产将被卖掉以支付他们关押期间的费用。等到终于被释放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犯人的孩子往往被饿死。

即使最宽大的惩罚——忏悔——也非常严厉，最轻的一种叫做训诫。自己招供的异教徒必须在每个星期天脱光上衣，手持木棒，出现在教堂。在弥撒过程中，神父会当着全体教徒的面，用力抽打异教徒，只是在吃圣餐的时候才暂时停止。这还不算，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忏悔者还要造访其他异教徒，并彼此鞭笞。遇有节假日，他们还要参加游行，并再次被鞭打。这些折磨将伴随他的余生，除非宗教审判官再次来到此处时赦免他。另外一种形式的忏悔是朝圣。朝圣者必须步行前往，路上往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朝圣者的妻儿老小往往被饿死，圣地通常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比如耶路撒冷。

自己承认是异端的人，终其一生，都要在所穿衣服的前胸和后背绣上红颜色的十字，以表明身份。他们因此经常遭到羞辱、嘲笑和殴打。

最后一种赎罪的方法是缴纳罚金。这种办法生出了许多弊端。

因为审判官们常常中饱私囊。裁判所依靠罚没受害人的钱财来维持运转，贿赂和腐败现象十分普遍。1499年，科德巴地方的审判官由于受贿和勒索被判有罪。他的继任者竟然也步其后尘。特丘马德自己曾经誓守清贫，可是到头来也积聚起万贯家财。

如果悔罪者被认为是罚不抵罪，那么即使他已经死了，事情也还不算了结。他的尸骸会被挖出来烧掉，他的家人则要代他缴纳罚款。如果被指控者畏罪潜逃，人们会做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假人烧掉。如果被指控者不逃走，而对他的指控又比较严重，那么他就会遭到逮捕，落到宗教审判官手中。如果审判官错审了案子，他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因此，他们往往罗织罪名，强迫或诱使被告认罪。有一个审判官这样说道：“对待犯人不必犹豫，只要进了监牢里，皮肉之苦以及与世隔绝的状态很快就能让他们回心转意。”教皇允许审判官对犯人用刑，但是要求最好不要流血。为了迎合这个假惺惺的指示，他们发明了许多新的拷打方法。比如拷问台、夹指器以及其他一些只是偶尔才会让受刑者流血的刑具。如果受刑者皮开肉绽，他们就把钳子烧红了，炮烙伤口，使之愈合。

他们发明了水刑，也就是强行给犯人灌水。还有一种办法是把人捆在一个架子上，然后将绳子越收越紧。再比如用绳子捆住那些异端的手腕，用一个滑轮将他们高高吊起来，并在他们的脚上缀上重物，缓慢地将滑轮升起来，犯人越来越痛苦，此时，再突然松开滑轮，犯人当即就会手脚脱臼。用刑过程中常有犯人被折磨而死。但是通常认为这不过是个意外，并非拷打所致。

裁判所知道，在用刑过程中的招供往往并不可信，因为在剧烈的痛苦之下人们对任何指控都承认。因此，受害者往往要等几天之后再确认自己的招供，以表示自己的表态并非被迫。从技术角度讲，按照规定，裁判所只能用刑一次。不过，每次拷打结束，都说是“暂停”用刑，因此事实上可以绕开这一规定。

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教会的伪善再次显露无遗。审判官自己是不能亲手执行死刑的，那样做有失教士的体统。他们把异端交到世俗政权的手上，让他们来干这肮脏的勾当，自己只是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为了尽可能多地招徕看客，刑期都选择公共假日。受刑者被绑在干柴堆上，柴堆很高，保证让大家都能看清楚。犯人被烧死后，尸体还要被粉碎，并且另外再点一把火，烧个精光。

在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联姻以前，西班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他们联姻后，他们统一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两个王国。费迪南德国王希望在阿拉贡建立宗教裁判所，但是他必须向教皇提出申请，废止现有的法庭，这个法庭是13世纪时建立的。当初，教皇在1478年颁布法令，允许伊莎贝拉女王在卡斯蒂利亚建立裁判所时，本身就很不情愿。因此，教皇开始时不同意在阿拉贡建立宗教裁判所。可是，特丘马德经过了一系列幕后活动，终于获得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等地裁判官的任免权。特丘马德本来已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总裁判官。此番又身兼数职，可谓权倾一时。他在任时，不但改宗者遭殃，还吞噬了另外数百人的生命。

改宗者渴望被承认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向费迪南德的宗教裁判所发起强烈的抗议。当时，公开的火刑仪式已经在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等地举行，而有关裁判官凶狠残忍、草菅人命的消息也四处传播。1484年4月14日，特丘马德委任的宗教审判官走马上任，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改宗者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然而，阿拉贡的改宗者有钱有势，彼此互相照应，断然不甘心束手就擒。这是在萨拉格萨，阿拉贡的首都，他们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萨拉格萨的审判官是佩德罗·阿布斯。他知道自己性命堪忧，总是在法衣下面穿着盔甲。可是，四名声名显赫的改宗者（包括皇室的管家和财政大臣）雇佣了杀手，于1485年9月15日夜，趁阿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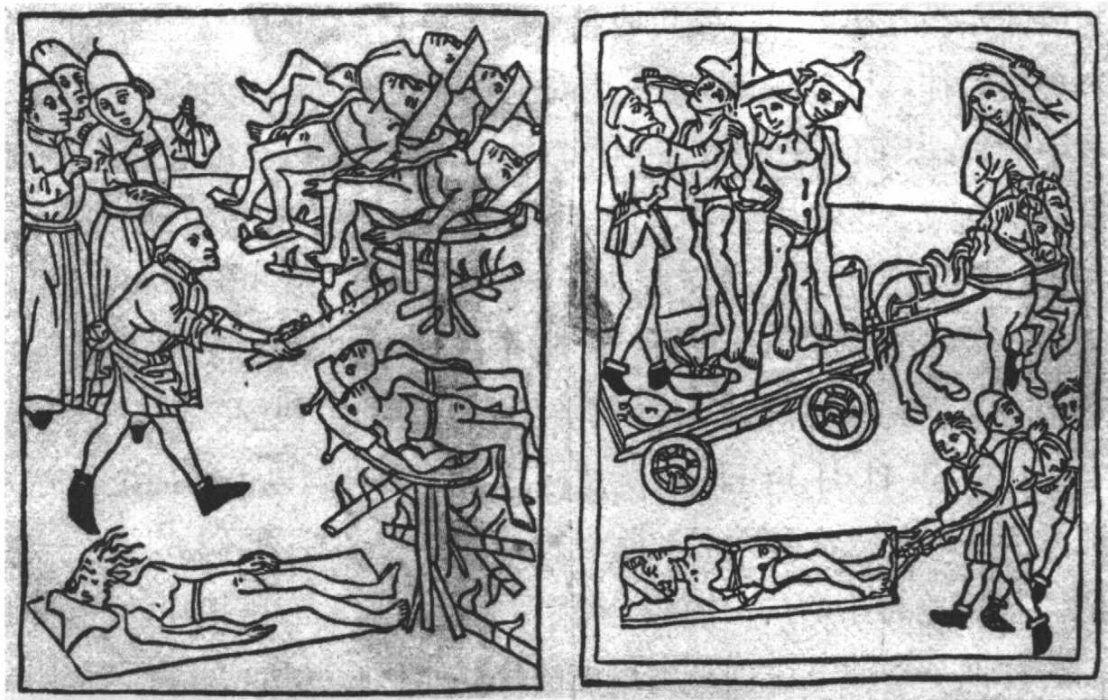
斯在大教堂的圣坛前跪地祈祷之际将其刺死。凶手的身份后来被查明，萨拉格萨和阿拉贡的形势急转直下。

阿布斯被宣布为圣徒，一群群的暴徒在街上到处游荡，寻找改宗者。有一个参与密谋的人双手被砍掉并被钉在皇宫的大门上，然后他被拉到集市上斩首并被碎尸，他的残肢被悬挂在街道两旁。另外一个密谋者则在他住的房间里吞下碎玻璃自杀了。他的尸体也被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置。

数百人被逮捕并被关进古老的摩尔人的城堡。一间囚室中关押着多达四十名囚犯，根本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有二百人被烧死，大批阿拉贡的改宗者落入宗教裁判所的手中。这次报复性的暗杀变成了一次集体自杀行动，此后一百年间裁判所的反对者都销声匿迹了。

1488年，巴塞罗那建立了宗教裁判所。此年，马洛卡岛也被纳

这幅图展现的是宗教裁判所正在对被指控为异教徒和巫师的犹太人进行折磨和实施火刑。特丘马德采取折磨和杀害犹太人的政策，并且劝说国王和女王将幸存的犹太人驱逐。到1492年，他已经看到了犹太教在西班牙的灭绝。（贝特曼/科比斯）



入裁判所的势力范围。许多人逃到了国外，特别是法国的南部。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路可逃。因为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把他们遣送回去。成百上千的人遭到遣返，等待他们的是特丘马德的魔爪。

自设立之日起，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对犹太教的财富怀有觊觎之心，但是这些财产对他们而言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宗教裁判所的职责是惩处异端，也就是那些违背正统信仰的基督徒，他们对于其他宗教无权过问。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他们的控制之外。不过这种局面没有延续多久。

1490年，特丘马德开始认识到对天主教会的纯洁性的最大威胁来自犹太人。于是，宗教裁判所开始发起反犹宣传运动。种种荒诞不经的指控一再被重复，直到后来人人都信以为真。在设法挑起一般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后，裁判所又请求王室采取必要的步骤。开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还不同意，他们需要犹太人的金钱资助，重新夺取格林纳达。这是摩尔人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在整个西班牙归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以前，是不能驱赶犹太人的。然而，随着格林纳达于1492年从摩尔人手中夺回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宗教狂热就一发不可收拾。战争胜利后，似乎没有理由再宽容犹太教徒。以前，宗教裁判所对他们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是教会中的异端，而是教会以外的异教徒，因此天主教会的法庭对他们没有审判权，这种局面多少有些讽刺意味。改宗者被迫领受洗礼，却因为暗中追随犹太教义而被活活烧死。可是那些没有改变信仰的犹太人却毫发未损。此外，裁判所还认为由于犹太教的存在，改宗者势必受到侵蚀，特丘马德需要的仅仅是除掉他们的借口。

1491年11月14日，也就是格林纳达被攻陷以前两周，阿维拉地方的五名犹太人和六名改宗者被送上了火刑柱，他们被控将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儿童在十字架上钉死，并且将他的心脏挖出。据说他们这样做是想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仪式制伏裁判所，并使所有基督

徒口出狂言疯癫而死。宗教裁判所将此事在每个西班牙城镇大肆渲染,使得反犹狂热达到了顶点。特丘马德并将此事通报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作为犹太人和改宗者之间狼狈为奸的证据。

亚布拉汉·西格诺是一个犹太大臣。他是国王和王后的媒人,他向他们求情。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在是否驱逐犹太人的问题上感到犹豫。西格诺付给他们一大笔黄金,以换取允许犹太人继续留在西班牙。特丘马德闻知此事,闯入宫中,将三十块银币扔给国王和女王,提醒他们犹太就是为了这笔钱而出卖了基督,他们现在又一次出卖了他。

1492年3月30日,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在格林纳达签署命令,放逐二十万忠诚的西班牙犹太人,这些人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这个国家。四个月,最后一批犹太人被驱逐。特丘马德一生中最伟大的理想实现了。改宗者现在已经孤立无援,宗教裁判所的任务大大简化了。在未改宗的犹太人和改宗的犹太人之间有了清楚的界限。前者已被放逐,剩下的任务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只需迫使后者屈服就行了。

六年以后,特丘马德在一派圣洁的气氛中安详地死在阿维拉修道院。他要对成千上万人的死负责,他将犹太人赶出西班牙,正如450年后希特勒在全欧洲所做的那样,他的大裁判官一职由学识渊博的迭戈·迪亚兹继任。1504年伊莎贝拉去世,裁判所失去了王室的支持,但依然残存了300年。1824年,一名来自鲁沙的学校教师被活活烧死,他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最后一名牺牲者。宗教裁判所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改名为圣会。它依然有权迫使对教义有不同理解的天主教徒保持沉默或将他们逐出教会。

擅
长
刺
刑

的

罗马尼亚魔鬼王子



弗莱德

迷恋刺刑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使用各种刺刑百般折磨他人……

弗莱德

——擅长刺刑的罗马尼亚魔鬼王子

迷恋刺刑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使用各种刺刑百般折磨他人……

吸血鬼这个形象来源于15世纪时罗马尼亚瓦拉几亚公国的国王弗莱德五世。他绰号刺刑者，因为他喜欢用刺刑的办法将侵入他国家的土耳其人慢慢折磨而死，并且在晚餐时喝他们的鲜血。德拉库拉这个名字从他父亲而来，他父亲名叫弗莱德·德拉库尔。他的城堡位于布加勒斯特以北的巴尔喀阡山上。

——彼得·科新《吸血鬼故事之序言》1992

在古代的瓦拉几亚王国，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有一个人因为发明种种酷刑及杀人方法而声名远播，他就是瓦拉几亚王子弗莱德·特普斯·德拉库拉。他一生中三次夺得瓦拉几亚的王位，又三次失去它。在他为期七年的血腥统治期间，他给本国国民乃至外国人带来了恐怖。他极度渴望别人的忠诚，最后变得性情残忍多疑。死在他手上的人多达十万之众。弗莱德·特普斯·德拉库拉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吸血鬼。

1290年，特兰西瓦尼亚人拉杜·内格鲁创建了瓦拉几亚。瓦拉几亚一直处于匈牙利的统治之下，直到1330年才获得独立。该国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巴萨拉(1310—1352)，他是擅长刺刑的弗莱德的

一位先人。弗莱德的祖父米夏亚亲王在 1386—1418 年间统治瓦拉几亚,正是在他统治期间,瓦拉几亚被迫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贡。他们的家族一直统治着瓦拉几亚,但是却是土耳其的附属国。瓦拉几亚一直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威胁,内部受到腐败的博雅尔贵族(古老的俄罗斯贵族的一支)的腐蚀。

弗莱德的父亲德拉库尔在匈牙利和德国受教育,并且做过匈牙利国王西斯蒙德的侍从。1410 年,西斯蒙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斯蒙德创建了一个秘密的骑士团,名叫龙骑兵团。德拉库尔应邀参加了这个兄弟会。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及宗教组织,其目标是保护基督教会免遭异端的侵犯,并组织对土耳其人的讨伐。当时,土耳其人蹂躏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西斯蒙德后来任命德拉库尔为特兰西瓦尼亚的军事长官,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年。1431 年,弗莱德在军事要塞西斯索拉出生,他是弗莱德·德拉库尔和摩尔达维亚公主涅亚的次子。他有一兄一弟,哥哥叫米克雅,弟弟叫拉杜。

弗莱德从小就对死亡很着迷。他把他的空闲时间大都花在观看处死犯人上面。刑场就设在首都底格威斯特他父亲的宫廷里。五岁的时候,弗莱德就学会了打仗,他可以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飞奔。他还擅长射箭,弓法娴熟。他参加了龙骑兵团。人们都叫他德拉库拉,意思是德拉库尔的儿子。

弗莱德的父亲在军事长官的职位上干了一段时间,不甘心久居人下。他纠集了一些支持者,从丹斯蒂国王亚历山德鲁一世手中夺取了瓦拉几亚的王位。1437 年,弗莱德·德拉库尔杀死了亚历山德鲁,成为弗莱德二世。

德拉库尔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他发现形势朝着有利于雄心勃勃的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方向发展。土耳其人刚刚摧毁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且给予希腊人以致命一击。德拉库尔于是与苏丹结盟。

尽管德拉库尔做出背信弃义的行为，瓦拉几亚人仍然对他的统治感到满意，因为这总比被土耳其人统治要好。德拉库尔试图阻止土耳其人的某些过分野蛮的行为，尤其是土耳其人所热衷的掳掠奴隶的行为，这让苏丹起了疑心。他诱使德拉库尔与他发生冲突。德拉库尔带着弗莱德以及幼子拉杜渡过多瑙河准备进攻苏丹，结果反而中了埋伏。德拉库尔被俘，土耳其人将他捆上铁链，带到苏丹面前。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和王位，德拉库尔发誓效忠穆罕默德二世，还留下弗莱德和拉杜作为人质。弗莱德生活在土耳其人的监管之下，直到1448年才被释放。拉杜则留在了那里，为穆罕默德二世效力。拉杜生性懦弱，很容易受到土耳其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这段充当人质的危险岁月中，弗莱德的表现与其弟弟相比则是截然不同。从他在土耳其充当人质的那一刻起，他就把人性看得很卑微，对他来说生命如同草芥，如果他父亲背叛苏丹，那么他就性命难保。他还认识到治理国家不必讲道义，政治活动是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他不必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学到这些道理。

土耳其人教会弗莱德他们的语言，也让他了解了闺房之乐，他们对他的监管并不严格。弗莱德渐渐有了名气，因为他言而无信、生性狡猾、不服管教，而且性格凶残。他的卫兵都对他望而生畏。他对刺刑十分着迷，并以之作为心理战的武器。他还了解了火药及火炮在战争中的用途，并且日后成为在战斗中使用火药的提倡者。

他还形成了另外两个性格特征：他十分多疑——他再也不相信土耳其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也尝到了报复的滋味，弗莱德绝不会宽恕或忘记曾经冒犯他的人。

1447年12月，德拉库尔去世。他的死是因为他机关算尽，反倒害了自己。指挥刺杀他的是匈牙利人的领袖约翰·亨亚迪。他对德拉库尔与土耳其人结盟感到很愤怒。德拉库尔的长子被他的政敌用烧红的烙铁烫瞎了眼睛，并在底格里斯特被活埋。德拉库尔是在

巴特尼的一片沼泽被人刺杀的，那里距离一处古代修道院不远。亲人遇害显然对弗莱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发誓要复仇。

因为德拉库尔和米克雅已死，而弗莱德和拉杜远在土耳其，亨亚迪因此得以扶植丹斯蒂部落的一个成员当上瓦拉几亚的国王，此人就是弗拉蒂斯拉夫二世。可是，土耳其人不愿意让一个匈牙利傀儡统治瓦拉几亚。于是在1448年释放了弗莱德，他们认为弗莱德已经最终被土耳其人调教过来。在土耳其骑兵的帮助下，弗莱德带领一支由帕沙·穆斯塔法哈桑借给他的军队，开始着手夺取瓦拉几亚的王位，那一年他十七岁。

弗莱德策动的政变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亨亚迪采取行动，迫使弗莱德再次逃走，并且把弗拉蒂斯拉夫二世重新扶上王位。弗莱德一方面担心暗杀他父亲的人会来刺杀他，另一方面也不愿回到曾经囚禁过他的土耳其人那里，于是逃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最北部的公国，在那里他的表兄弟和朋友斯蒂芬继承了王位。

弗莱德·德拉库拉，瓦拉几亚国王，这是他二十五岁时的肖像。弗莱德是一个残暴的军阀，他擅长设计种种新式的刑法，因而获得刺刑者弗莱德的绰号。和许多极端残忍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以宗教的虔诚拯救自己的灵魂。（赫顿档案）

弗莱德在摩尔达维亚一直住到1451年10月，然后去了特兰西瓦尼亚，听凭亨亚迪发落——这纯粹是碰运气，但是他抓住了最好的时机。弗拉蒂斯拉夫二世刚刚改变立场，向土耳其人表示效忠。亨亚迪后悔



让他登上王位，并且四处物色替代他的人选。由此，弗莱德正式成为了瓦拉几亚王位的继承者，亨亚迪把他介绍给在匈牙利的哈布斯堡国王。弗莱德帮助亨亚迪对抗土耳其人，并且提供了很多对抗土耳其人的好战术。

1456年，哈雷彗星出现在天空——“半边天被两个金色的尾巴遮住，一支朝东，一支朝西，在天空中呈现波浪形的火焰”。在15世纪，迷信的人们把哈雷彗星看做是自然灾害、鼠疫和侵略即将到来的不祥之兆。他们这次对了。不久臭名昭著的弗莱德二世德拉库拉开始了他血腥的统治。

在他二十五岁这年，弗莱德让人为自己画了一张画像。他身着金色锦缎的黑貂皮大衣，头上戴着镶着珠宝的艳丽的红丝帽。他面色发黄，双目放光，炯炯有神。周围的背景是深黑色，他那双浓密的黑眉毛使得他的眼睛看得更加凶狠。弗莱德对自己的时髦的胡子很满意，小心翼翼地把手指的末端卷起来。他并不高，但是很强壮。他长着鹰钩鼻子，鼻孔朝上，表情冷漠而威严。

弗莱德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在瓦拉几亚的统治。他决心要反对外来侵略，此外他还要削弱博雅尔贵族的势力，这些贵族通常支持傀儡政权以及维护他们利益的君主。弗莱德认为，博雅尔贵族的这种政策不利于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弗莱德还要时刻提防那些打算抢夺王位的人。因此，他一当权，就重建堡垒，加固城墙，加高瞭望塔并修筑地下通道。当他做好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之后，他转而开始确立在国民中的威慑力量。他开始运用年轻时从土耳其学到的方法——刺刑。在他手中，刺刑成为一种艺术，一种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能够给弗莱德带来快感。他通常把囚犯的两条腿分开，各绑在一匹马的马腿上，然后用一支六至八英尺长、直径约六英寸的尖木棍慢慢竖直穿入身体。木棍的顶端涂满了油，顶端不能太细，否则囚犯会因为受到惊吓而过早死去。木棍通常从屁股穿入，从嘴

里穿出，但是有时会直接从胸部或胃部穿出。有时，人会被倒着挂起来，用刺死婴儿父母的木棍刺死婴儿。然后将木棍倒着竖起来，戳在地上——木棍越长，囚犯的地位越高。一个贵族，因为与弗莱德在一堆尸体旁进餐时捂了一下鼻子，被用一根超长的木棍刺穿。这些木棍有时还被雕刻得十分精美，漆上颜色。弗莱德把被施了刺刑的尸体竖在城郊以警告外敌不要入侵。有时囚犯要数天才会死去，腐臭的味道蔓延在空气中。

弗莱德还实验其他形式的折磨方法。他在一个大水盆上盖上木板，木板上有一个洞，刚好可以让囚犯的头伸出来。犯人被放到盆里后，他往盆中灌满水，然后在盆子下面点火加热。囚犯活活被沸水烫死，同时发出的惨叫声，对弗莱德来说，感到十分快意。

1460年，在圣巴塞洛缪日的早上，弗莱德穿过森林，来到阿幕拉斯村。他怀疑村里的居民背叛他，正在准备起义。他将村中所有的

这张照片摄于1923年。照片里高大而阴森的布兰城堡就是弗莱德的家，此城堡建于14世纪。人们很难想像为什么弗莱德及其城堡给布拉姆·斯托克尔以灵感。他写了《德拉库拉》一书，该书于1897年出版以来，从此有关吸血鬼的故事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霍普/科比斯）



瓦拉几亚人不论男女，全部用箭和马刀砍死。据说有三万人在此丧生。村里的牧师和有影响的人被带回首都，用刺刑刺死。随后，整个村子被付之一炬。

弗莱德还决心铲除那些掌握着经济命脉的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撒克逊商人。这些商人不仅偷逃税款，而且还支持那些妄图取代弗莱德的人。因此，当布拉索夫当地的商人不顾屡次警告，仍然拒绝纳税时，弗莱德对镇子发起了进攻。他放火烧了整个城郊，无数人在缔姆帕山上被执行了刺刑。在布拉索夫一地，被弗莱德施以刺刑杀害的人比瓦拉几亚公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死者的尸体在阳光下慢慢腐烂，或者被卡帕契亚的秃鹫撕碎分食。1499年，纽伦堡出版的阴森恐怖的版画将这个场面永远记录下来。这幅画描绘了弗莱德在吃饭，周围满是身受刺刑、奄奄待毙的人。他的党羽就在他的餐桌旁肢解这些人的身体。类似的木雕画遍及整个欧洲。当时，印刷术刚刚发明，主要的印刷品是宗教题材的书籍。最早的世俗题材的书籍就是关于弗莱德及其刺刑的。这些恐怖的故事大多具有某种道德说教的成分。尽管这些记载有些歪曲，但是书中的历史、地理上的细节又出奇得准确，使学者们不得不相信其中的大多数记载是属实的。

特格维斯特城是瓦拉几亚的首府。这里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所在，也是全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皇宫富丽堂皇，周围是博雅尔贵族的拜占庭式的居所。在那里，那些上层社会的贵族都热衷于模仿君士坦丁堡的贵族礼节。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首都。无政府状况十分猖獗。政治谋杀是家常便饭。皇位不断更迭。弗莱德的刺刑方法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现在他首要报复的目标就是那些特格维斯特的贵族。弗莱德把他父亲和哥哥米克雅的死归咎于他们。1457年的春天，他邀请那些富裕的地主和他们的家眷，五个主教，国内外著名修道院的修道士和大主教到皇宫参加复活节的盛

宴。

当弗莱德看到那些贵族们狡猾不诚实的表情，他问他们经历过多少次王位的更迭了，即使最年轻的贵族也承认已经至少经历过七次了。王位的头衔好像变得无足轻重。弗莱德听到这里，疯狂地大喊起来，将瓦拉几亚王位的不断更迭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阴谋。他的眼里充满了怒火，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标志，命令下达了。数分钟内，效忠于他的侍卫就包围了整个大厅。大约五百名贵族和他们的妻子、随从被带到宫殿附近的广场实施刺刑，并被弃尸于城外，任由鸟雀来啄食。余下的贵族则被迫表态：弗莱德要求他们绝对效忠自己。如不服从，就将被视为与弗莱德为敌。

弗莱德还没收了那些牺牲者的财产，将其分给自己的支持者。他创立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绝对忠实于他。

当时，弗莱德越来越关心他的全部臣民为公共福利工作和奉献的热情程度。他注意到游民、乞丐和残疾人越来越多。他于是发布一道命令，邀请瓦拉几亚全国所有的穷人和病人来首府参加盛大的宴会，宣称在他的国土上不能够有人挨饿。当这些穷人和残疾人到来后，他们被引到一间大厅中，里面摆满了丰盛的食物。

国王的客人们大吃大喝，一直闹到深夜，这时弗莱德本人出现了。“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你们想不想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国王问道。当这些人回答说想的时候，弗莱德将大厅用木板封起来，并从外面放火，所有的人都被烧死。弗莱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宣称这样做可以使他们不致成为别人的负担。

弗莱德又推行严厉的道德准则。小偷、说谎者、通奸者甚至儿童都被施以刺刑。他杀死欺骗顾客的商人以及偷情的妇女。有一个外地来的商人曾经将钱放在户外一整夜，他觉得既然弗莱德实行如此严厉的政策，这些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这些钱币被人偷窃了。他于是向弗莱德抱怨，弗莱德立即下令被偷去的

钱应马上归还，否则整个城市将被毁灭。当天晚上，弗莱德偷偷地将丢失的钱送还到商人处，并额外加上了一枚钱币。第二天早上，商人发现了那些钱，并且点了数目。他于是告诉弗莱德失去的钱已经被送回来，并且提到多送来了一枚钱币。弗莱德回答说小偷已被抓住，并且将被施以刺刑。他还加了一句，如果商人闭口不提额外增加的那枚钱币，他也会被刺刑处死。

慑于弗莱德的威严，瓦拉几亚极少发生犯罪现象。为显示他的绝对权力，他将一个金杯放在公共广场上，任何人都可以拿它喝水，但是谁也不许拿走它。在他统治期间，这个杯子一直放在广场上。

弗莱德还喜欢依据罪行的性质而施以惩罚。苏丹派来的使节在进见他的时候，拒绝解下所戴的头巾，弗莱德将此举视为粗鲁无理，于是命令卫兵抓住这些使节，用钉子将他们的帽子钉在头上，以此作为冒犯他的尊严的惩罚。

弗莱德对他人的侮辱反应激烈。但是，对于别人的奉承则十分受用。一次，匈牙利国王马提亚派一位信使来见弗莱德，不知信使带来了什么消息使得弗莱德勃然大怒。弗莱德邀请信使和他一同进餐，吃饭前他问这名信使是否清楚为什么要请他吃饭，这信使看到国王身边站着两名士兵，联想起弗莱德的坏名声，猜想自己可能会被马上刺死，他迅速地转了转脑筋，回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位明智而伟大的君主，不管你下什么命令，即便是处死我，这个命令也会被执行。”弗莱德示意士兵离开，并告诉信使说他的回答救了自己一命。

不过，弗莱德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面是拷打者和审判官，他有意将恐怖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他性格的另一面，则是虔诚的教徒。通过虔诚来使他的良知得到解脱。他的身边围绕着教士、修士、主教和告诫者。他们当中既有罗马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他在修道院里沉思默想，修身养性。他献身于教堂，领受圣餐并准备以基

督徒的方式被安葬。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宗教中去。

弗莱德认为善举，特别是修建修道院、大量捐款和在死时举行适当的仪式有助于减轻罪孽。他的家人共修建了四十多座修道院，弗莱德又修建了五座。与所有中世纪虔诚的教徒一样，弗莱德最关心的就是死后灵魂的拯救。他特别担心那些死在他手上的受害者，因此都将他们以基督教葬礼的方式埋葬。

我们对于弗莱德的爱情生活所知甚少。他的第一位妻子是特兰斯瓦尼亚的一位平民。1448年，两人坠入爱河。但是他们的婚姻显然并不幸福。爱上弗莱德是件危险的事情。一旦他的情妇被发现对他不忠，她就会被施以刺刑，并被割去所有的性器官。他的最后一位妻子从皮纳里城堡的城墙上跳下自杀，以免被土耳其人俘虏。

巴尔干各国由于分歧而四分五裂，缺乏团结统一的领导，这也间接成就了土耳其人的霸业并导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沦陷。三年后，弗莱德再次即位，成为瓦拉几亚的国王。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教皇庇护二世于1458年号召所有的基督徒拿起十字架，反抗土耳其人。弗莱德是惟一个立即响应教皇号召的人，他勇敢的举动得到人们的赞赏——他的残酷刑罚固然令人反感，但是人们敬佩他为基督教而战的决心。

弗莱德仅在他当权的前三年向土耳其人纳贡。此后，他不仅不进贡，而且再也不去拜见苏丹。土耳其转而要求他进贡幼童——为他们的军队进贡500名男童。招募新兵的土耳其官员不时侵入瓦拉几亚，掠夺食物并强征壮丁。弗莱德则派遣军队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任何被俘虏的土耳其人都要被执行刺刑。

这样互相侵犯领土的行为更加恶化了土耳其与瓦拉几亚的关系。从朱尔朱直到黑海，掠夺和抢劫之风盛行。但是苏丹成功地保住了多瑙河罗马尼亚一侧的许多要塞和城堡。弗莱德的弟弟英俊的拉杜自1447年起就一直住在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怂恿下，

他认为自己也是瓦拉几亚皇位的继承人。这使局势越发复杂了。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要求弗莱德会见他的使者伊沙克·帕夏，但是弗莱德深深铭记他的父亲是如何被欺骗的，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深知，一旦他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的敌人就会趁机夺权。双方没有谈判的余地，土耳其人于是计划对弗莱德进行伏击。反正弗莱德不会来君士坦丁堡，因此土耳其人下令，不管是死是活，务必要捉到弗莱德。但是弗莱德比他的对手更加狡猾。他逮捕了土耳其派来的使节，诱使土耳其人打开朱尔朱的城门。进城之后，弗莱德下令火烧全城。弗莱德随后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他记录下死亡的人数：“我杀了居住在奥布鲁茨与诺沃瑟罗的男女老少。我们总共杀害了二万三千八百四十四个土耳其人与保加利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烧死在屋里以及没有被我们砍下脑袋的人。我和苏丹之间已无和平可言！”

弗莱德的部队长驱直入，到黑海岸边才停下来。此时，土耳其大军乘坐大型驳船，已经横跨波斯普鲁斯海峡，全面入侵瓦拉几亚。由于侧面缺乏防御，弗莱德被迫放弃进攻。

与此同时，从热那亚到巴黎，教堂的钟声响彻了整个中西欧，庆祝弗莱德给十字军东征赋予了新的生命。他的勇敢进取给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等地遭受奴役的人们自由的希望。君士坦丁堡全城笼罩在恐慌之中，一些害怕弗莱德的土耳其领导人已经开始准备逃往小亚细亚。

穆罕默德决定在 1462 年春发起对弗莱德的进攻，弗莱德使他别无选择。逃脱针对自己的行刺计划并且藐视苏丹是一回事，向苏丹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渗透自由的希望则是另外一回事。穆罕默德决心把瓦拉几亚变成土耳其的一个省，并召集了自入侵君士坦丁堡以来最大规模的土耳其军队。

弗莱德当时只有三万零九百人，因此放弃了多瑙河的驻地向北

撤离。他想诱敌深入，让他们进入他的领地。依据罗马尼亚人的传统，森林和大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瓦拉几亚人，使这个帝国延续至今。

当瓦拉几亚的军队弃他们的国土而去时，弗莱德使用了焦土战略，在入侵敌军的必经之路制造出大片不毛之地。他的军队放火烧掉城市，把它们变成一座座空城，减少当地的人口。贵族们、农民和城镇居民要么在山上找到暂避之所，要么随大军一同撤退。弗莱德还命令烧掉所有的粮食，向井水中投毒，把所有不能被赶上山的牛群和其他家畜统统宰杀。他还命令挖掘许多大坑，用树枝和树叶遮挡，做成一个个陷阱以对付土耳其人的马匹和骆驼。他甚至命令建筑小的水坝，分流走小河里的水流，使之成为一片片沼泽地，这样土耳其的大炮就会因为陷入沼泽地而无法前进。

在烧焦的土地上行进，穆斯林的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他们用盾牌烤肉。1462年的夏天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之一，但是弗莱德知道，这个焦土政策要想真正起作用，必须除掉苏丹。他开始进行策划。

一天晚上，穆罕默德刚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突然四下传来了一阵猫头鹰的叫声，这是弗莱德发起进攻的信号。起初，土耳其军队十分恐慌，但他们很快集结并聚集在苏丹的帐篷周围。在随后的战斗中，弗莱德杀死了成千的土耳其人，杀伤无数，处处充满着破坏、混乱和恐惧。但是他同时也失去了数百名英勇的将士。此次袭击失败了，苏丹穆罕默德逃过了这一劫，通往特格维斯特城的大路也被打开。

当土耳其人最终攻陷特格维斯特城时，他们发现城内一派荒凉的景象。没有人、牲畜，也没有食物和水。家家的房门都是大开着，整个城市被浓烟所笼罩。穆罕默德决心继续搜索令人捉摸不透的弗莱德。

在不远的北方，苏丹看到了更加荒凉的景象。在一条长达一英里的狭窄的山谷里，刺刑柱密密麻麻，如同一片树林，尸体的总数大约有两万具之多。苏丹看到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残肢，鸟雀在这些尸体的头颅和肋骨内筑巢，并且以人肉为食。在成堆的尸体中，穆罕默德看到了去年冬天被弗莱德俘虏去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还看到了在一个高高的长矛上穿着那两个曾在战前去诱捕弗莱德的刺客。

穆罕默德下令军队撤离，转而东进，向舰队的基地进发。但是，在离开之前，他正式任命拉杜为总司令，并命令他击败弗莱德，成为瓦拉几亚的国王。一支土耳其分遣队被留下来支援拉杜，而新的总司令则需要依靠当地的支持。贵族们意识到土耳其更强大，于是放弃弗莱德。拉杜追捕自己的哥哥，一直追到波意纳里的城堡。

土耳其人最终占领了城堡，弗莱德被迫从一个秘密的通道逃跑。此时，另一个不幸的事情降临到他的头上。带着弗莱德刚刚出生的儿子的随从把孩子弄丢了，追捕的土耳其军队紧紧相逼，回去寻找孩子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弗莱德不得不丢下孩子。一天之内，弗莱德同时失去了皇位和家庭。弗莱德和他的随从们骑马从树林中逃离。

弗莱德前往匈牙利向马提亚国王求救，但是他恶贯满盈，最终招致报应。在布来索夫居住着大批德国商人，他们多年前曾遭受到弗莱德的迫害。他们首先去了匈牙利朝廷，告诉马提亚国王弗莱德是土耳其的同盟，他是作为奸细来找国王的。弗莱德一到就被关进了监狱。

但是，马提亚感到事情十分棘手。弗莱德当时在欧洲的影响很大，马提亚必须找到一个借口逮捕弗莱德。他命人伪造了许多信件，声称弗莱德已经归顺了苏丹，这些信件的伪造者，很可能就是那些撰写恐怖传奇的德意志撒克逊人。这是宣传工具发挥作用的最早

例子。

马提亚现在已经找到了合理的借口放弃战事，中断与弗莱德的联盟。这样还可以把教皇的补贴用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马提亚与苏丹穆罕默德签订了秘密协定，同意承认拉杜为瓦拉几亚国王。没有进行正式的审判，弗莱德就被长期监禁起来。但是运气总是在弗莱德一边。马提亚国王的妹妹艾奥娜看上了他，她用自己的影响力让马提亚释放了弗莱德。结果，艾奥娜和弗莱德结了婚。四年后，弗莱德得到部分赦免。他被要求待在城里，但是得到了一间大房子。没有了折磨的对象，他就开始对那些老鼠和鸟实施刺刑以取乐。

弗莱德在随后的十二年中一直密谋再次获得王位，并且获得了关押他的马提亚国王的信任。他与国王的姻亲关系重新恢复了他的地位。弗莱德被封为上尉，国王派他领兵讨伐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在瓦拉几亚没有停留很久。弗莱德火烧了特格维斯特全城。不久，土耳其的军队爆发了鼠疫，他们被迫撤兵，留下了拉杜。拉杜作为土耳其的傀儡统治着瓦拉几亚，弗莱德则耐心等待时机到来。最终，在1473年，拉杜被打败。他的继任者是巴萨拉博三世，但是匈牙利人认为他完全不胜任。

1475年，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弗莱德签订了正式的条约，弗莱德第三次登上了王位，这也是最后一次。弗莱德树敌太多，当他的盟友离开瓦拉几亚的时候，他就变得不堪一击了。他没有将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带在身边一同返回瓦拉几亚，他显然知道身边有多危险。现在他能够信任的人只有身边的两百名士兵。

1476年12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弗莱西亚森林里的斯纳格瓦修道院一带，弗莱德率兵攻打土耳其人。弗莱德一时高兴，登上附近的小山，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士兵屠杀土耳其军队的场面。由于远离了大部队，弗莱德被一支长矛刺中。他使出惊人的力气奋起自卫，杀死了五名刺客，但是终于难逃厄运。他最终被杀死，头颅被

带到君士坦丁堡，高高地挂在木桩上面示众，让人们看到刺刑专家最终也死于刺刑。

弗莱德的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他的长子名叫米尔尼亚，是弗莱德和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妇女所生。他最终在 1508 年继承了瓦拉几亚的王位。在他短暂的为期一年的统治中，他向世人表明他和他臭名昭著的父亲一样是个暴君。他割掉政治敌手的鼻子和舌头，因此获得坏脾气米尔尼亚的绰号。1510 年，他在锡比乌一间教堂的台阶上被人刺死。

弗莱德一生中待在监狱里的时间远远长于他在位的时间。他的经历证明了一点：生命是不安全的和廉价的。他的父亲被暗杀，他的哥哥被活埋，其他亲戚要么被杀害，要么受折磨。他的第一个妻子自杀了，国民都密谋反叛他，他的表兄弟和一个与他结拜的朋友都背叛了他；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一直在追杀他。回顾弗莱德的一生，他被监禁的生活和他早年所经历的混战表明：恐怖最终招致恐怖。

印
加
人

的
暴虐征服者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

由普通的农民变为
一位成功的征服者，
这都要归功于他对
印加人的惨无人道的
屠杀……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

——印加人的暴虐征服者

由普通的农民变为一位成功的征服者，这都要归功于他对印加人的惨无人道的屠杀……

有一天他(阿塔瓦尔帕)对皮扎罗说，如果后者能把他从他们所在的房间释放出去，他愿意把整个房间的地板铺上黄金。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微笑，而皮扎罗并没有反应，于是这个印加人重新强调他“不但愿意将地板铺上黄金，甚至愿意用黄金装满整个房间，装到皮扎罗够不着的地方为止”。

——威廉·H·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印加文明初探 1847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农民，是历史上装备最差的征服者之一。然而，他以基督的名义摧毁了强大的印加帝国，并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皮扎罗还建立了秘鲁的利马，从而为西班牙文化统治南美开辟了道路。

1493年，为了避免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争夺在新世界的成果而爆发战争，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就以一条想像中的“分界线”，将当时还未知的这片领土一分为二，线东边的领土，即亚速尔(群岛)及佛得角以西的一片南北走向的、几百英里的土地归葡萄牙，而分界线以西的领土则归西班牙。将近四十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皮扎罗来到秘鲁，代表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和天主教会管理这个非基督

教的印加王国。

皮扎罗大约出生于1476年，是刚佐拉·皮扎罗和弗朗西斯卡·冈萨雷斯的私生子。他父亲是西班牙的陆军上尉，曾经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关于皮扎罗的幼年生活，几乎没有可靠的依据保留下来。据猜测，他可能是被遗弃在特鲁希略圣玛丽亚教堂台阶上的私生子。甚至还有传说称他是被一头母牛喂养大的。皮扎罗小的时候以放猪为生，除了受到艰苦成长经历的磨炼之外，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因此很有可能他一生之中都不会读书写字。

弗朗西斯科是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这个地区诞生了数量惊人的一批人，他们去新世界寻找财富，为西班牙争光。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心中怀着对黄金的无穷无尽的渴望和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阿兹特克人的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也出生在附近一个小镇上，比皮扎罗晚将近十年。埃斯特雷马杜拉宽广无边的苍穹，使他们产生了远行的渴望。家乡的贫穷加上不断传来远方海岸有惊人发现的消息，使得这种诱惑更加难以抗拒。

1509年，皮扎罗加入了命运多舛的奥荷达的远征队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巴拿马地峡开拓殖民地。对于没有经验的皮扎罗来说，这将是一段灾难性的时期。他被留在那里，负责在圣塞巴斯蒂安开辟定居点，为此，他忍饥挨饿，还得防范疾病以及满怀敌意的原住民频频射来的毒箭。最后，定居点范围越缩越小，直至皮扎罗无可奈何地逃亡。仅有两艘双桅帆船，皮扎罗还是设法将六十名幸存者塞到船上。不久，其中一艘沉没。没办法，皮扎罗只好让那些人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自己驶向了卡塔赫纳。奥荷达的遭遇更惨。他的领航员胡安·德拉科萨因中毒箭身亡，他不得不将船搁浅，徒步在丛林和沼泽地中穿行了四百英里，来到刚刚建立起来的圣多明戈殖民地。这支从西班牙出发的一千二百五十人的远征队伍中，只有二百人活了下来。奥荷达不在其中，他死时身无分文。

幸运之神比较垂青皮扎罗。到达卡塔赫纳后，他碰到了恩西斯科——奥荷达的一位生意伙伴，后者带来了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救济队伍。他们驶向乌拉巴，但恩西斯科的船撞上了一个沙洲。整个远征队伍的控制权本该落到皮扎罗身上，但冒险家瓦·努涅斯·巴尔博亚的出现，使得皮扎罗失去了这次机会。

皮扎罗加入了巴尔博亚的队伍，开始穿越巴拿马虫鼠滋生的丛林。1513年9月29日，他们到达太平洋海域。这是人类首次成功穿过巴拿马地峡，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马尔·德苏尔边缘，皮扎罗第一次听到有关南面有一片神奇的黄金之地的故事，看到从未见过的奇异生物。

“秘鲁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扎罗身披盔甲的雕版画像。他摧毁了强大的印加帝国，为西班牙增添了数不尽的财富。然而，和许多凭借武力为生的人一样，他最终死于武力。（贝特曼/科比斯）



巴尔博亚发现新海洋的消息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轰动，人们更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一条通往富饶的“香料之岛”的路线。但随着巴拿马新的执政官佩德拉利亚斯·达维拉的到来，巴尔博亚纯粹的探险梦想也很快破灭了。佩德拉利亚斯凭借与宫廷的关系而被任命为巴拿马的长官。他与巴尔博亚一见面就互相憎恶，这个小地方实在不能同时容下他们两个人。几个月不到，佩德拉利亚斯派人以阴谋罪逮捕了巴尔博亚。逮捕的执行者是皮扎罗，他作为乌拉巴探险的领导者却未受到重视，现在终于报了仇。巴尔博亚最后被处决。

皮扎罗是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他立刻转而效忠佩德拉利亚斯，后者让他与太平洋沿岸一带的原住民进行交易。当巴拿马成为首

府后，他帮助佩德拉利亚斯征服了好战的弗拉瓜斯部落。1520年，他跟随埃斯皮诺萨的远征队伍来到卡西科·乌拉卡地区，即现在的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境内。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四十五岁之前虽然进行了无数次探险，但并无多少成果。他仅仅拥有一些贫瘠的土地和一群印第安人。有关赫尔南·科尔特斯探险成就的各种说法和帕斯奎尔·德·安达戈亚从巴拿马南部探险归来的消息，极大地激发了皮扎罗的热情。

安达戈亚之前，所有探险活动都集中在北方直到洪都拉斯一带。因为这些新到南美的探险者们几乎都不会航海，所以西部和北部地区比起南部海域来说更为安全，后者广阔无边，一直伸展到比地平线还遥远的地方，存在着种种未知的危险。而且南部气候恶劣，到达那里更加困难。由于太平洋上洪堡寒流的影响，在这些西班牙航海者面前既有风平浪静的海面，又会出现热带风暴和惊涛骇浪。西班牙人没有航海指导，他们是在不断尝试、犯错误和痛苦的经历之中成长起来的。

在巴拿马，皮扎罗与“发财狂”迭戈·德·阿尔玛格罗和西班牙传教士赫尔南多·德·卢克成了合作伙伴。他们计划建立一家公司，以征服巴拿马南面的领土。他们的计划似乎完全不能实现，因此巴拿马人称他们为“疯子公司”。但皮扎罗此时已经在印度群岛待了十三年了，他深知最大的成功只会属于最有胆量、最先行动的人。卢克既是一名校长又是该公司的财务员，为公司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得到执政官的同意后，他们便着手装备他们的两艘小船，为这次探险之旅做准备。

1524年11月14日，皮扎罗带着一百一十二个西班牙人、一些马匹和几个印第安奴仆，踏上了征程。驶入比拉河后，他决定改走陆路，行进在茂密的丛林和绵延的山脉环绕的沼泽地中。最终，皮扎罗认识到海上航行比走陆路好些，于是他们又回到了船上。他们

登船后风平浪静,但不久水和食物都消耗殆尽。面对船员越来越不友好的态度,皮扎罗决定同意让那些想回去的人在另一个船长蒙特内格罗的带领下回到巴拿马。

直到六个多月之后,蒙特内格罗才带着供给从巴拿马回来。此时皮扎罗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已经陷在 Puerto de la Hambre(饥饿之港)沼泽地里孤立无援,只好寻找一些岸边的贝类和海草以及那片恶臭阵阵的地里任何能获得的食物聊以充饥。但是他们并非一无所获。皮扎罗成功地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交流,听到了有关南部一个强大的王国的种种故事。而且他还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一些黄金装饰品,这顿时激发了他的欲望。

他们又开始沿着海岸线向南行进,决心在这灾难的边缘孤注一掷。然而,他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几个荒废的村落,一些玉米地以及更多粗糙的黄金器物。皮扎罗在绝望中进入了内陆地区,却在科迪耶拉斯(注:可能是安第斯山脉,百科全书中称安第斯山脉被秘鲁人称为 Cordillera de los Andes)山脚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袭击。战斗很血腥,皮扎罗负了伤,不过最后印第安人总算被击退了。

皮扎罗以及其他船员这次仅仅到达了柯玛达角(位于今天哥伦比亚沿岸)。他们一上船就驶回巴拿马的珍珠岛群岛。最后,他们在奇卡马与阿尔玛格罗的船只会合了,皮扎罗发现,阿尔玛格罗只比他沿着海岸线多走了一点点路程也被迫返回了。但是探险家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阿尔玛格罗和卢克回到巴拿马去见执政官。对官僚制度深恶痛绝的皮扎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匮乏,于是他派财务员尼古拉斯·德里韦拉去为下一次探险旅行筹集资金和补给。

第二次请求佩德拉利亚斯允许他们招募探险志愿者时,招来了敌意。他们第一次旅行损失了金钱,而佩德拉利亚斯此时正准备组织一次去尼加拉瓜的探险。不过幸运又降临到了他们头上,由于

新上任的执政官唐·佩德罗·德洛斯里奥斯的到来，和卢克成功的劝说，他们终于筹集到了必要的资金。皮扎罗和阿尔玛格罗共同担任这次探险的领导。1526年3月10日，皮扎罗、阿尔玛格罗和卢克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将得到的所有领土、金银和宝石分成三份；将不到五分之一的部分归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

皮扎罗和阿尔玛格罗购买了两艘船，并将船开到圣胡安河河口。皮扎罗带领一批士兵探索内陆地区，抓一些印第安人并搜集黄金。他回来以后，两艘船分别行动：阿尔玛格罗回到巴拿马去招收新成员并出售黄金，而另一艘船在鲁伊斯指挥下驶向南方，直驶到赤道以南半个纬度的德帕萨多斯角地区，进行观察并收集资料，然后返回与皮扎罗会合。此时皮扎罗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内陆探险，但一无所获。他和其他船员们的所有发现就是无法穿越雨林以及深深的峡谷。他们几近饿死，挣扎着回到岸边，等待同伴们开船回来。七十天以后，鲁伊斯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消息回来了。他带来许多故事，讲的都是关于一片人口众多、热情友好而又富庶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他船上还带了两个秘鲁人以证实这些故事的可靠性。

不久，阿尔玛格罗也带着八十个新近招募来的西班牙人从巴拿马回来了。载着足够的粮食和人员，两艘船驶向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伟大的印加帝国的边界。在那里，探险家们遭到了原住民的猛烈攻击，只好撤退。经过激烈的争吵，皮扎罗同意留在那里，而阿尔玛格罗返回巴拿马，出售他们所收集到的黄金，并召集援军。

皮扎罗在平坦却又贫瘠的加罗岛上安营扎寨。在这个孤岛上，船员们日益不满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久就开始反抗了。阿尔玛格罗的船离开时，他们在船上的棉花包中塞了一张纸条，提示皮扎罗强迫他们留在那里。执政官注意到了这张纸条，于是不再支持阿尔玛格罗的活动，并派了两艘船去带回皮扎罗。

当这两艘船到达加罗岛时，他们发现岛上的人已经到了饿死的

边缘。那些幸存者被热带雨淋得湿透，衣服破烂不堪。由于受到热带阳光的炙烤，身上布满伤口。阿尔玛格罗和卢克早已带来信件提示皮扎罗不要回去，也不要放弃他们的奋斗目标。因此，皮扎罗以一个真正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勇气，不顾执政官的命令，毅然决定留在那里。他召集所有剩下的人，并在沙地上画了一道线，说道：“先生们，这条线代表着苦干、饥饿、干渴、劳累、疾病和其他所有的艰辛，这些是我们的事业所必然包含的。线的那边是秘鲁及其财富，这边是巴拿马和贫穷。你们每个人都要从中选择，做出最好选择的人就是最勇敢的卡斯蒂利亚人。我选择南方。”接着他跨过了线。最终有十三个人决定留下，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领航员鲁伊斯。

这群被遗弃的人站在岛上，望着两艘船驶向巴拿马，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一切都失去了，然而，阿尔玛格罗和卢克还是设法说服了执政官再给他们和皮扎罗一次机会。执政官无奈同意继续支持他们，给他们一艘船，船上没有士兵，并规定六个月之内他们必须返回。说服工作用了几个月，但这段时间皮扎罗已经积累了经验，他组织人员扎起木筏，来到了七十五英里以外的戈尔戈纳岛。这是个美丽的小岛，岛上有淡水，还有未开发的森林。当执政官资助的船再次找到他们时，皮扎罗和其他船员们都情绪高昂。

船离开了戈尔戈纳岛，驶向南方，他们跨过赤道，来到通贝斯海湾。他们登陆后看到了绿色大地之上耸立着的高塔和寺庙——印加帝国到了。

第二天清晨，一支木筏队伍载着印加士兵出来检查这些神秘的外来者。皮扎罗将他们迎到船上，并让那两个秘鲁船员带领他们参观。其中一个印加士兵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于是他邀请皮扎罗去参观他们的城市。皮扎罗从城里回来时向大家描述了一个用金银挂毯来装饰的寺庙，以及这个城市的防御设施。仅凭手下几个人的力量，皮扎罗无法得到他所希望的财富。但是他发誓一定会再回来。



1533年，太阳神阿塔瓦尔帕，秘鲁的最后一位印加统治者被处决。皮扎罗用计谋抓住阿塔瓦尔帕，得到一大笔赎金后，通过一场闹剧似的“审判”，迫使后者承认一系列捏造的罪行，就将这位印加人处死了。在19世纪一幅充满想像的油画基础上，这幅雕版画牢牢抓住了西班牙征服者虔诚背后的伪善面目。（贝特曼/科比斯）

现在返回的时候到了，他可以回去召集军队，卸下探险者的外衣，并穿上征服者的盔甲。既然皮扎罗已经发现了秘鲁，下一步便是占领它了。

光凭太阳王的故事就足以使巴拿马人激动万分，至少皮扎罗是这么想的。十八个月后他回到巴拿马，受到了热情款待，没有人不惊叹于他的巨大发现。但是他所主张的大规模远征计划实在超出了这个殖民地的能力。执政官并不是一个征服者。因此卢克建议他们直接向西班牙国王请愿，于是皮扎罗满怀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返回了西班牙。

皮扎罗一到西班牙就被投入了监狱，原因是他欠了一笔很久的债。幸运的是，他的探索经历已经传到了西班牙宫廷，后者为了从新世界得到更多的财富而释放了皮扎罗。他被带到托莱多去面见查尔斯五世，得到了国王的允许之后，皮扎罗要对付的就是印第安殖民理事会了。这部官僚机器通过剥削他人，正变得愈加庞大。

1529年7月26日，女王“疯狂的乔安娜”终于答应了皮扎罗的条件，任命他为执政官兼终身统帅，并给予他丰厚的薪水。卢克也被封为通贝斯主教兼秘鲁原住民的“保护者”；而鲁伊斯则成为了“南部海洋的伟大导航员”，并得到了相应的薪俸。但是阿尔玛格罗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皮扎罗背叛了他，原因是阿尔玛格罗并没有参与那次探险之旅。

皮扎罗的麻烦远未结束。尽管国王给他授予了头衔，但是王室希望他们自己解决资金问题，所以他们还得去募集资金。西班牙希望收获果实，但并不准备担负经济上的风险。然而已有的成功使皮扎罗兴高采烈，他回到家乡特鲁希略去招募更多人手。他的兄弟冈扎罗、胡安和赫尔南多加入了他的探险队伍。赫尔南多其人冷酷无情，后来成了皮扎罗的得力助手。他们又花了六个月来筹集资金和装备船只。1531年1月，他们终于起航去巴拿马。他们首先去农

博·德迪奥斯与阿尔玛格罗会合，船一到达，皮扎罗便与阿尔玛格罗起了冲突。虽然赫尔南多一直对阿尔玛格罗冷嘲热讽，但是他没有帮助皮扎罗。冲突最终平息了下来，但这三个首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

五十五岁的皮扎罗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征服之旅。他拥有三艘船，两大一小，一百八十个船员，二十七匹马，还有武器、弹药和物资储备。有了这些供给，他打算征服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博朗科角起，向南绵延两千英里，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山脉之一，向内陆一直伸展到亚马逊的热带雨林。

刚开始时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些闯入者被迫在圣玛特奥海湾停止前进，离通贝斯还有三百五十英里。皮扎罗决定登陆，步行向南。他和他的船员们洗劫了一个没有丝毫抵抗的小村庄。事实上这是最愚蠢的，为了这个小小的眼前利益，皮扎罗不仅失去了获得更多意外之财的可能，也毁掉了原住民对这些外来者的善意和友谊。他们身上披着絮有棉花的衣服和厚重的盔甲，在炎热的天气里备受折磨，许多人因此死去。对任何一个统帅来说，这都是一个最缺乏思考的开端。

他们最后来到普纳岛，途中还有两艘船载着皇家财政官和一些行政官员加入了队伍。随后，皮扎罗挑起了普纳人和通贝斯人（普纳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之间的战争，而西班牙人不得不逃往森林寻求庇护。撤退在所难免，随着更多志愿者和马匹的到来，皮扎罗决定返回内陆的通贝斯。但此时通贝斯几乎成了一个空壳。皮扎罗又愤怒又沮丧，大声咆哮。但是他神奇的运气并没有遗弃他。西班牙人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侵略秘鲁。此时印加帝国正处于内战的腥风血雨之中。

印加帝国诞生于1250年，第一位印加首领芒多·科帕定都库斯科，开始帝国扩张。到1493年，即皮扎罗到来之前三十年，印加人

征服了秘鲁全境，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一部分，以及智利大部分地区，国土面积达三十八万平方英里，印加军队人数达三十万人。

1524年，面对凶兆的出现并担心辽阔的领土难以统治，太阳神瓦伊纳·卡帕克死前将帝国一分为二，交给他其中的两个儿子瓦斯卡尔和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控制北部领土，而瓦斯卡尔控制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地区。瓦伊纳·卡帕克去世的这一年正是皮扎罗第一次来到通贝斯的一年。瓦伊纳·卡帕克死后第五年，阿塔瓦尔帕向他的哥哥发起进攻，在残酷的战斗中大片领土变为废墟。在库斯科附近的决战中阿塔瓦尔帕俘虏了瓦斯卡尔。

皮扎罗意识到他征服整个印加民族的时机到了。凭着他的经验，他完全改变了态度。他带领一小队士兵进入印加帝国，拉拢当地居民，并把他的手下变成了纪律严明的战斗机器。任何反抗他的印第安部落首领都被烧死，很快，整个区域都平定了下来。

皮扎罗现在拥有一百一十名步兵以及六十七名骑兵，但其中只有二十名装备有武器。应该继续前进还是等待后援？这个两难境地让他考虑再三，他清楚地知道阿塔瓦尔帕手下的士兵比他多出四万。最后，皮扎罗于9月继续前行。11月中旬，他的队伍追击安第斯人来到卡哈马卡，而阿塔瓦尔帕正率领军队在这里的温泉旁边安营扎寨，同时思考着行动路线。

阿塔瓦尔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西班牙人的行动，但是对其到来的目的还捉摸不透。仗着周围强大的军队，他没有觉察到一丝的不祥之兆。他只需要动动口，命令就会得到执行。不过，他还是充满了好奇。他同时也收到各种报告，包括西班牙的船只、枪炮的情况，以及西班牙人如何驾驭一种比秘鲁骆驼大好多的动物。因此他带领着他的军队静静等候着，让西班牙人顺顺利利地靠近，他甚至准备将卡哈马卡送给他们当做休息的营地。他就像一个孩子，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安静了下来。

一到达相对安全的卡哈马卡，皮扎罗便等待着阿塔瓦尔帕的反应。最终，他派出一支二十个骑兵组成的使团去安排与阿塔瓦尔帕会面。毫无疑问，当皮扎罗的探险小分队进入这支强大的征服大军时，场面是如何震撼。阿塔瓦尔帕出来迎接，他戴着一个由大块的翡翠做成的项圈，而他的整支军队都闪着金光。穿着盔甲的西班牙军队也给阿塔瓦尔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同意第二天与皮扎罗会面。第二天阿塔瓦尔帕全副武装，沿路武士列队相送。可在距卡哈马卡城只有一小段距离时，他停下脚步，并派人通知皮扎罗说第二天早晨再来。

与此同时，西班牙军营里顿时紧张起来，连狂妄的皮扎罗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冒的风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他写信给阿塔瓦尔帕，暗示印加国王缺乏起码的勇气和真正的风度。此时阿塔瓦尔帕最亲信的两名大将正在库斯科打仗，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阿塔瓦尔帕仅仅带了六千士兵就出发去与皮扎罗会面了。

阿塔瓦尔帕来到皮扎罗面前，一个叫瓦尔弗得的多米尼加的修道士将一本圣经塞到他手上，强迫他放弃自己的神而改信耶稣，并承认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的地位比他更高。阿塔瓦尔帕一怒之下将圣经扔到了地上。皮扎罗突然打了个手势，随着一声“Santiago”（圣地亚哥）的战斗口号，广场上传来枪炮的隆隆声，西班牙士兵涌了进来。下午的阳光里，剑光闪闪，他们残忍地劈开阿塔瓦尔帕身边无助的人墙，宝剑的颜色很快转成了深红。秘鲁士兵为了保护阿塔瓦尔帕，赤手空拳与西班牙士兵搏斗，纷纷倒下。一些侍从和没有武器的印加人推倒了一堵墙，逃往乡村，追兵紧随其后。对那些困在广场中的人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天黑。西班牙士兵是如此杀戮成性，以至于只有当皮扎罗亲自阻止阿塔瓦尔帕才幸免于难，他随即被监押了起来。

太阳神被抓，使得整个印加军队几乎陷入瘫痪之中。士兵们纷

纷四散，逃入周围的村落。没有人试图去救阿塔瓦尔帕。在大屠杀中，西班牙人发现了五千名妇女，他们很快就将她们奸污，并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集中了起来。其中有一只金质花瓶重达 100 多公斤，简直是难以置信。皮扎罗猛然意识到现在整个帝国的大门已经被他们打开了，而这一切来得不费吹灰之力。西班牙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事实上除了皮扎罗在救阿塔瓦尔帕时被他嗜血成性的同伴砍了一剑之外，没有一个西班牙士兵受伤。

奇怪的是阿塔瓦尔帕并未试图同他的两员大将联系。当他看出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贪婪时，他向皮扎罗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建议。他提出愿意将卡哈马卡一个巨大的厅堂堆满黄金来换取自由。但为了使阿塔瓦尔帕永远无法实现这个天真的愿望，皮扎罗坚持还要用两倍多的白银堆满另一个房间。阿塔瓦尔帕相信自己能逃脱，因此一点都没有怀疑皮扎罗所做的承诺。

几个星期过去了，西班牙军队里紧张气氛不断增强，赎金才一点一点地运来。搬运车走很远的路来到这里，财富慢慢堆积起来。与此同时，皮扎罗兴致勃勃地派遣三名手下去监察伟大的太阳神庙的拆毁工作。这些人受到了神一般的待遇，但是其行为不禁令人震惊——他们甚至玷污了神圣的印加太阳女神。卡哈马卡到处传言敌人来袭，于是皮扎罗派他的兄弟赫尔南多带着一些人手去调查此事。1533 年 2 月，阿尔玛格罗和随后而来的增援力量与皮扎罗的队伍会合。皮扎罗希望继续前进，但是得先等待那些阿塔瓦尔帕的敌对部落的到来。

此时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九金比索，但房间还没有堆满。皮扎罗认为自己已经等待了足够的时间，是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了。他派赫尔南多前往西班牙向查尔斯五世报告情况，并送去他的份额。

而此时西班牙军营里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士兵们纷纷要求将

阿塔瓦尔帕处死——这正是皮扎罗最想做的。印加国王已经起过作用了，现在反成了他们的累赘。皮扎罗已拥有了黄金，他现在需要权力。一个帝国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但只要印加国王还在，就存在反抗的号召中心。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策略上看，阿塔瓦尔帕必须死。

为了使阿塔瓦尔帕的处决显得公正合法，皮扎罗组建了一个法庭，由自己和阿尔玛格罗担任法官，开始审判那些战败的士兵。阿塔瓦尔帕被指控 12 项罪名，包括通奸罪，因为他有多个妻子，还包括崇拜多神罪。皮扎罗成了其帝国的宗教法官。

审判大会是一场闹剧，阿塔瓦尔帕被判处火刑。1533 年 7 月 16 日，在火把的照射下，他被置于柴堆之上。皮扎罗的几个将军起初不赞成，但考虑到自身利益，他们也就默许了。

现在西班牙人可以在首都库斯科自由行军了。连续几个月他们都待在卡哈马卡，挥霍印第安人贡献的财富，每天屠杀 150 头骆驼——似乎杀之不绝。他们还争夺供给，源源不断地向当地首领索要食物。他们无须思考未来，而事实上他们背负的诅咒正是他们的贪欲。这些人开始摧残一个辉煌的文明，却没有想过用另一个组织去取代它。

1533 年 11 月 15 日，他们来到卡哈马卡的第二年，西班牙人进军首都。行军过程中他们又搜集了价值五十万金比索的财富。另外一支队伍也加入了皮扎罗的麾下，以分享这个业已征服的印加帝国。

皮扎罗成了印加帝国的绝对领导——这个地位他一直保持了八年。如果他有真正的行政能力的话，他本应得到整个印加民族的合作。秘鲁人本是一个坚韧的民族，习惯于消极地屈从而不是主动地效忠印加中央政府。但皮扎罗和他的士兵们错误地视之为懦弱，因此他们放纵地肆意摧残这个民族。

1535年，国家似乎有所平定，于是皮扎罗来到海边，准备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利马。而库斯科由阿尔玛格罗掌管，在查尔斯国王的命令下这个城市不受皮扎罗管辖。不幸的是，由于查尔斯国王对统治范围的划分极为模糊，皮扎罗和阿尔玛格罗同时宣布库斯科属于他们管辖。这个城市变得四分五裂，夏季到来时印第安人终于无法忍受开始反抗了。他们的首领是瓦伊纳·卡帕克的另一个儿子，年轻的印加人芒戈。

库斯科被包围了六个月并被完全摧毁。皮扎罗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解围，最终失败。现在整个国家都处于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中，西班牙人最后死死守住了萨卡瓦芒要塞。8月，暴乱平息。芒戈供给用完，只好转为游击战，从一个要塞打到另一个要塞。

皮扎罗试图与他见面，但注定失败。当他的一个信使被杀后，皮扎罗抓到了芒戈的一个妻子，他们将她赤裸地绑在树上，在军队面前把她打得半死，然后在她全身射满箭头。这种残忍的行为使得双方永无平息的一天。

而皮扎罗还得处理赫尔南多和他的老伙伴阿尔玛格罗之间的纷争。他此时又一次出卖了他的老友，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皮扎罗假装赫尔南多被派往了西班牙，其实秘密召集军队，在拉斯·萨利纳斯战役中击败了阿尔玛格罗。战斗中一百五十名西班牙人阵亡，阿尔玛格罗被俘虏并被赫尔南多处决。

皮扎罗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管理王国并组织更多的探险活动，去探索新大陆了。但随着他的兄弟冈扎罗挣扎着从亚马逊热带雨林逃出，皮扎罗家族的好运也不可避免地到了尽头了。

此时整个国家怨声载道。每个星期都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涌入，而阿尔玛格罗儿子的拥护者发誓要报复皮扎罗。1541年6月26日，皮扎罗被告知有人阴谋害他，但他没有在意。中午时分阴谋者进入执政官的官邸，杀死了皮扎罗，皮扎罗身上被连续刺了好几

剑。

弗朗西斯科·皮扎罗，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农民之子的一生结束了。他的死标志着西班牙征服者的时代也走到了尽头。

「血腥」

英国女王

玛丽一世

缺少父爱的成长经历，经历千难万阻登上王位，大肆屠杀新教教徒……

玛丽一世

——“血腥”英国女王

缺少父爱的成长经历,经历千难万阻登上王位,大肆屠杀新教教徒……

玛丽因在统治时期对新教教徒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而被世人唾骂……,因为小时候亲眼目睹母亲遭受的痛苦和不公平待遇,以及受到信仰宗教的影响,她的脾气一直都很坏。她对信仰的疯狂执著令她变得极其顽固不化。受这种情绪的支配,她对反对她的人实施了残暴的刑罚,然而却无意之间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

——H·W·达尔肯,《英国历史》1906

玛丽死于1558年12月17日,这一天被宣布为国家法定假日,并且维持了两百年之久,但在英国却没有任何关于她的纪念碑。在这个新建的新教国家里,玛丽却成了一位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女王。凭借心中上帝的指导,她相信自己一定能让英国人民重新信仰天主教。在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她曾下令焚烧三百多位天主教的异教徒。她所实施的残暴宗教政策使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逃离家园。

1516年2月18日,玛丽出生在格林尼治宫,她是国王亨利八世和王后凯瑟琳(阿拉贡公主)的女儿。国王夫妇结婚将近七年,却只有一个儿子(1511年出生),而且只活了一个多月。然而,亨利仍心

存希望，他在玛丽出生后曾说过：“王后和我还依然年轻，如果这次生的是女儿，那么下次上帝会保佑我们生个儿子。”

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和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起初她来英国是嫁给亨利的哥哥阿瑟的，不幸的是，他们结婚一年后，即1502年，阿瑟就去世了。在生玛丽时，她仅仅三十岁。她的画像显示她个头矮小，双目呈现灰色，一头红发。然而，亨利却个头高大，身体强壮，金黄色的皮肤，红褐色的头发。他比凯瑟琳小六岁，看起来对她百依百顺，非常爱她。他们有共同的爱好——跳舞。而且，亨利非常相信她的判断力。当他远航同法国作战时，他任命凯瑟琳处理国家的大小事务。

玛丽公主洗礼完后就住在自己的宫殿里。她家的仆人都穿着一种特制的蓝绿相间的衣服。亨利非常喜欢小孩，所以一定要让她经常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上。他带着玛丽到处走动，并且向在场的大臣们骄傲地宣称他的女儿从来都不哭。

玛丽似乎是国王的玩物，就像他那镶有大钻石的衣领一样成为他炫耀的一件饰品。亨利称她为“英国最美的珍珠”。她就像一件宝贝一样被保护着，被珍藏着。当时机来临时，国王就利用她换取外交上的永久利益。

玛丽在两岁时就同法国皇太子订立了婚约，那是她第一次订婚。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处于对立状态，所以亨利发现他可以将他的女儿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两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如果亨利死后没有继承人，那么玛丽将继承他的王位。英国从来没有公主继承王位，而且亨利和凯瑟琳还是有可能再生个儿子的。

玛丽童年时期并没有学习如何统治英国，而是学会了如何从女儿转变为他人之妻，她所受的教育教会她保持自己的贞洁。才三岁时，她就只能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期间见到自己的父母。在其他的日子里，玛丽只能坐在轿子里在宫殿中来回穿梭。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她感到孤独寂寞，身旁尽是祈祷者、教父和老师，而不是宠爱她的父母和保姆。

1525年8月，玛丽被封为威尔士公主前往勒德洛城堡居住。现在她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雄伟壮观的宫殿，就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要发生改变。以后，她每日的生活都是在宫殿里度过的，而且在学习时还被经常叫去接受当地绅士们的朝见，皇室的气派让他们深感敬畏。

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她是都铎王朝图德尔的一员，也是它的象征。她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女王，将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国度。她的宗教政策导致了成百上千天主教徒的死亡，许多人被流放。她的死亡纪念日被作为英格兰国家法定假日长达二百多年。（科比斯）



刚来勒德洛城堡时，玛丽还是一个刚满九岁、处处受保护的小女孩。但是在十一岁离开城堡时，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皇室成员。她认为自己因为血统的关系而与众不同，企盼着能拥有英国皇位继承人的待遇。但是，当1527年回到父亲的宫廷时，她发现她的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她父亲爱上了别人。

安妮·博林是汤姆斯·博林爵士和伊丽莎白·霍华德（诺福克公爵的女儿）的女儿。她生长在法国宫廷里，因为服装的别致款式而在英国宫廷里特别惹眼。她皮肤黝黑，双眸乌黑，炯炯有神，脖颈细长，宛如天鹅一般，同凯瑟琳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且她很有野心，跟亨利追求的其他女人不同的是，她拒绝了他的求爱，她坚持，除非成为亨利的妻子，否则她是不会接受他的爱。

尽管亨利知道可能无法安排第二次婚礼(因为结婚前他必须获得罗马教皇的同意),但却已经完全被安妮的美貌冲昏头脑。他同凯瑟琳结婚已达十一年多,凯瑟琳曾十一次怀孕,但是他们却只有一个女儿活着。根据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利未记》记载:“如果一个人娶了兄弟的妻子,这是一件不干净的事情……,他们将没有孩子。”现在亨利相信上帝因为他娶了哥哥的妻子而正在惩罚他。

最后,亨利决定同凯瑟琳离婚,即使这意味着他惟一的合法孩子玛丽将会因此而成为私生子。他必须纠正以前的错误,以便可以同安妮结婚。然而,英国人都站在凯瑟琳一边,他们给凯瑟琳打气,对安妮报以嘲笑或置之不理。于是亨利禁止凯瑟琳出现在公共场合,否则就不让她同玛丽见面。

1529年6月,亨利强迫凯瑟琳出现在教皇使节法庭上(该法庭是专门建来调查他们婚姻的)。她竭尽所能为自己辩护,然而未出现一丝转机,法庭上每个人都知道国王的愿望。1531年7月,亨利假装看望凯瑟琳,并将她接到宫廷中。然而,他突然宣布将宫廷从温莎迁到伍德斯托克,将凯瑟琳和玛丽抛弃在一边。那是国王见前妻的最后一面。凯瑟琳居无定所,总是在伦敦和宫廷间搬来搬去。1532年1月,玛丽到埃菲尔德看望了母亲,但以后再也没见过面,凯瑟琳定期给玛丽写信。

安妮成功了,她住到了王后的宫殿里,并集各种礼物和国王的宠爱于一身。作为交换,安妮接受了亨利的爱。1532年,安妮怀孕了。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继承人,亨利于1533年1月同安妮秘密结婚。5月23日(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格兰姆才正式宣布亨利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1533年9月7日,安妮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伊丽莎白。在婴儿出生的数天内,亨利就剥夺了玛丽所有头衔。因此以后玛丽不再被称为威尔士公主,只是被称为“玛丽女士”。然而,玛丽无法平静

地接受这一切，她写信给国王，向他说明，只要她是一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她就是合法的，她并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

玛丽继承了父母的骄傲和固执。亨利勃然大怒，命令她半个小时内收拾行李搬到伊丽莎白公主住处充当她的仆人。玛丽拒绝向伊丽莎白请安，而是将她视为自己的“妹妹”，就像她将亨利·菲茨罗伊视为自己的“兄弟”一样。菲茨罗伊是亨利和伊丽莎白·布莱恩特的私生子。

在西班牙驻英国大使的建议下，玛丽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仍然坚持宣布自己的合法性和拥有公主头衔长达数月之久。安妮唆使她的姑姑，负责管理整座宫殿的希尔顿女士竭尽全力摧毁玛丽的意志和精神。当玛丽坚持保留她拥有的权力时，她的珠宝、仆人和衣服都被拿走了。当亨利和其他贵族来看望伊丽莎白时，玛丽被锁在房间里，窗户也被封得严严实实。一次，亨利来看望伊丽莎白，玛丽设法逃脱掉警卫的看管，爬上房顶看着他离去。当亨利注意到她跪在那里恳求原谅时，只是向下弯了弯腰，摸了一下帽檐，然后离去了。

对玛丽来说，父母离异的这段时间充满着震惊、幻想破灭和痛苦。她在十一岁前还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小女孩，幻想着嫁给某位王子或国王。她将调情误理解为深爱，那时还想像不到婚姻中存在的迁就和心碎。即使这样，玛丽还是对婚姻抱有浪漫的幻想，只不过又添加了一些东西，即夫妻生活中还有黑暗的一面。她看到她挚爱的父亲不再爱她可爱的母亲，给她母亲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不幸。她看到母亲承受着感情的悲伤，备受折磨，自我毁灭。她警告自己要时时充当一个旁观者，一个外人，将自己的仇恨和报复的欲望藏在心底。玛丽似乎是在靠她所信仰的天主教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亨利的宫廷变成了敌人、小肚鸡肠者和诽谤者的天堂，安妮就是他们的代表。玛丽认为她无耻、脾气坏、用心险恶、野心大、相当危险。玛丽曾是父母的掌中宝，现在却是被废黜王后的女儿。她将

母亲视为楷模，但是同时她的行为举止却表现出，她是一个陷入麻烦的女人。伤痕伴随着玛丽一生。

1534年，亨利意识到他永远不会得到教皇对他离婚的同意，因此计划任命自己为英国教堂的主教。他进行了一系列废除教皇的活动，毁掉了教皇的权力，解散了传教士的自治权。亨利将他自己描述成摩斯，虽然身处困境仍旧在拯救他的子民，一位正在执行上帝神圣职责的无私奉献的统治者。亨利与教皇在他同凯瑟琳离婚一事上的分歧最终以英国教堂(总部在罗马)的分裂而宣告结束。

1534年晚些时候，有人告诉玛丽，她必须完成未来女王的宣誓，否则就会被遣往塔楼居住。几天后她病倒了，玛丽以前也生病过，但这一次是最严重的，持续了六个月。许多人怀疑安妮会设计陷害她，因为安妮已经多次威胁凯瑟琳和玛丽了，而且亨利国王也公开说这两个女人对国家构成了危害。

接下来的这个春天，玛丽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四个教徒被审判，并因叛国罪而被杀害。他们先被吊着，然后活生生地被掏出内脏，最后被斩首。这种残酷刑罚即使在野蛮时代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教徒以及随后的成百上千的人都是因为拒绝签署亨利的王位宣言书而被处死的。这些刑罚更让玛丽产生逃避现实的念头，她成了残酷敌人控制的囚犯，而且她的健康也因压力而急剧恶化。她的父亲为了使情形变得更坏，将他的女儿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逃避也只是一种奢望，不可能实现。

1535年年底，凯瑟琳又病倒了，最终于1536年1月7日死去，当时连给女儿写最后一封信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四天后，史尔顿女士将这个�息告诉了玛丽：“没有举行任何葬礼仪式，也没有其他丝毫准备。”玛丽当时惟一的想⋅法就是去见母亲的医生，她想知道母亲是否是被毒死的。她的怀疑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亨利得知凯瑟琳的死讯后非常高兴，并摆宴庆祝一番。据记载，亨利一听到这一死

讯就大声喊道：“上帝保佑，现在我们避免了一场战争！”

然而，玛丽的情形却有所改观。1536年4月，安妮因通奸罪被捕受审。5月19日，她在绿塔被处以死刑。现在轮到伊丽莎白被宣布为私生子了，但玛丽还没有脱离危险。她手抄了数份汤姆斯·克伦威尔起草的信件，将它们呈交给国王，请求他的原谅。但是亨利并不满意。他派莫弗尔克公爵、苏塞克斯伯爵和切斯特主教去看望玛丽，命令他们逼迫玛丽放弃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并且宣布同她母亲的婚姻不再合法。在最可怕的法律和身体伤害威胁面前，玛丽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绝不屈服。

亨利勃然大怒。他深信玛丽在筹划一个阴谋来阻止他改变王位继承人的计划。他的新王后简·西摩已有身孕，所以他想让他们的孩子继承王位。亨利不顾简的求情，决定以叛国罪将玛丽审判，但是皇家法官拒绝起诉玛丽，因此故意拖延时间，直到国王下达最后一次命令。

玛丽知道如果她不签署“玛丽女士递交书”的文件，就会面临生命威胁。最后西班牙大使说服了她。他指出，如果玛丽被处以死刑，那么她继承王位、恢复天主教的机会就荡然无存了。终于，怀着的一颗破碎的心，玛丽于1537年6月15日签署了递交书。不久，她写信给罗马主教，信中写道她并没有将她的父亲视为教堂的主教，表达了她对天主教的忠心。

亨利对玛丽最终接受他的条件感到欢喜。几周后，父女俩在一个小村的小屋里秘密见了一面。当时，王后简也在场。亨利告诉她，他将会给她许多皇家头衔，并允许她在亨斯顿建造一座新房子，她母亲的许多仆人可以过去服侍她，她的珠宝也将归还她，而且还会收到一些奉承者（这些人总是能看清楚潮涨潮落）送的礼物。

玛丽的成长环境令人难以想像，似乎极其不真实。她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的几次大风大浪，所以开始思考命运的不可改变性，思

考帮助她渡过难关、坚持下来的强大力量。如果她的一生意非凡，那么也应该归功于她对目标的不懈追求。从外表上来看，她完全遵照父亲的意愿行事，但在内心里，她依然坚守对罗马主教的信仰和对母亲的支持。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玛丽深知一步走错将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1536年秋天，法庭再次传唤玛丽出庭。在安妮当王后期间，玛丽仍然受英国人民的爱戴。所以这时候，许多人都聚集在她的住处旁等待她的归来。亨利再一次意识到他的女儿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安妮王后死后十一天，亨利又娶了第三个妻子简。她和玛丽相处得很好，她帮助玛丽逃脱法庭的审判，并且重获父亲的仁慈。1537年10月12日，简为亨利生了一个儿子，玛丽做了孩子的教母。十二天后，玛丽成为了简葬礼上最亲的亲属。

1537年到1540年之间，亨利通过谋杀和恐吓手段残酷地镇压玛丽信仰的天主教。数世纪以来，修道院变得非常富有，亨利通过征收它们的财产将所有的财富收归皇家所有。然后，他将修道院里一些土地分给地位最高的贵族们。对玛丽来说，亨利对新教的改革表明她父亲统治的国家出现了问题，而这种改革同玛丽接受的教育和教导是不相容的。

亨利继续将玛丽作为一件抵押品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法国皇太子、葡萄牙的路易斯阁下、她的表兄弟查尔斯五世、奥尔兰的查尔斯公爵和克莱维斯公爵都多次向玛丽求婚。不幸的是，一向对婚姻和孩子抱有浪漫渴望的玛丽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从未嫁过人。这部分是因为亨利对给予玛丽嫁妆的考虑，以及他害怕娶了玛丽的外国皇太子会企图争夺王位。玛丽说道：“只要我父亲还活着，我就只能是玛丽女士，是基督教王国中最不幸的女士。”

1544年，亨利恢复了玛丽和伊丽莎白对王位的继承权。他的第六位妻子凯瑟琳·帕(亨利1543年娶第六任妻子)可能不能生育。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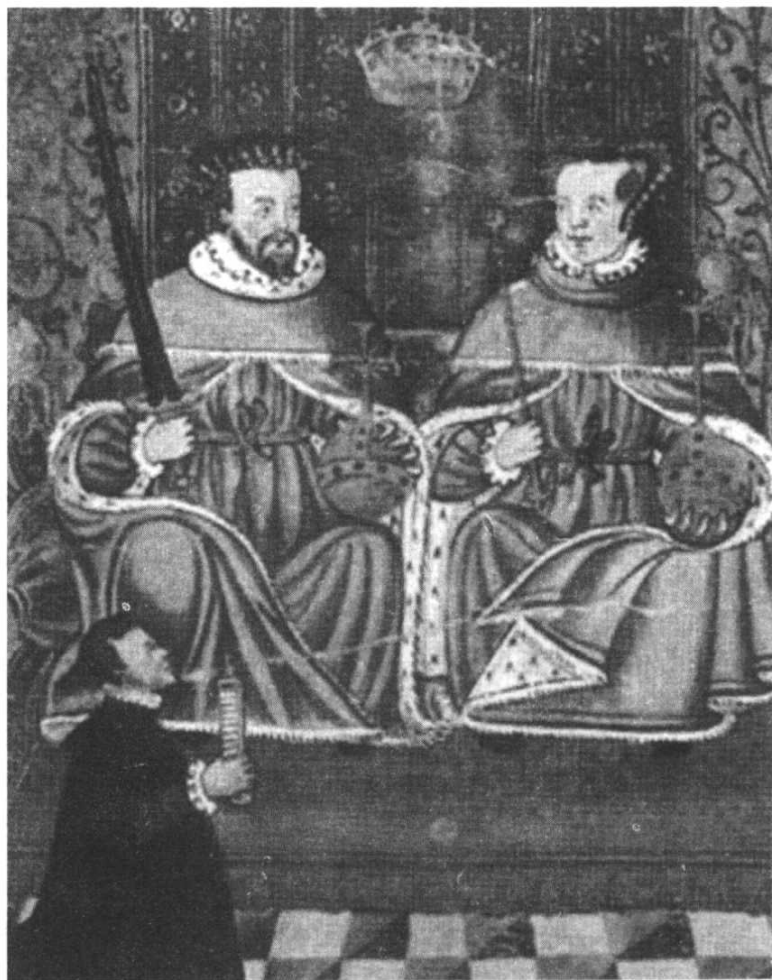
久以来玛丽对父亲的顺从最终使她赢得父亲的眷顾，当时爱德华才仅仅七岁。

1546年圣诞节，国王亨利重病缠身，当时玛丽伴在他的身旁，他自知死期将近，因此告诉玛丽，他为没能为玛丽安排满意的婚姻而感到内疚。1547年1月28日，亨利八世去世，他九岁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年轻的爱德华六世支持新教的传播，他身边的谋臣也都赞同他的想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直接从修道院土地的再分配中获益，所以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对国王的想法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不久，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了教堂土地的改革。亨利的教堂是没有罗马主教的天主教教堂，爱德华的教堂则是信仰真正的新教的教堂。几乎人人都可以获得《圣经》，Cranmer的布道开始代替圣餐礼。在农村，狂热分子摧毁了圣人的雕像，设立了基督教祭坛，而且还粉刷了教堂内墙借以去掉墙壁上的壁画。在所有这一切改革中，玛丽都是政府推进改革的严重阻碍。爱德华未结婚和生子之前，显而易见玛丽是他的王位继承人，然而她是天主教的坚定信仰者。尽管她想方设法避免涉及其中，但是她还是逃脱不了反对改革的人们的注意。

1549年，《统一法案》规定在教堂只能使用《共同祈祷书》（格兰美的经典之作），其他的都被禁止使用。这件事导致英格兰南部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抗议分子要求恢复基督教圣餐礼以及每个乡镇设立两个修道院。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即圈地运动意味着大量农民将失去土地，农业费用上升，食物将出现短缺。但是抗议的主要原因还是反对政府进行的宗教改革。暴动被残酷镇压下去了，许多领导人被绞死。在同一时候，玛丽也在为保留牧师和圣餐礼而进行秘密的斗争。最后，国王的枢密院屈服了，玛丽取得了胜利，但是她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

“血腥”的玛丽和她三十八岁的丈夫菲利普，他是神圣罗马皇帝的儿子，并且后来成为西班牙的国王，1554年玛丽嫁给了他。他们的结合并没有让玛丽更受子民的热爱。名义上，这对夫妇共同统治英格兰，图片表现的是1558年一位皇家法官在向两位君主禀告事情，但这只是当时的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玛丽控制着权力。（图片来自公共记录办公室 KB27/1185 [2]）



在国家动乱的这段时期里，玛丽似乎将自己的命运同天主教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公开支持天主教，一天参加四次圣餐礼（以前她只参加一次圣餐礼）。无论她到哪里，她都带着她的牧师借此告诉人们，她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正在布道。这种方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所以枢密院想要对付玛丽将会难上加难。

1549年10月，爱德华任命了一个新的摄政者，他就是渴望获得权力的诺森伯兰郡公爵约翰·杜德雷，他曾经推翻了萨默塞特公爵。事实证明他同萨默塞特一样热衷于改革，甚至比他还要腐败。杜德雷很快就对爱德华施加影响，利用爱德华攻击玛丽和她的宗教布道活动。杜德雷还提高伊丽莎白的地位（伊丽莎白赞同改革措施），定期在宫廷里接见她，赠给她一百位皇家骑士。1551年3月，查尔斯五世威胁道，如果玛丽不摒弃圣餐礼，那么他将对英格兰宣战。然而，这段时间里枢密院对玛丽的活动还是采取了妥协态度。

他们后来再次对玛丽展开攻击，并且设法阻止她公开参加圣餐礼。玛丽竭尽全力挽救她的一位牧师免于枢密院的肃清行动。那

时，爱德华的健康状态令人关注，他可能活不长了。1553年年初，爱德华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窒息的咳嗽”，他好像得了肺结核。5月，他一直都在发烧，身上开始腐烂，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

杜德雷一想到玛丽继任王位就感到恐惧害怕。他劝说国王亲自取消“继承王位仪式”，这样就能剥夺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而让简·格雷（亨利八世妹妹的外孙女）继承王位。5月21日，简嫁给了杜德雷的儿子圭尔德弗德，这样就如他所愿地保住了杜德雷在王国中的地位。1553年7月6日，爱德华在格林治去世，年仅十五岁。当时，玛丽和伊丽莎白都陪在他的身边，但是都同他保持一定距离。

爱德华死后，玛丽先回到了诺福克的肯宁宫。她在那里写信给枢密院要求他们宣布她为女王。同时，杜德雷和枢密院在伦敦的其他人却对外封锁了国王驾崩的消息，并控制了伦敦塔，而且还开始招兵买马，积蓄实力。7月10日，简被带到伦敦塔中，正式宣布为英国女王。但是，整个宣布仪式上没有半点激情。

7月12日，杜德雷率领三千人马离开伦敦向英格兰东面行进。玛丽的支持者们，包括许多皇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卫兵和“不计其数的普通民众”聚集在苏弗克的弗兰姆林汉姆。杜德雷开始丧失支持者，而玛丽却开始赢得更多的人支持。杜德雷遭到的最后一个打击是：停泊在雅茅斯的军舰发生兵变，转而支持玛丽。这件事促使枢密院的其他人在7月19日宣布玛丽为英国女王。

亨利·玛斯雷恩这样描述人们的反应：“难以想像，在玛丽被宣布为女王后，人们奔走相告：‘玛丽女士当女王了！’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他们掏出钱袋将硬币撒向人群；整座城市灯火通明；大家欢呼着，跳着舞，唱着歌，大摆宴席以示庆祝。”当玛丽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在她的小礼拜堂里摆上了一个十字架，命令她所有家人齐唱赞美歌。那时，玛丽三十七岁，仍然未婚。

那些试图将简拥上王位的阴谋家们的下场并不悲惨，只有少数几个被处以死刑，其中包括诺森伯兰郡公爵。简和她的丈夫因叛国罪受审，但是玛丽没有将他们判处死刑。圭尔德弗德的兄弟，即杜德雷的另外三个儿子被囚禁在伦敦塔内，但也没被处死。苏弗克公爵，即简的父亲宣布无罪释放。

玛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统治国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女人天生脆弱、罪孽深重，需要男人的指导。这种现象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卡罗林·埃瑞克森所说的一样：“玛丽的父亲凭借强壮的体格、外在的魅力和统治别人的权力重新塑造了国王的形象。”然而，玛丽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和文化熏陶告诉她，必须听从男人的指挥，屈从于男人的权力。尽管她天资聪颖、知识丰富，但在紧要关头很容易就听从男人做决定。她成长的道路和所处地位之间的这种矛盾一直伴随她一生。

玛丽决定对国家实行“宽容”政策。她告诉皇家大使们，她不希望“强迫任何人参加圣餐礼……，但是她希望看到那些想参加的人能够自由地参加”。抱着这种想法，她为爱德华举行了两个独立的葬礼：一个在韦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举行的新教葬礼，另一个在伦敦塔中举行的天主教圣餐葬礼。8月，她宣布人们可以继续自由选择信仰不同宗教，一直到新议会颁布立法进行一种“有序的改革”为止。然而，信仰不同宗教的军人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

她成立的枢密院一直都陷于争吵之中，也因此妨碍了她政策的实施。爱德华枢密院（领导人为威廉姆·帕格特）的那部分人同一些新枢密院成员（领导人为温彻斯特保守派大主教斯蒂芬·加德纳）相处得并不和睦，矛盾时有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缺乏管理经验，并且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利益。1553年10月1日，玛丽加冕后不久召开了首次议会会议，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当时，国王查

理斯五世已经允许他的儿子西班牙王储菲利普迎娶玛丽，玛丽也同意嫁给他。

然而，这件事让普通人民感到不悦，他们原则上都不喜欢外国人，尤其是西班牙人。他们普遍认为西班牙人狂妄自大、有偷窃癖，而且还非常淫荡。议会成员向玛丽讲述西班牙人的种种不好，但玛丽却勃然大怒，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最终，玛丽还是执意要嫁给菲利普，但这并不仅仅因为她看到菲利普的画像时就已经爱上了他。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交锋后，议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废除新教法律上来。人们禁止阅读《共同祈祷书》，但是玛丽却无法做到让他们承认她并不是英国教堂的最高领袖，罗马教皇才是。

玛丽同她的继承人伊丽莎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她试图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伊丽莎白，但最终还是只能将她视为私生子。她深知，她已经公开宣布信仰天主教，但伊丽莎白却还是对罗马天主教持反对态度。新教徒们都盼着玛丽死亡，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然后改变现有的一切。伊丽莎白比玛丽小十七岁，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时刻对玛丽形成严重的威胁。

伊丽莎白现在的处境就同玛丽在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处境一样危险。英格兰贵族爱德华·库尔特内（德文郡的伯爵）是亨利七世的伊丽莎白王后的后代，也可以继承王位。他曾向玛丽和伊丽莎白都求过婚，他举止怪异，行为冲动，完全不懂应有的皇家礼仪和规矩，结果求婚失败。反对玛丽的每一场阴谋都同伊丽莎白和库尔特内的婚姻有关。库尔特内还参与了1554年1月的一场阴谋，当时玛丽正考虑这桩西班牙婚姻，最后阴谋败露，库尔特内被抓获，审讯时库尔特内供出了所有参与者。与此同时，由汤姆斯·威特领导的肯特起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汤姆斯·威特决定带领起义军继续向伦敦方向进发。1554年1月30日，部队在布莱克黑斯和格林治地区周围扎营。他要求接管

伦敦塔(女王在塔里),并且驱逐女王的顾问大臣们,换上自己的人。玛丽怀疑人们对自己的忠心,最终还是她自己解决了这场危机。玛丽并没有企图逃走,而是在市政厅发表了一次公开讲演,她鼓励所有伦敦人“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抵御叛军,他们既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因为我向你们保证我丝毫不惧怕他们”!伦敦人民积极响应她的号召,都赶来防卫伦敦桥。尽管汤姆斯·威特和他的军队成功穿过了泰晤士河并于2月7日进入伦敦,但入城后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所有出口都被玛丽的军队堵住,最后被迫投降。

玛丽意识到以前她对叛军的仁慈是一个错误,她发誓绝不会再犯第二次。尽管她饶恕了四百名叛军,但最终还是有大约一百名被绞死。简和她的丈夫也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是异端宗教的焦点,是玛丽的敌人。伊丽莎白被传唤到伦敦受审,最后也被囚禁在伦敦塔内。

1554年7月17日,菲利普在南安普敦登陆,几天后首次见到玛丽。那时她三十八岁,身体消瘦、满脸愁容,这同西班牙美女的标准完全不同。但玛丽则认为菲利普同画像中很像,因此非常高兴。他们7月25日在温彻斯特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9月,玛丽的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怀孕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直到4月临盆日期到了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压根没怀孕。玛丽仍然心存希望,一直到8月都抱有希望,最后她接受了没有怀孕的事实。查尔斯五世退位,菲利普必须回去统治佛兰德斯地区。1555年8月29日,他离开在格林治的玛丽,几天后坐船到达佛兰德斯。此次分别,他们竟有十八个多月没见面。

菲利普在英国过得并不顺心。抵达英国时,他不会说英语,英格兰人对他的随从也非常不友善。虽然他拥有国王的头衔,而且在法律文件中排第一个,但是并没有实权。只有当菲利普同意玛丽的想法时,玛丽才答应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毫无疑问,菲利普并不爱

玛丽，因此时常感到孤独和寂寞。1555年的夏天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季节，庄稼收成歉收，社会动乱频繁，尤其在伦敦更严重。异端宗教也趁此机会煽风点火。

玛丽一直都想在英国恢复罗马教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成为女王不久，她就开始同罗马教皇协商，后来罗马教堂派了一位红衣教主雷金纳德（英格兰贵族）出使英格兰。1554年11月20日，雷金纳德抵达英格兰，11月30日，他同意了英国议会要求同罗马联合的提议，授予英格兰罗马教皇绝对权威性。圣诞节期间，议会遵照玛丽的命令恢复了《异端宗教法案》，并于第二个月开始了焚烧异端宗教书籍。

那时新教教徒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似乎还只占少数，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皇家和议会规定信仰的宗教。然而，自从玛丽开始统治国家起，新教教徒就一直积极地从事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活动。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嘲笑讽刺天主教，他们攻击牧师，扰乱游行。玛丽下令驱逐那些新教的狂热信徒，因为他们反对玛丽和她的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

首次焚烧异端宗教教徒是在1555年2月。那一年，玛丽下令将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雷、伍斯特主教休·拉特姆、威斯敏斯特执事长约翰·菲尔伯特、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伯以及其他七十五人焚烧。执行者在对罪犯执行刑罚时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这使得罪犯实际所受的刑罚比预想的要残酷得多。有时捆绑在罪犯腰间的火药突然间没有爆炸；或者其他犯人身上的木头，原本应该冒烟令其窒息而死的，但是却没有正常燃烧，所以他们不得不忍受更长时间的煎熬。自那以后，玛丽就获得了“血腥的玛丽”这一称号。

许多被处以火刑的异教教徒其实都是一些无辜的平民百姓，他们并没有宣扬什么异端宗教观念。坎特伯雷前任大主教汤姆斯·克兰姆曾一度到处宣扬异端宗教，虽然他后来不再从事异教宣扬活动，

但还是未能逃脱死刑，于1556年3月被活活烧死。在火刑面前他毅然抛弃了以前的投降论调，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新教教徒。他死后，克兰姆和其他许多人也为了新教事业而相继献身。人们的反抗活动并没停止，许多人继续起来反对女王、红衣主教珀尔和她的政府。1556年，一群英格兰政治流放犯阴谋反攻英格兰，但在年初，阴谋被女王识破了。玛丽确信枢密院的一些成员也参与了此项阴谋，因此感到很孤立。当年春天和夏天，英格兰遭遇严重旱灾，这更加剧了这个国家的紧张气氛。

玛丽几乎从统治弗兰德斯菲利普那里没获得什么支持。他写给玛丽的信中经常要求她应该为他的加冕做好准备。英格兰议会变得更加仇视外国人，令玛丽难以控制。在同议会周旋之后，玛丽告诉菲利普，她无法给他举行加冕仪式。同时她还听说，他将借来的钱乱花得所剩无几，他乱搞男女关系的丑闻也传得沸沸扬扬。然而，玛丽还是继续做一位称职的妻子，她也常常心里埋怨她父亲以前对她的忽视。

同时，玛丽还写信给前任国王，告诉他自已为反对异教所采取的行动。她渐渐意识到，她在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中已慢慢失去人心，因为他们都认为那些被施以火刑的异教教徒不应该得到那么严厉的惩罚。玛丽的愿望是在英格兰重建天主教，但是她选择的方式似乎没给她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却带来更大的危害。然而，如果她不迫害异端宗教，那么人们又如何敢信仰一种正确的宗教呢？玛丽无法解决这种两难境地。

菲利普最后于1557年3月回到英格兰，因为他遇上了一场艰苦的战争。新罗马教皇是一位名为保罗的那普勒斯人，他恨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最后同法国结盟发动了对菲利普的战争。在菲利普的军队就要围攻罗马时，财政状况却出了问题。为寻求财政方面的支持，他转向忽视已久的妻子寻求帮助，玛丽强迫英格兰人民

借给她十五万达克特（货币单位）。她将这些钱在几周内就送给了菲利普，并且许诺给予他海军支持。菲利普刚回到英格兰，玛丽就开始劝说枢密院同意对法国宣战。1557年6月7日，战争开始了。7月6日，菲利普回到法国。他带领着两万人的军队和野战炮以及火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玛丽。

菲利普的军队在圣昆顿的主要战役中大获全胜，而且还占领了法国南部其他几个城镇。同时，在意大利，他的军队同罗马教皇达成妥协，换来了片刻的平静。但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又瞄准了一个挑衅的机会，即英格兰在法国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即加来市和它周围地区。该地区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困扰着法国国王。1558年1月初，法国对加来发动了突然袭击，大概因为财政状况不佳，该城市的防御体系片刻间便土崩瓦解。1月7日，加来陷落。玛丽感到心力交瘁，对加来的失陷更感愤怒。然而，英格兰人则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玛丽将钱财和军队送去支持了菲利普。

1558年2月，英格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庄稼收成歉收、流行病蔓延、物价飞涨，这一切令本已经入不敷出的英格兰（因为宫廷惊人的开支和支持菲利普进行战争的巨额费用）雪上加霜。国内收取苛捐杂税，枢密院所能做的就只是同玛丽女王进行辩论。玛丽还有其他烦心的事情，她认为自己又怀孕了，但在年底前她没有告诉菲利普这个消息，因为她担心会再次令他们夫妇失望。现在玛丽决定搬到格林治，准备在那里分娩，但是孩子还是没有降生。

3月，玛丽在菲利普的敦促下立下了遗嘱，但是并没有将伊丽莎白立为她的王位继承人。玛丽长年生病，而且还经常心情郁闷和发高烧。同时，伊丽莎白也正在为夺取王位而做准备。随着玛丽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的大臣们都想方设法地接近伊丽莎白。

11月6日，枢密院的成员探访玛丽，并且督促她立伊丽莎白为王位继承人。她同意了，并且派两位枢密院成员去哈特菲尔德告诉

伊丽莎白这个消息。同时她还给伊丽莎白送去“很多昂贵的珠宝”，并请求伊丽莎白答应在英格兰继续推行天主教信仰，照看她的仆人们并为她还债。

11月14日，玛丽处于昏迷状态，神志不清。她告诉最贴身仆人一些有关她内心深处、伴她一生的悲哀往事。他们原以为主要是菲利普不在玛丽的身边的原因，但是玛丽却说道：“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死后将我解剖，你们会发现我心中有一个加来。”11月17日黎明，玛丽下令在她的房间举行圣餐礼。圣餐礼结束后，她的仆人们都以为玛丽睡着了，但是其实她已经安静地去世了。枢密院的人将她的结婚戒指取下来交给伊丽莎白，证明玛丽已经去世了。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在听到伦敦人民欢庆伊丽莎白女王的即位典礼后，红衣主教也死去。这两位力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先行者都死去了，伊丽莎白终于可以自由地选择英格兰的发展道路和未来。

史称「恐怖大公」

的

俄国沙皇



伊万四世

嗜好杀人，登上王位后大开杀戒……

伊万四世

——史称“恐怖大公”的俄国沙皇

嗜好杀人，登上王位后大开杀戒……

俄国所有的统治者都是独裁者，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正确的。君主可以对上帝赐予他的奴隶行使任何权利……如果因违背君主的意愿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他不仅仅要受到重罪的惩罚，而且他的灵魂也将受到煎熬，因为上帝早已命令他要一切听从君主的安排。

——伊万四世致安德鲁·库尔勃斯基的一封信

早在伊万出生之前，耶路撒冷的族长就预测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会生一个“邪恶的儿子”。在他出生之时，狂风肆虐，当时一位预言家曾这样预测：“一位沙皇在你们中诞生，他有两颗牙齿，一颗用来吞噬我们，另一颗用来吞噬你们。”五十四年后，他过世了。伊万四世享有“暴君”一名，实乃名副其实。他残酷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野蛮地将不共戴天的仇人和身边的人折磨致死。他彻底摧毁了许多村庄、城镇乃至整个城市。伊万一旦暴怒起来无人可挡，有一次他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伊万是俄国第一任沙皇，统治着上百万人，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他实施暴政，对臣民没有丝毫同情心，并尽情地折磨、劫掠或者蹂躏他们，以供自己欢愉享乐。

伊万三岁时，父亲就驾崩了。俄国宫廷陷入一片混乱，因为他信仰天主教的母亲埃利娜·格林斯卡娅试图夺取权力。她置过世丈夫的遗嘱于不顾，囚禁并杀害了所有反对她的挡路人。伊万的父亲临死前指定的摄政王对此非常嫉恨，也极度渴望获取权力。整个宫廷因此充斥着阴谋与陷阱。在外人看来伊万好像过得很不错，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在这个年少敏感的孩子面前，摄政王用尽各种刑罚折磨和杀害其他人，那些因惊恐哭泣或死里逃生的贵族们往往将他从睡梦中叫醒。

此时的伊万生活在一种充斥着监视、毒辣和暴力的环境中，因此他逐渐将生命视为一种强悍的食肉动物，渴望追逐猎物并享受折磨猎物的乐趣。他将所有的不满和沮丧都发泄在手无缚鸡之力的动物身上（例如小狗和小猫）。他将它们的眼睛戳瞎，然后再把它们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塔上向下扔，然后他跑下楼，看着它们慢慢死亡。这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简直就是享受。

由于受到母亲的疏远，伊万很孤独，并且患有幻想症。他知心的保姆阿格拉菲娜·欧伯伦斯基也被摄政王瓦西里·舒斯基送往女修道院。伊万和他的弟弟“傻子犹雷”在克里姆林宫过着如同乞丐一般的日子。宫廷外到处都是手握武器的卫士，他们经常闯入伊万的房间，捣毁家具，拿走一切他们喜欢的东西。

1538年，伊万看着他的母亲在痛苦中死去，母亲是被那些官衔仅低于王子、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下毒毒死的。他们还将伊万的一个皇室心腹活生生地剥皮，置于莫斯科广场展览。伊万剩下的童年时光也都是生活在恐怖和残暴之中，各个仇家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争斗。他们每搞一次阴谋，伊万就增加了一分仇恨。他的心智和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的态度都遭受了破坏性的影响。

伊万十三岁时开始由猎杀动物转为杀人。圣诞节后，他邀请一些贵族参加舞会，正当他们尽情享乐之时，伊万起身大骂他们利用

自己的年少无知飞黄腾达。他宣布，每一个人都应负责，但是可以用他们的领头人安德鲁王子的鲜血来补偿。那些贵族们吓得目瞪口呆，没有任何人出来反对。伊万手下的人立即上前抓住王子，将他扔进关有许多条饥饿猎狗的围栏中，安德鲁被群狗乱咬，凄惨而死。安德鲁死后，那些贵族们都承认自己的统治结束了，伊万拥有绝对权力，格林斯基家族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此时伊万变成了一个心理失常、嗜酒如命的年轻人。他带领着一帮流氓漫步于莫斯科街头，喝酒、偷东西、蹂躏妇女。他经常将那些受害者绞死、扼死、活埋或者喂熊。但是，他自己却永远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自尊心。当他喝醉或者通奸时，他认为是上帝在通过他来喝醉或通奸。他认为，上帝挽救他是出于一个特殊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变得越来越虔诚，相信教堂会支持他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就是



俄国沙皇伊万四世，由维克特·米凯洛维奇·瓦丝莱特索夫所画。他残忍、狡诈、冷酷无情、性格暴躁、情绪激动，做出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暴行，因而获得了“恐怖大公”的称号。在他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骇人听闻的折磨后被杀害。（贝特曼/科比斯）

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然而他祈祷的方式却很特别，跪在祭坛前面向神灵磕头，用力非常狠，所以额头上留下厚厚的茧子。伊万一生都保持这种习惯。

伊万十六岁时性格变得反复无常，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将扮演其与生俱来的角色。俄国人虽被那些贵族们踩在脚下，但却千方百计试图得到年轻君主的注意，然而这毫无用处，因为伊万满身酒气、孤傲自大、暴力虔诚，不愿因外面的事情烦心。一天，伊万外出到诺夫哥罗德狩猎，五十位市政人员游行请愿，向他抱怨他们遭受的压迫。但伊万拒绝倾听他们的倾诉，无端地认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阴谋，因此下令立即将那些人处以死刑，而没有给他们任何申辩的机会。其中还有一位是他童年的朋友，刚刚从监狱获释出来。此时的伊万已经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他的权力神圣无比。

伊万长得又高又瘦，挺拔的鹰钩鼻，长型脸，褐色胡须，蓝色深邃的双眼。他站在一座宽敞的王室宫殿里，当着所有贵族和皇室成员的面，宣布继承王位，成为所有俄国人的沙皇。曾有一段时间，伊万远离莫斯科的王子和贵族们，将自己置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首脑之上。他甚至还仓促准备了一份家谱来证明他是罗马奥古斯塔斯国王的直系后裔。

不久，在一个传统的仪式上，伊万从贵族们呈献的年轻无瑕的公主和女儿中挑选了阿娜斯塔斯娅·罗曼诺拉为第一个妻子。伊万起初想利用婚姻同一个欧洲皇室结盟，但没有成功，现在这个结合对伊万和俄国来说却都是一件幸事。他的新皇后可以令伊万控制自己的残暴行为。伊万亲切地称呼他的皇后为“小母牛”，他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挚爱的人。他们1547年2月结成夫妇，共度过了十三年的幸福时光。皇后文静坚强、寡言少语，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两个不幸夭折。

伊万在结婚和即位后的两个月面对一个新问题，即莫斯科（这

座城市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的)城内气势凶猛的火灾。成千上万的人们被活活烧死,或者变得无家可归。伊万总是沉浸在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之中,所以这场灾难对他就意味着一件事:上帝将要惩罚他。这种怀疑又被一位名叫西尔威斯特的牧师所证实。这位牧师告诉伊万,这场火灾就是上帝对他所犯罪行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还劝说他要净化他的灵魂。过去伊万常常认为上帝和他是朋友,现在他决定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忏悔活动。而且他还利用此次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愤世嫉俗的行动,来巩固他的王位,这些行动后来成为他的统治模式。

那时候格林斯基家族统治着俄国。他们拥有荣誉和财富,并借此压迫人民,勒索钱物,残酷地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施以刑罚。普通老百姓仇恨他们,许多属下将他们视为暴政和邪恶的化身。伊万披金戴银跪拜在人潮拥挤的红场上,为他属下的行为向人民道歉,并且许诺会保护俄国的各族人民,规劝他们互相爱护,团结起来。他宣称,恐惧时时袭扰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因为怜悯和同情而变得柔和。这时,格林斯基家族正为了活命而逃亡。

此次演讲后不久,伊万就开始对政府进行改革。他设立了一个新的枢密院,由一些智慧超群、冷静沉着、具有奉献精神的贵族和牧师组成,由两个人控制。其中一个是莫斯科人马卡里尔斯,俄国最有修养的人,另一个是斯尔维斯特尔,一个神秘的传教士,敢于将沙皇视为一个普通的忏悔者。于是伊万开始了对政府部门、教堂和军队的大规模的改革活动,建立了一支杰出的名为 Streltsi 的军队。他要求他统治的所有领土必须遵守相同的法律并反腐败。伊万的如意算盘是,统一他的国家,剥夺当地贵族的司法、行政和财政权力。

与此同时,伊万还专横地要求俄国同英格兰进行直接贸易,他还打通了俄国同瑞典和荷兰的贸易通道。伊万在国内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还在俄国南部和东部边界冲突中取得了辉煌的胜



尽管伊万四世有许多失败之处，但是他也做了许多事情来发展俄国的商业和文化。莫斯科的圣巴西勒大教堂建于1555年到1560年间，旨在纪念东正教教堂的教父圣瓦西里。然而，教堂一完工，伊万就命令弄瞎建筑师的双眼，这样他们就无法设计出更漂亮的建筑物了。（科比斯）

利。但是他还担心三件事：瑞典人、荷兰人和鞑靼人。他将他的军队装备欧洲化，为他们提供薪水和统一军服，然后用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攻占了鞑靼人的据点卡扎恩城。到1554年，伊万又成功地攫取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同鞑靼人进行的战争中，他获得了“格罗兹尼”这一称号。起初，这一称号意味着他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但是后来却变成了恐怖煽动者的象征。

1553年3月，他重病缠身，他要求所有属下发誓效忠他一岁的儿子狄米特雷。他们一开始不同意这样做，害怕沙皇死后国家会变成无政府状态，并且会回到摄政王统治的年代。伊万对他们的反对

勃然大怒，新仇旧恨一股脑涌上心头，顷刻间就要发作。但是他曾发过誓：如果此次得以康复，他就宽恕企图推翻他的谋划者，所以他冷静下来，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他刚一康复，就携皇后到修道院感谢上帝的恩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一个奶娘不小心将狄米特雷掉进了河里，淹死了。九个月后，皇后又生一子，起名为伊万。

在近十三年时间里，在妻子和枢密院两位主管的协助下，伊万将国家治理得还算井井有条，甚至一些外国人都承认伊万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不幸的是，1560年8月7日，皇后得了一种慢性疾病痛苦死去。莫斯科的人民为失去仁慈善良的皇后而痛不欲生，他们的悲哀和哀悼弥漫在牧师的圣歌中。伊万由他的兄弟搀扶着，赤脚走在棺材后面。后来他又常常来到妻子住过的空房间里，咆哮、绝望地尖叫。伊万再次孤独一人，他想尽力弄懂他受到这种失去爱人的惩罚的原因。他相信爱妻是被人毒死的，忽然间他再次变得残忍无情。他的情绪时而狂躁，时而懊悔自责，亵渎和迷信取代了他的虔诚。既然上帝残忍无理地带走他的爱妻，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将同上帝一样残忍无情。伊万现在挣脱了所有道德准则，既然上帝对他不敬，那么他也有权利对上帝不恭。

伊万对下属极为不满，有时他将头重重地磕在地板上，环顾整个宫廷，然后开始摔家具。对妻子死因的怀疑使他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遗忘了所有的家人和亲人。消息灵通人士从四面八方涌入克里姆林宫，急切地为伊万提供各种对他不利的消息。为了满足沙皇的欲望，法官们不再要求任何真实证据，许多曾经忠心为沙皇而战的贵族们，现在却备受折磨。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被绞死。斯尔维斯特尔被伊万放逐到修道院，最终含辱而死；阿达舍维被囚禁，两个月后也神秘死去。

从那以后，伊万的婚姻生活波动很大，这也突出了他的不安全

感以及狂躁的性情。1561年，他娶了一个切尔克斯美人玛丽亚·特穆勒乌柯万娜为妻，但是不久就厌弃了她。她于1569年死去，后来伊万又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玛莎·索巴肯，但是她两周后就死了。伊万的第四任妻子是安娜·库托夫斯卡娅，但是1575年她被送入修道院。他的第五任妻子是安娜·瓦丝史库拉，不久又是瓦斯里萨·迈伦提瓦纳。迈伦提瓦纳愚蠢地找了个情人，但这个情人就在她的窗户下被活活钉死，而后，她也被送入修道院中。第七次结婚后，伊万发现他的新娘玛丽亚·道古卢卡娅不是处女，于是第二天就将她淹死了。他最后一任妻子玛丽亚·娜戈雅，1581年嫁给他，寿命比他长。

当时，俄国的监狱和修道院里净是被伊万迫害的人。迫害得越深，他迫害人们的欲望就越强，死去之人的鲜血无法熄灭他的这种欲望，却让他变得更加野蛮。伊万让一些身份卑微的贵族替代了他不满意的下属的职位，这些人思想狭窄单调，善于卑躬屈膝，他们对伊万言听计从并且鼓动他从事道德败坏的行动。接下来的一年里，伊万失去了他的兄弟和他最小的儿子瓦西里，莫斯科人玛卡里尔斯。这样，伊万同过去的联系中断了，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童年往事，也没有他能够信任的人了。

1564年圣诞节后不久，伊万突然整理行囊携带家人秘密离开莫斯科前往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宣布他想退位。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因为对16世纪的俄国人来说，他不仅仅是国家的首脑，而且他本身就代表着整个国家。这是一个漂亮的阴谋。伊万写了两封信，一封列举了国家的无序以及贵族和将军们的背叛罪行，谴责他们掠夺财富，粗暴对待农民。第二封信写给外国和俄国商人以及莫斯科所有基督信徒们，告诉他们伊万非常爱他们，他也憎恨残酷的下属和牧师。这两封信一经广播，俄国立刻陷入混乱，人们祈求他的归来，一个由资深牧师和贵族组成的代表团前去请求沙皇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他赌赢了，而且回报丰厚。一个月后，伊万凯旋归来，但同以前

有所不同的是，他不是要求，而是获得了惩罚那些他认为不忠于自己的人的绝对权力以及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的财产的许可证。从此以后，他就是上帝旨意的惟一表达者和执行者，拥有超乎宗教的权力。俄国恐怖的统治开始了。

1565年2月2日，伊万重归莫斯科。34岁的沙皇看上去更像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他面色灰白，满脸皱纹，眼光呆滞，头发稀少，双唇紧闭，额头紧蹙。他环顾人群眺望远处，神情狂野。他回来后一个月内就将俄国分为两半。一半置于伊万的统治下，保留杜马或者由下属和官员组成的议会；另一半，也是最富饶的一半成为了沙皇的私人区域，他将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该区域。2月4日，就在这两个区域成立的当日，屠杀行动就开始了。

为了对人们进行绝对邪恶的统治，伊万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秘密警察局。人们只要一看到这个警察局就会浑身发抖。他们身穿黑衣，骑着黑马，手拿笞帚和狗头（他们执行任务的象征物）穿行在莫斯科的街头，并进入农村清洗叛徒。伊万建立了一种新的贵族制度，它是由领取薪金的下属组成的。秘密警察局里的人都为伊万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力满足他的多种欲望。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没有丝毫悔恨的重罪犯。他们逾越法律，谁侮辱他们，谁就会受到死刑的惩罚。他们可以罚款、施以酷刑、强奸、盗窃和焚烧物品，而不担心会有报复。

伊万的那些下属们意识到，伊万通过征收贵族的土地、农民的财产，想要永远剥夺他们的权利。据估计，大约有一万贵族死于秘密警察局之手，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失去土地，被迫背井离乡。

伊万越迫害人民，就越感到人民对他的仇恨；他越感到人民的仇恨，就越要找出对他不利的人。他忧心忡忡，无法入睡，他看到到处都是不祥的预兆。莫斯科不再安全了，于是伊万搬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宫殿里，四周都是护城河和壁垒。这座邪恶的宫殿反映了

伊万个性的四个不同的方面。一些房间被装饰得灯火辉煌；一些房间堆满价值连城的书籍和羊皮书；一些房间很像修道院；另一些房间(在地底下)则有许多地牢。

伊万热衷祈祷，他从秘密警察局里精挑细选了三百个侵略成性的警察，将他们安置在宫殿里，他已经将这座宫殿变成了修道院。他宣布，这些人将是他的信徒，而他是他们的牧师。每一个信徒都披着黑色袈裟，罩着金丝绣成、皮毛装点的大衣。伊万真的相信他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僧侣制度。

每天早上，伊万和他的下属先进行四个小时的祈祷，然后吃午餐，再小睡一会儿，然后他们就到地牢去观看下午的酷刑和执行情况。他们经常从事强奸和酷刑折磨的活动，以及该受天谴的大屠杀。伊万往往充当各种酷刑仪式的策划者，他们用瘦削锋利、滚烫得发

伊万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秘密警察局，这一残暴的势力对伊万绝对忠心，尽心尽力地执行人交给的任务。这幅雕塑画中描绘的是卡萨恩的人民在刀剑的威胁下屈服于伊万。人们一旦有任何对这个秘密警察局不敬的言语，就会被处死。(贝特曼/科布斯)



出滋滋声的钳子将一些人的肋骨从胸腔中挑出。酒后的放肆行为，取而代之的则是富有同情心的悔恨。每当满身罪孽的伊万在祭坛前将额头叩得鲜血直流、满是伤痕后，他就起身向他的扈从诵读基督教义中的训诫，下属们则在规模巨大的宴会期间（紧随布道之后）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来取悦伊万。他们当中有一位最残酷、最无耻的人，名叫马鲁塔·斯库拉图福，他逼迫一些乡下女子赤裸着身子追逐一群母鸡，她们头发披散着，乳房不停地上下左右晃动着。这时，秘密警察局的警察们就瞄准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女人们射箭。伊万小睡后回到教堂继续祈祷，他抬起头来，仿佛听到上帝在他耳边低语那些该死的人的名字。更经常的是在祷告间隙中，他发布血腥大屠杀的命令。

伊万在三十四岁时已经成为极为恐怖的人物。他将一件长长的、金属尖头木制器件当做杀人武器，这令他变得更加残暴不仁。他常常鞭打那些冒犯他的人。“他用一根长长的、尖头木棍刺入勃雷斯王子的下半身，然后木棍从他的颈中出来。王子仅活了十五个小时。王子死后，一百个枪手轮奸了王子的母亲，将其致死，然后沙皇的猎犬啃食了她的肉和骨头。”没有人能够逃脱伊万的魔掌。他的财政大臣尼科塔·弗尼科夫在一口大锅里被活活烧死。伊万的想法非常极端，1567年，他向伊丽莎白一世寻求政治避难，然而同时他又向她求婚。

沙皇身边尽是一些懦弱无能之辈。一些人如波美里卢斯（一个荷兰冒险家）常常给沙皇出谋划策，这个人自称是一名神奇医生，他时常提醒沙皇他仍旧有许多敌人，借此让沙皇变得更加偏执，更加神志不清。

沙皇的压制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挑战他的统治地位。1568年，俄国东正教的教长菲利普替那些被不公正地冠以反叛罪名的人向伊万求情，伊万刚开始还不敢直接攻击他。过后，他逮捕了几个牧

师，并对他们施以酷刑，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几个月后，菲利普又谴责伊万允许一个秘密警察在弥撒仪式上戴着无边便帽，这时伊万再也忍耐不住，他逮捕了菲利普。菲利普锒铛入狱，因为他没能保佑诺夫哥罗德市六万人被屠杀，所以他也被伊万忠实的仆人马鲁塔·斯库拉图福绞死。

伊万想全面地展示他的无限威力，所以他无法满足于对单个人的惩罚；他想要惩罚整座城镇。长久以来，他一想到诺夫哥罗德市就感到气愤不已，现在这个城镇已经归皇室所管辖。起初，伊万只想将六百五十名人质带回莫斯科，然而一封有该城贵族签名的假信给伊万需要的借口。其实这封信是由憎恨该城的罪犯所写的。1569年12月，伊万带领着他的秘密警察离开莫斯科，随同的还有他的儿子伊万（他同父亲一样，喜欢残暴和鲜血带来的乐趣）。伊万在去诺夫哥罗德的路上命令屠杀克林姆的居民，借此娱乐自己。接着在修道院里祷告五天，与此同时秘密警察们却挨家挨户搜索，随意对人们施以酷刑。

1570年1月8日，伊万进入这座恐怖的、废弃的城市，进行洗劫和掠夺。一位德国雇佣兵这样写道：“……沙皇骑上马，挥舞着矛，呵斥着、追逐着人们，此时他的儿子正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一幕。”五周期间的每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被带到广场上，他们在那里遭到技术娴熟的折磨和屠杀。秘密警察们使用各种方法鞭打他们，打断他们的四肢，割他们的舌头，切开他们的鼻孔，阉割他们的生殖器官，然后将他们放在慢火上烧烤。最后他们一家一家地被扔入 volkhov 和冰冷的河水里。秘密警察在船上用船钩、铁矛和斧头杀死那些浮在水面上的人们。最后，尸体太多，堵塞了河流，一部分还溢上岸边。2月12日，伊万命令将每条街道上的一位幸存者带到他面前。他们原以为会被杀死，然而看到的却是伊万那张和蔼仁慈的面容。他已经从杀戮中清醒过来，面貌焕然一新。他告诉他们可以回家过安详

的生活。虽然，这座城市的杀戮已经终结，但是该城却永远无法恢复以前的面貌。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伊万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恐怖的气氛在莫斯科达到了极点。他从阳台上往下看，他看到了7个绞刑架，一口架在大捆木材上的巨大的锅，一个形状同人一样大的煎锅以及那些将人的身体一分为二的绳索。为了庆祝伊万军队的胜利，在红场上有三百多个人在圣巴斯教堂前被绞死、烧死或者砍死。

不久，伊万的政策开始得到了报应，鞑靼人攻入了莫斯科。1571年5月24日清晨，鞑靼人在莫斯科郊外放火焚烧房屋，一股强风使得火势蔓延开来。市民们想在克里姆林宫寻求庇护，但是它的大门紧闭，许多人被更加可怕的莫斯科人杀死。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莫斯科城变成了一片浓烟滚滚的废墟，只有克里姆林宫因为有高墙防护，所以幸免于难。沙皇逃到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1572年，鞑靼人再次进攻莫斯科，但幸运的是，沃罗特因斯格王子用数量大大超过敌人的军队赢得了彻底的胜利。俄国免于鞑靼人的侵略。虽然伊万跟此次胜利毫无瓜葛，但他夺取了所有的功劳，高兴地回到了莫斯科。六年后，他又亲自将沃罗特因斯格王子折磨致死（他已经成为国家英雄，伊万是不能容忍他的存在的）。

伊万军队的实力给予他安全感，而秘密警察局却有损他对外的形象，所以他下令将它解散。这样就打碎了命令链条，导致国内更大的混乱。伊万将俄国一分为二的政策，对该国防卫能力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们受到农奴制的压迫，贵族们时刻担心他们的身家性命。秘密警察局和伊万通过掠夺统治下的领土将国家陷入灾难的深渊。农村大量的土地被荒废，饥荒和疾病在俄国蔓延开来。

1578年，伊万感觉身体极为不适。他背上长有巨大的盐性积垢物，稍微移动就会让他感到疼痛难忍。他无法在祭祀和祷告仪式上

出现,身体的疲倦和无力让他无法下跪或者弯腰鞠躬。

现在,伊万的怒火因为身体上的折磨而爆发,这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582年11月9日,因为不喜欢儿媳穿的衣服,他就动手打骂她,结果导致儿媳流产。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伊万,同父亲常常争吵,在争执不休中沙皇伊万用他的木制武器刺伤了儿子的头部,几天后儿子死去。新继承人菲道尔身材矮小,头和鼻子很大,既无能又幼稚可笑。伊万无可约束的权力没有传人。

伊万使劲地用头敲着儿子的棺材,发出巨大的咆哮声,他心中充满内疚和恐惧,变得精神错乱。现在他在许多房间里的大锅内煎熬各种药材,疯狂摄取元气和精力。伊万害怕上帝会发怒,所以就停止了所有酷刑,为他以前所做的事进行忏悔,并且请求上帝的原谅。一年后,他召集所有的儿子,警告他们要成为仁慈的统治者,在对人民施以刑罚时要考虑清楚。他要求列出那些被错杀的人的名单,并为他们进行祷告,为他们烧纸钱。

伊万因肥胖而变得身体扭曲,长久以来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许多,长长的白发从秃头上一直耷拉到肩上,他的道德堕落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晚年,他只有坐轿子才能移动。他身体臃肿,皮肤松弛,“他的阴囊也开始浮肿,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他的阴茎都非常坚挺,夺取了数千女子的贞节,成千上万的孩子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父亲而被毁掉”。

沙皇在死前召见六十个算命者,他们告诉他,他将在1584年3月18日去世。那一天,伊万写完遗嘱以防万一,尽管那些不祥的预测还在,但是他却感觉身体很好。他派他的顾问柏斯基去警告算命先生们,他们将被烧死或被活埋,因为他们在明目张胆地欺骗他。然而,算命先生们坚持他们的预测,他们回答道:“太阳下山后这一天才结束。”沙皇洗完澡后坐下来下棋,然后倒下去死了。当时碰巧在场的一位英国人杰罗姆·高斯恩写道:“沙皇窒息而死。”其他同时代

的人也都同意他的死亡非常突然，他们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不可能真正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对他的骨架的分析中并没有发现暴力的痕迹，那时他疾病缠身，身体非常虚弱，因此很容易窒息而死。

伊万留下了一个毫无生机、满目疮痍的俄国。政府处在一片混乱中，那些在肃清中幸存下来的下属们怀有深深的愤懑之情，国外敌人对伊万的劫掠、酷刑和对土地的掠夺怀有的仇恨变得尖锐，所有的这一切令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和分裂。在秘密警察局恐怖统治期间，数不胜数的土地荒废了，良田被丛林覆盖。

在伊万的黑暗统治期间，贵族血统的家族都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一些甚至已经完全消失。沙皇建立了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学会缄口无言，不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也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只有这种人才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

特兰西尼亚

的
「女吸血鬼」

伊丽莎白·巴斯里伯爵夫人

为永葆青春美丽，用尽各种诡计，吸食上百名
年轻女子的鲜血……

伊丽莎白·巴斯里伯爵夫人

——特兰西尼亚的“女吸血鬼”

为永葆青春美丽,用尽各种诡计,吸食上百名年轻女子的鲜血……

你像一只未驯化的牲畜,你现在所剩时日不多了,你没有权利呼吸空气,也没有权利看到阳光,你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永远消失。你将活在阴影里,你将为你禽兽般的生活忏悔。

——执行伯爵夫人死刑的法官

此时欧洲各国情况各异,有些国家被伊丽莎白一世、可怕的伊万和路易斯八世等强大的君主所统治,然而有一个国家却深陷古老的迷信中,这个国家就是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是欧洲最黑暗神秘的一部分,统治该国的是一个邪恶的女人,人们称之为“血腥伯爵夫人”。她杀戮成性,用尽各种残酷手段对待仆人和一些乡下女子,有六百五十多人被她杀害。卡提斯城堡是一个巨大的堡垒要塞,位于山脉顶端,是她实施血腥暴行的场所,所以当地农民都将其称之为“吸血鬼城堡”。

伊丽莎白·巴斯里出生于1560年,在特兰西瓦尼亚埃斯赛德(这个地方是她家族的产业)地区长大。巴斯里家族非常富有,是该国最有权力的新教徒家族之一。她父亲乔治是该国的一位部长,娶了表妹安娜为妻。这个不同凡响的家族诞生了一位红衣主教,波兰的

一位未来君主和多名战争英雄。然而，伊丽莎白还有一些性格另类怪异的亲戚，这也许是几个匈牙利贵族之间通婚的结果：她的一个叔叔迷上了邪教祷告的仪式；她的姑姑卡拉拉是众人皆知的双性恋者，喜欢折磨她的仆人；她的兄弟斯蒂芬是个酒鬼和好色之徒。她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多多少少表现出癫痫症、疯狂和其他心理疾病的病症。当她还是孩子时，就经常全身痉挛，所以她不得不用愤怒和无法控制的行为来克服这种病状。

伊丽莎白出生后不久，奥斯曼帝国开始衰弱，苏丹人接替土耳其人统治了特兰西瓦尼亚，因而土耳其人在该国的势力大大削弱。苏丹人并不喜欢打仗，而更喜欢闺房。奥斯曼宫廷中发生的种种怪事也传到了年轻的伊丽莎白耳中。

六岁时，伊丽莎白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群吉普赛人被邀请到她的宫殿中为皇室成员们表演娱乐节目。在逗留期间，他们中的一个人被指控将他自己的孩子卖给土耳其人，被判处死刑。他苍白地哭喊着，声音久久回荡在宫廷里。这引起了伊丽莎白的注意，在黎明时分，她悄悄躲过了看护人的照看，跑出宫廷亲眼目睹了对罪犯的惩罚。在那里，她看到一匹马躺在地上，士兵们剥开它的肚子，抓来罪犯，将他填入马肚中，只有头耷拉在奄奄一息的马身子外面。同时，另一名士兵用一根长针和粗线将罪犯缝入马肚子中。

伊丽莎白智慧超群，熟稔匈牙利文、拉丁文和德语，在当时即便是该国的王子也几乎是目不识丁。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要残酷对付不听话的农民。在许多孩子学习如何控制冲动和好斗性格时，伊丽莎白没受到任何的限制。1571年，当她十一岁时，她的一个表兄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储。这位王储性格暴戾，在镇压1573年的一场农民起义后，他下令割下54个疑犯的鼻子和耳朵。

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伊丽莎白同“匈牙利英雄”弗兰克·纳达斯

蒂订婚，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战士，1555年出生。虽然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不如巴斯里家族富有。他曾在维也纳求学，是一名优秀运动员，也颇受同伴们的喜欢，但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伊丽莎白快速成长着。她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喜欢玩男人玩的游戏。不幸的是，她怀上了当地一位农民的孩子，分娩后，她将私生女送给一个农民，并且发誓在她有生之年永远不要见到这孩子。

十五岁时，伊丽莎白嫁给了二十一岁的纳达斯蒂，婚礼于1575年5月8日在瓦兰诺城堡举行。婚礼异常隆重，甚至神圣的罗马皇帝马科斯米拉恩都答应要出席。但最终因路途遥远，他未能出席婚礼，他派了一个代表团前来，并且送上了一份昂贵的礼物。

纳达斯蒂是一名战士，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同土耳其人作战。他是手拿大刀的“五恶人”之一，常令敌人闻风丧胆。伊丽莎白留在国内管理他在匈牙利的家族产业萨瓦尔城堡。她是公认的美人，同时其残酷对待仆人也无人不知。她热衷权力，把家族产业经营得就像酷刑屠杀场一样。她拥有不计其数的情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任何人敢于侵入她的领地必死无疑。

伊丽莎白结婚后头十年没有孩子，因为她和纳达斯蒂很少在一起。大约1585年，她生了一个女孩名叫安娜，随后九年里，她又生了两个女孩名叫乌尔苏拉和凯瑟琳娜，1598年，她的惟一的儿子保罗出生。从她写给亲戚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伊丽莎白是一位呵护备至的母亲。

伊丽莎白为了打发时间，除了欣赏自己的美貌外，还开始经常去看望她的同性恋阿姨卡拉伯爵夫人，并且开始迷上放荡堕落的生活。她意识到，她真正的兴趣原来在折磨子宫大的年轻女子。伊丽莎白不仅仅痴迷于特殊的性乐趣，她还开始对神秘之事感兴趣。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多罗斯亚的巫师，这个巫师居然鼓励伊丽莎白进行残暴活动。巫师和伊丽莎白的仆人特胡克一起教她学习巫术。后

来，她写信给她的丈夫，将这一新发现告诉他，信中写道：“特胡克教会我一种新的可爱技能，你抓一只黑母鸡，用白色藤条将它打死。弄出鸡血，然后在你敌人身上涂一点。如果你无法涂到他的身子上，就涂在他的一件衣服上。”

据说，伊丽莎白的丈夫也非常邪恶，他主要的兴趣爱好就是折磨仆人，尽管不会像妻子一样将他们折磨致死。后来他开始向他残酷和滥交的妻子传授如何让别人感到痛苦的精湛技艺，伊丽莎白对此非常感兴趣。纳达斯蒂最喜欢的一种折磨方式就是蜂蜜法，即在一个赤裸的女子身上涂上蜂蜜，然后把她拴在蜂巢旁边。

这对夫妇嗜血成性，发明了很多残酷方法来折磨人。如果他们怀疑一个仆人装病，那么就将一些浸过油的纸放在他的脚趾之间，然后放在火上烘烤。如此一来，巴斯里家的仆人再也没有谁敢说自己生病了。

伊丽莎白绝不容忍仆人的逃跑，她有很多方式来惩罚这种罪行，无论如何他们都逃躲不了死亡的命运。一个名叫鲍拉的十二岁女孩因为某种原因设法从城堡中逃跑，后来被抓回，身上只披着一件白色长袍。伯爵夫人逼迫她拱入一个大的长形笼子，笼子太窄，坐

不下，又太小，站不起来。女孩一进去，笼子就被滑轮吊起，数十枚短钉向笼内射来。女孩竭力躲避短钉，但是伊丽莎白的仆人，一个名叫菲兹克的侏儒控制着绳索，笼子来回摇晃着，就这样鲍拉在血肉横飞中变成了碎片。

据说，伊丽莎白·巴斯里，特兰西瓦尼亚的“血腥伯爵夫人”，是欧洲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但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除了她令人发指的残忍性格外，她的部族和祖先的故事，也使得恐怖的吸血鬼故事中总是与她有联系。此图片



是1585年的画像的复制品，原画像现已丢失。（此图是丹尼斯·巴斯里—济兹1997-2001年复制的，网址：<http://bathory.org>）

深冬时节，伯爵夫人让一些年轻女子赤裸着站在她窗户下，然后将水浇到她们身上一直到她们都冻成冰雕。伊丽莎白端坐在那里，凝视着这些美丽的活人冰雕长达数小时之久。

有些留存至今的记录记载着伯爵夫人残酷野蛮的本性。她疯狂地鞭打、折磨和杀害仆人们。在那个时代，高贵的出身赋予一个人绝对的权力；农奴和农民们都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从理论上讲，农民可以自愿离开主人，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主人可以随意指控他们犯了罪，法庭就会制裁他们。对伯爵夫人来说，这是一片从事残酷活动的乐土。

据说，伊丽莎白经常将别针插进仆人的手指甲里，作为违反她规则的惩罚。如果女仆没能按时做好她参加晚宴所需的衣服，她们就会受到酷刑折磨。一天，她将手指放入一个女裁缝的口中，然后再掏出来，这样来回反复地做，一直到这个女人的口角裂开为止才罢休。她的仆人们因为承受不住痛苦而颤抖时，她一定要看到她们的脸。她还强迫那些被怀疑是小偷的犯人手里拿着烧烫的硬币，一直到烙下印记。如果仆人未能熨烫好她的衣服，她就命令他们将热熨斗往自己脸上烫，留下的疤痕终生不会消退。她还常常强迫十几岁的女孩在男性仆人面前脱光衣服，以此来羞辱她们。对伊丽莎白来说，恐怖、痛苦和死亡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休闲娱乐方式。

1603年年底，纳达斯蒂突然病倒了，并且于1604年1月4日凌晨死去。很显然，他是被毒死的。这件事不但没有能够阻止伊丽莎白的残暴，相反是一个新开始。

纳达斯蒂死后四周，伊丽莎白认为她悼念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于是便搬回维也纳的纳达斯蒂城堡中居住。她开始出现在罗马宫

廷中，她的厚颜无耻让神圣的罗马皇帝也备感恐怖。她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卡提斯城堡中，这是一座建在瓦哈河之上的要塞堡垒，让人望而却步，里面的秘道和洞穴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为伊丽莎白暴行的见证。

然而，对仆人经常性的折磨还不是伊丽莎白放纵行为的最大限度。1604年，一个神秘人物安娜·达瓦里亚进入了伊丽莎白的生活。这个“披着人皮的狼”教会伊丽莎白许多折磨人的新方法，成为伊丽莎白随从中杀人不眨眼的最残暴的人之一。达瓦里亚的工作就是了解伊丽莎白仆人的所有事情。她坚持伊丽莎白全用女孩，还是“那些尚未尝过性爱快乐的”女孩做仆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能是乡下女子。

巴斯里伯爵夫人美貌超群，称得上是一位绝世美人。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正好同她奶白色的脸庞相称。一对琥珀色的眼睛，透着聪慧狡猾的光芒，她的形态艳压群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美丽也在渐渐褪色。

起初她试图用化妆品和最昂贵的衣服来掩饰青春的流逝，但这些东西还是遮盖不住日益增多的皱纹。后来，一件家庭小事又令伯爵夫人重新热烈地追求屠杀的快乐。

一天，一个女仆正在整理伊丽莎白的头发，时而将她的头发往下拉，时而低语她的发巾不对劲。暴怒的伯爵夫人给了她两耳光，打得她鼻子流血，并溅到伊丽莎白的脸上。伯爵夫人从镜子中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奇迹，她看到皮肤上岁月的痕迹没有了，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光彩。伊丽莎白激动不已。她的巫师达瓦里亚教会伊丽莎白永葆青春美丽的方法，伯爵夫人相信了她的话。从那以后，伊丽莎白对这个古老的信条深信不疑：喝另一人的血就能拥有他身体或着精神方面的最佳特征。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伊丽莎白就经常将女孩带进她的酷刑室，

割裂她的手腕，吸干她身上的鲜血。后来，伊丽莎白派她的老保姆阿鲁纳耶、她忠心的仆人菲兹克、达瓦拉和多罗斯亚去雇佣更年轻的女子做仆人，寻机找个借口绑架和杀害她们。

有一次，伊丽莎白让一些女子赤裸着平躺在她卧室的地板上，狠狠对她们施以酷刑，直到从每个人那里获得满满一桶的鲜血，然后，她让仆人们用炉渣覆盖满地的鲜血。其中一个年轻女子很快就死亡了，这时伊丽莎白说道：“她年纪太小了。”

即便是伊丽莎白生病时，这种酷刑仍在继续。“她起不来床，也没有力气折磨犯罪的仆人，于是她就命令别人将她的女仆带到她的面前。多罗斯亚（一个结实强壮的农村妇女）将女仆带到她床前，伊丽莎白微微起身，像一条恶犬张开嘴咬一个女仆的脸，然后又咬她的肩膀，牙缝里塞着一片片人肉。但伊丽莎白还不满足，又向她的前胸咬去。”

十年里，欧洲共有六百多个年轻女子失踪。她们一旦进入城堡，就会被刺穿、折磨、杀害和吸干鲜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巴斯里伯爵夫人永葆青春美丽。伯爵夫人每杀害一个人，也就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据说，伊丽莎白每次都将被受害者的尸体从她的马车窗户向外扔出去。她的城堡周围净是成堆的尸体，一些远方文明社会的人们也听说了伊丽莎白用酷刑折磨人的新方法。如何处理这么多的尸体渐渐变成了后勤部门的一个难题。有一次，在伊丽莎白准备出去旅行时，卡提斯城堡中一个床底下还放着五具等着处理的尸体。为了打消城堡中人们的疑虑，她命令下人仍旧给这五个女孩送食物，以让其他人相信她们还活着。为了让尸体无法辨认，她下令往她们身上撒满石灰，然后在深夜里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搬出来埋葬。然而，专门处理尸体的仆人凯特雷纳·贝内克兹基身体虚弱，无法一次将所有尸体运出来。腐烂的味道开始在整座城堡弥漫，城堡变得恶臭

之极，所有人都无法忍受这种腐烂的气味，于是伊丽莎白不得不从城堡外找来两个农民帮忙。他们将腐烂的尸体埋在了城堡后面的花坛下面。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起初伊丽莎白还确保死去的女孩必须享有适当的基督教下葬仪式，于是她寻求当地路德教会牧师安德鲁斯·博斯尼的帮助。但是当牧师发现死去的两个女子血管被割裂，鲜血被耗尽时，拒绝履行牧师的职责，因为太多的女子死于这种“无人所知的神秘情况”，他无法承担这么重的工作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伊丽莎白仍旧继续吸食着年轻女子的鲜血，她相信这种做法将会帮助她保持“内在的美丽”。达瓦里亚总是强调使用乡下女子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女子无依无靠。但是当达瓦里亚双目变瞎，并且患有癫痫症时，已经无力再去绑架和杀害那些乡下女子了。于是伊丽莎白也就开始丧失所有的贵族举止。

达瓦里亚死后，伊丽莎白发现她变得越来越老了。这时，另一个女巫告诉她必须喝有贵族血统处女的鲜血，于是伊丽莎白就开始网罗周围有贵族血统的年轻女子。然而，绑架贵族女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整个体制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因此伊丽莎白必须尽力让那些地位低下的贵族女子相信，陪伴在高高在上、富有的伯爵夫



卡提斯城堡，伊丽莎白的住所，摄于19世纪的一幅雕版图。当她最后被判为杀害六百五十个年轻女子的罪人时，被判处终身监禁，并被关押在自己城堡的一座塔里。房间四面都是墙壁，只留有个小孔给她送食物。她1614年死在那里，当地的传说说，她是因得不到处女的鲜血而死掉的。城堡的废墟和囚禁她的那座塔的残骸至今还保留着。（此图是丹尼斯·巴斯里-济兹，2001年复制的；网址：[HTTP://BATHORY.ORG](http://BATHORY.ORG)）

人身边会让她们享受到数不尽的好处。

这种奇怪的做法传出去之后，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子并没有上她的当。因此，伊丽莎白的下人们只好继续购买乡下女子，洗净她们的身子，然后给她们做好漂亮的发型，让她们穿上做工精良的、闪闪发光的华丽衣服。然后，她们被带入一个大宴会厅里，按照严格的指令就座。所有人都轻声低语，等待着最重要事情的发生，即伯爵夫人的到来。每个人都急切地朝门口看着，终于，伊丽莎白身穿镶有大量珠宝的昂贵红色衣袍，走进了大厅。血腥的一幕开始了。

因为杀害的人太多，伊丽莎白也开始遇到麻烦。有一次，一个被害人的母亲询问她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母亲就是安娜·格恩科兹，她从伊丽莎白仆人那里听说她女儿服侍伊丽莎白时死了。她要求看一看孩子的尸体，当然，伊丽莎白的侍女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尸体上留有酷刑的痕迹。但是这位母亲还是坚持要看，最后受到伊丽莎白官员的威胁才被迫放弃。后来，安娜才了解到女儿死前恐怖的一幕。

伊丽莎白至高无上的权力让她免受任何攻击和指责。一位名叫詹罗斯的牧师勘察了教堂和城堡之间的地下通道，发现了九个盒子，盒子中装有最近被谋杀女子变形的尸体。盒子都开着，谋杀者们甚至连钉牢盒子都嫌麻烦。他将这个发现写成报告呈给他的上级阿利亚斯·兰伊神父，报告中称巴斯里伯爵夫人“是天底下最恶毒的刽子手”，但是神父永远也收不到这份报告，因为伊丽莎白的党羽们在中途就将其截下了。

1610年夏，伊丽莎白重病缠身，她决定去疗养胜地皮埃斯坦尼。她在启程前，命令所有女仆必须斋戒八天，由多罗斯亚负责监管她们遵守命令的情况。她们不能饮食，晚上还被迫洗冷水澡，然后赤裸地站在城堡院子中，以确保她们没有违反伊丽莎白的命令。多罗斯亚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当伊丽莎白准备启程时，她的女仆们已

经没有力气陪她前往疗养胜地。最后她选中了多莫尔克市的一个贵族女子陪她前往，后来人们发现她的尸体被扔到了旅途中的大路上，这个人永远消失了。

1610年冬，鉴于她的社会地位让她免于法律的制裁，伊丽莎白当着天主教教徒的面指使侍从将四个女子的尸体从城墙上扔出去。当地的基督教牧师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时，她置之不理。“她们不都是一些农民吗！”甚至强迫让神学院的学生在死去女子的坟墓前唱挽歌和哀歌。

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过着艰难的生活。总体上来说，他们境遇困苦恶劣；他们被迫做仆人，遭受体罚更是家常便饭。他们充当奴隶，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利。伊丽莎白的仆人们意识到，任何反抗她统治的行为都是无用的，尽管有时能找到一些托词搪塞伊丽莎白。他们慢慢发现，当伊丽莎白有访客的时候，她的残暴性就会变得弱一些，于是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延长客人们的逗留时间，例如赶走客人们的马，将车轮子藏起来等等。

尽管从自己家族中继承了大量财产，但伊丽莎白还总是抱怨缺钱。匈牙利贵族经常是自己掏腰包为他们的武士发军饷，皇室几乎没有现金。纳达斯蒂曾将大量的金钱借给马特斯阿斯国王。伊丽莎白在丈夫死后一直都在劝说匈牙利国王偿还债款，因为她需要大量金钱来维持昂贵的娱乐方式。有关伯爵夫人的谣言四起后，只有一些愚蠢和穷困潦倒的人才会被引诱来服侍她。她的军队经常不得不到很远的村庄中用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女子。毕竟，杀人也是一种昂贵的行业。

伊丽莎白决定卖掉家族的两座城堡：匈牙利皇室购买了斯本城堡（一个重要的前沿要塞），又用两千基尔德买下了拜科夫城堡。到这个时候为止，伊丽莎白家族的其他成员才充分了解了她的想法。她的表兄考恩特·苏尔祖（特兰西瓦尼亚王子）召集家族所有的人，

安排伊丽莎白离开凯特斯城堡，暂居在瓦拉诺，然后送她到修道院，她将在那里“结束她的一生”。然而，这个计划还未实施，他就听说埃姆普雷·麦格列特早已向匈牙利议会正式控诉伊丽莎白的罪行。议会要召开为期三天的听证会，听取对伊丽莎白罪行的指控。时代变了，已不再是伊丽莎白的天下。贵族们目无王法、拥有绝对权力的时代结束了，神圣的罗马皇帝阿斯杜克·马特斯阿斯二世决定恢复该国的秩序。

阿斯杜克亲自展开对伊丽莎白罪行的调查工作。伊丽莎白的表兄格勃·巴斯里试图推翻马特斯阿斯二世，拓宽特兰西瓦尼亚领土，将罗马帝国的土地据为己有。作为巴斯里家族的一员，伊丽莎白成为此次政治交锋的牺牲品。她家族的成员因为害怕失去财产（因为伊丽莎白所犯下的罪行确保了他们对一些财产的享有权），所以都积极地帮助她逃脱追捕和审判。

从1610年3月底到7月初，议会总共听取了三十四名证人的证词，其中一些是贵族。整垮伊丽莎白对马特斯阿斯二世是有利的，如果她被判有罪，她的财产将被没收，而且最重要的是，皇室所欠她的债款将一笔勾销。

最后，鲍尼科努斯兹神父还是设法将报告呈给了考恩特。帕兰迪恩王子的头衔允许考恩特在国王不在时行使国王的所有权力，但是他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由于伊丽莎白是这个国家官衔最高的伯爵遗孀，所以没有议会特殊的立法不能逮捕她。

在匈牙利天主教贵族的压力下，议会被迫移到匈牙利临时首都布拉特斯拉瓦（自布达佩斯陷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在这里，贵族们听取了有关伊丽莎白的罪行和证词。当他们听到伊丽莎白耽溺于吸食乡下女孩的鲜血，而且还包括贵族血统的女子时，他们感到愤怒无比。考恩特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他既想保住面子，又想保住伊丽莎白的财产不被国王征收，这时马特斯阿斯国王的使者带着国王

的命令来了，命令他去凯特斯城堡查找证据，惩罚罪犯。

考恩特想将事情朝对巴斯里家族有利的方向处理，因此他计划到伊丽莎白城堡去一趟，结果碰巧当时是圣诞节，匈牙利议会休会。

1610年12月，伊丽莎白意识到弥天大网正慢慢向她靠近，她开始采取措施对抗敌人。长久以来，她就善用毒药和巫术。她让马乔洛瓦制成一剂毒药，然后将其放进了一种特制的香饼中。她计划让前来城堡的国王和考恩特吃下这种香饼。然而，不知哪里出了差错，当她让家臣食用这种香饼后，他们只是感到胃不舒服而已。于是，她没再使用这个计谋。

伊丽莎白杀害的最后一个人名叫多内克兹，她来自克罗地亚，体态丰满，体格健壮。伊丽莎白说她偷吃了一个梨，于是命令她去洗衣房。她一进入洗衣房，“家庭审判”就开始了。伊丽莎白命令她脱掉衣服，将手放在背后。这时伊丽莎白用棍棒打她，但她还没有死，于是另一个人替伊丽莎白接着打她。当伊丽莎白休息一会儿后，又接着继续打她，还不停地为她换下斑斑血渍的衣衫。然而，多内克兹仍然顽强地抵抗着。最后，一把剪刀刺入她的身体内。地上剩下的已经是一堆变形的肉。

12月30日晚，城堡受到攻击。考恩特领着一群人迅速地穿过主院，在黑暗中考恩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原来是一具年轻女孩的碎尸。当他一进入城堡内，就跌入150英尺深的洞里，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铁门，洞穴里空气潮湿，恶臭熏天，但是透过朦胧的光线，他看到一个五十岁的老妇人蜷缩在一个凳子上。刹那间，这位老妇人疯狂地朝他扑过去，这时他才认出她就是伊丽莎白。她大喊着：“你要为这次攻击付出代价。”考恩特回答道：“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你的仆人，而是匈牙利的巴拉特恩王子要摧毁这些邪恶的围墙，让这些罪恶的行径受到正义的惩罚吧。”与此同时，皇室随从们也渐渐涌入这里要调查她的罪恶行径。伊丽莎白的军队被包围了，伊丽莎

白自己也被带到她的房间里。官员们在城堡里一个大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她已被吸干鲜血；在另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一碗鲜血；在地牢里发现了被囚禁的女孩，她们身上被刺穿了洞，但是仍旧活着。他们在城堡里一共找到了五十多具尸体。

对伊丽莎白的审判于1611年1月2日开始。当听到伯爵夫人血腥的恐怖酷刑证词以及她从中所获得的快乐时，在场的人们无不感到震惊。考恩特已经秘密安排好，伊丽莎白不会被带来审判，伯爵夫人只是按照一般罪行进行审判，而她从事恐怖活动的党羽将被判吸人血、搞巫术和举行异教仪式罪。其中有四个帮凶证词有效，因此他们分别被处不同的刑罚。这四个人供认她们杀害的人数为三十到六十之间，但第五个目击者揭露她们的谎言。

这个目击者叫“祖萨娜”，她在审判中揭露出了最让人震惊的一些证据：在伊丽莎白抽屉里藏匿的一个单子和记录簿，里面记载着被害人的数字应该为655人。单子上的数字是伊丽莎白亲自写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党羽们隐藏了她们罪行的所有细节。

埃尔兹斯·玛伽罗瓦被判处死刑，罪行是为了赚钱，帮助伯爵夫人搬运尸体，并且处理掉她们。阿罗那和多罗特斯阿受到的惩罚是：公共执法者用一对烧烫的钳子将她们以前用来杀害女孩的手指挑断，然后将她们扔进火坑中。伊丽莎白的侏儒侍从菲兹克被斩首，然后让体内鲜血流尽，最后进行焚烧。

虽然伊丽莎白多次拒绝承认有罪，并多次恳求法院让她出庭，但是她的请求未被受理。多亏了她强大的家族多次致信给皇室，以及考恩特策划的诡计，伊丽莎白被宣判时，法官这样讲道：“你像一只未驯化的牲畜，你现在所剩时日不多了，你没有权利呼吸空气，也没有权利看到阳光，你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永远消失。你将活在阴影里，你将为你禽兽般的生活忏悔。”伊丽莎白被判处终身监禁，囚禁在她自己的城堡里。

皇室命令石匠们在伊丽莎白的地牢外建起一堵围墙。她生活在一间独立的、四面都是墙壁的房间里，房间墙壁上只留有一个小孔允许别人给她送饭。在城堡的四个角上建有四个绞刑架，用来向农民们显示：“正义”制裁了邪恶。

1614年7月31日，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巴斯里将她的遗嘱留给两位牧师，她将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她的孩子。一个月后，也就是她被囚禁的四年后，一个好奇的看守靠近她的牢房，想看一眼臭名昭著的伯爵夫人。虽然她已经五十四岁了，但是据说她还是欧洲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这个看守透过那个小孔朝里望去，但是没看到任何移动的东西。后来，他看到一个人脸朝下躺在床上。嗜血成性的伯爵夫人死了，据说她是无法获得处女的鲜血而饿死的。

本来想将她的遗体埋在当地城市的教堂里，但是当地居民得知后强烈反对这一想法，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教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此，她的遗体被运回巴斯里家族的家乡，也就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爱克塞德城镇。

毁灭——代俄国王朝

的

「上帝使者」

拉斯普京

崇拜男性生殖器官，生活风流糜烂，骗取皇室成员的信任……

拉斯普京

——毁灭一代俄国王朝的“上帝使者”

崇拜男性生殖器官，生活风流糜烂，骗取皇室成员的信任……

了解拉斯普京对理解他之后的俄国灵魂和残暴专政至关重要。他是数百万农民中的一个，这个农民虽怀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却摧毁教堂；这个农民虽梦想着用爱和正义统治国家，但是却杀害、蹂躏人民，让这片国土血流成河，然而最终自己也被毁灭。

——艾德瓦德·拉德子恩斯基

1916年12月，人们将一具发胀、阉割过的尸体从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结冰的水中拖出来。有关此具尸体身份的消息不胫而走，俄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样的头条新闻：“格雷乔雷·拉斯普京已经死了！”俄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欢庆这个“疯和尚”的死亡，他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但却是俄国大众最憎恨的家伙。拉斯普京参与谋杀、腐败、勒索和道德败坏的各种犯罪活动，对推翻统治三百年的罗马诺夫王朝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永远地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进程。此时，世界上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国内新兴革命四起，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神秘主义鼓吹者，虽然只是一个半文盲，但是却续刚刚驾崩的沙皇尼古拉斯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对俄国实行了具有催眠作用的

暴政。

认识格雷乔雷·耶费诺维特奇·诺维科哈的人对他有多种多样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圣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罪人；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魔鬼。格雷乔雷 1869 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帕克洛瓦丝库伊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村庄位于西伯利亚荒原的内陆，地广人稀，处处呈现荒凉的景象。他从未上过学，几乎目不识丁。然而，他性情粗暴、邪恶好色、嗜酒如命、经常打架斗殴，而且手脚还不干净，喜欢偷偷摸摸，因此他获得了“拉斯普京”(Rasputin)这一称呼，这个词在俄语中是放荡不羁者或者道德败坏者的意思。

然而，自从他去过乌拉尔的一家修道院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在修道院里，他宣称“看到了圣人格雷斯”，并且大加描绘此次圣人显灵情景。也就在那里，他迷上了俄国东正教，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自己拥有慰藉他人和预测未来的能力。他开始戒酒、戒烟、戒肉食，还让自己进行严格的斋戒。他建立了一种类似基督教的颇为极端的教派克雷斯蒂(Khlysty)，称呼自己为“上帝的使者”，但是这种身份并没有公开。他似乎想将以前的异教观点同基督教的形式粗略结合起来，但是知道这门邪教的人仍然不多。克雷斯蒂教派认为，只有积极地从事犯罪活动才能最终让人的灵魂得到真正净化。它强调忏悔的重要性，同时还主张举行团体狂欢仪式和大型舞蹈聚会，在这些活动中，所有人常常进行野蛮的性行为从而使活动达到高潮。

或许是因为信仰新宗教，或许对宗教怀有一种狂热，再或许是受到体内基本欲望的推动，年轻的拉斯普京开始试图让附近村庄的女子跌入道德堕落的深渊。他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建起了一间小屋，就是在这间小屋里，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对成百上千感情脆弱的女子进行了诱奸。他信仰克雷斯蒂邪教中的神秘主义和色情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掉家族遗传的本能特征。他同当地一个叫普罗

斯库维亚的女子结了婚，生有一男两女，两个女儿分别叫玛丽亚和瓦瓦拉，儿子叫迪梅特雷。然而，上天注定了他不会甘心长久做一位宠爱孩子的父亲。

现在，拉斯普京将自己打扮成一位圣人。朝拜圣人是俄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印在所有人的脑中。这种传统已经在乌克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存在了数百年之久，进而构成了俄国人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圣人不是牧师，也不是和尚，但是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所写的：“他会带走你的灵魂和意志，将它们变为自己所有。你选好朝拜的圣人后，就将你的意志完全交给他，没有了自我。”拉斯普京全身心地相信这种说法，并且让许多轻信的、虔诚的俄国人在朝拜圣人时也相信这种说法。

他试图捕捉头脑简单的朝拜者的头脑和灵魂，让所有的人，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贫富，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在宣扬通过罪孽获得救赎的教条时，还向他的信徒（大多数都是女人）再三强调一件事：通过肉体的罪孽可以最有效地获得上帝宽恕，从而得到拯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徒们，眼睛散发出催眠的力量（所有当时的资料都表明他的眼神具有特殊的穿透力），他劝说信徒们对诱惑不要抗拒，他是诱惑工具，将信徒们拽入罪孽的深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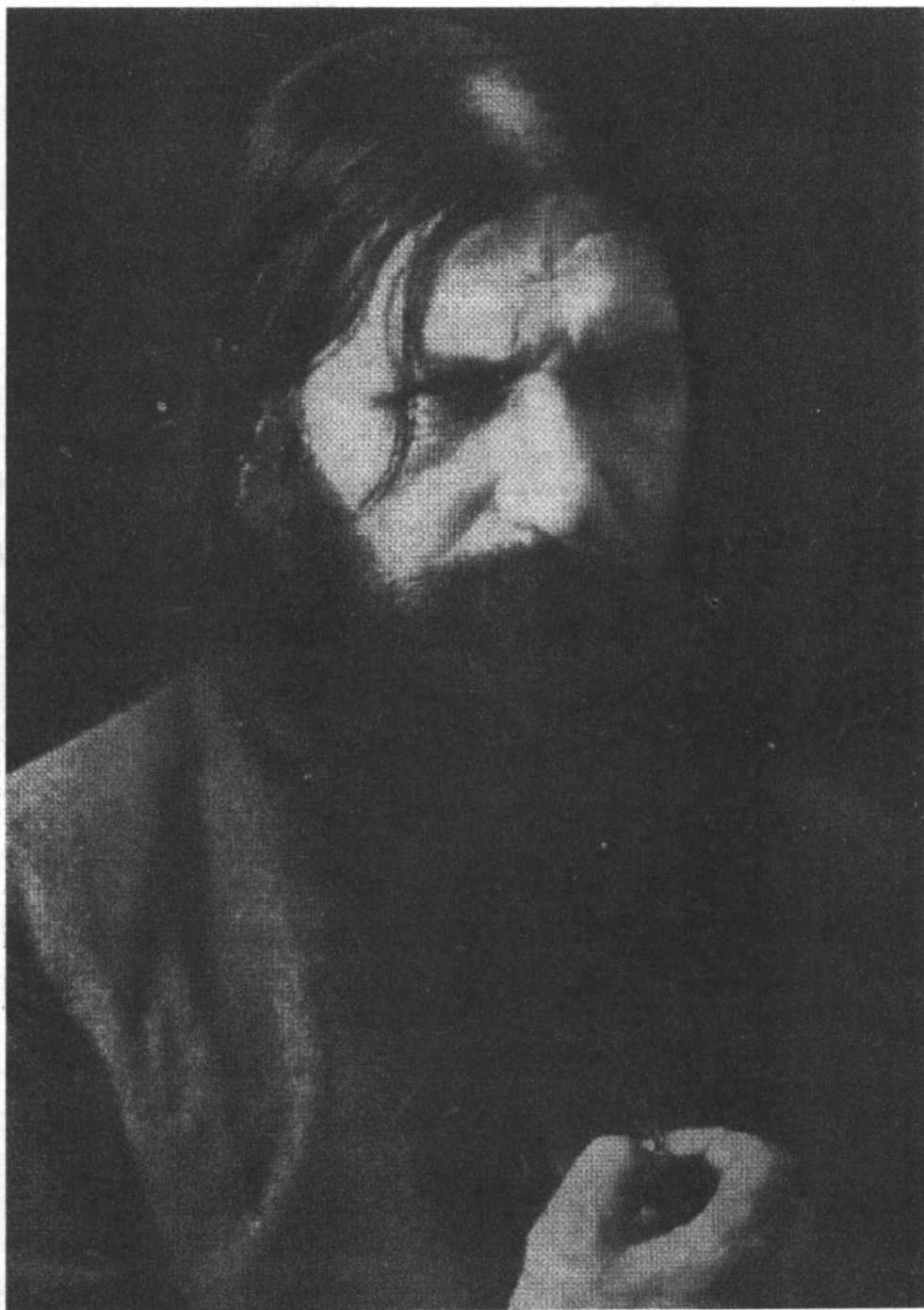
拉斯普京一边利用俄国朝拜圣人的传统和他拥有的神秘力量，一边在俄国各地宣扬他的邪教，做出许多通奸的事情。他不但具有强大的意志力，而且还拥有强壮的体魄和体格，天生的智慧和农民与生俱来的狡诈，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神奇的本能特征。他将所有这些特征集于一身，精力充沛、魅力超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给脆弱的人们带来强大的影响和冲击力，尤其是那些犹豫不决和困惑中的人们。

20世纪刚刚来临，关于圣人的谣言传到了西伯利亚境内。1903

年，拉斯普京抵达圣彼得堡。当时他刚刚三十岁出头，体格高大，头发蓬松，身穿农民所穿的上衣、裤子和靴子，外面罩着一件黑色大衣。据说，他的头发和胡子又乱又脏，胡子上还带有面包渣，浑身臭气熏天，让人联想起一头山羊。但是，他加入了圣彼得堡神学院，在那里，他受到了神父阿欧安恩的注意，这位神父则是当时在道德领域极具权威的人物。这位颇有影响力的神父接见了拉斯普京，并称呼他为“寻找上帝的人”。

这是1916年拉斯普京被谋杀后出版的画像。他诡计多端、狡猾奸诈、崇拜男性生殖器，对他所遇到的人，尤其是女性施展了催眠术般的控制力。他对俄国皇室，尤其是皇后的影响力决定了他的命运。那些人杀死拉斯普京是为了保留俄国古老的政治体制，然而实际上则沉重打击了这种体制。（图片来自伦敦新闻图片社）

然而，他找寻的并不是上帝。在到达圣彼得堡后不久，他就召集起一批贵族妇女，这些妇女很早就听说过这个



魅力超群的圣人，所以都想见他一面，并且想通过他野蛮的性爱行为获得上帝的保佑。这些女人大部分都没受过什么教育（除了社会礼仪方面），头脑往往很简单，或者厌倦了她们优越、过分安全的生活，所以她们许多人发现，同这个浑身恶臭的农民发生性关系时她们都感到异常愉快。拉斯普京用手吃饭，用他那黑炭般的牙齿撕扯食物，在那些贵族女人面前满口脏话，还给她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在西伯利亚父亲的农场里马进行交配的场面，然后迅速野蛮地同她们做爱，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婊子，现在一切正常了。”

拉斯普京到的这个城市（自彼得大帝时代起它一直都是俄国的首都）此时正处在兴盛时期，在这个时代，社会中充斥着令人震惊的

丑闻、道德的极端堕落、对人生意义和体验的狂热追求以及疯狂的邪教信仰。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仅仅追求知识和艺术的新发现，而且还进行毫无节制的性探索。这样，他们和他们的贵族主子们试着搞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各种变态虐待性行为。自杀、谋杀、吸食鸦片和酗酒构成了圣彼得堡上层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1917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退位后和他的三个女儿被布尔什维克囚禁。第二年的7月18日，沙皇和他所有家人在叶卡特琳堡被残酷谋杀，应验了拉斯普京在一封信中的预测。（图片来自伦敦新闻图片社）



尼古拉斯沙皇的妻子爱丽克丝，在德国出生，是德国黑森地区和莱茵河畔的公主，现在人们都以俄国的方式称她为亚历山大，但她的密友仍亲切地称她爱丽克丝。他们夫妇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冬宫建于1762年，自罗马诺夫王朝以来皇室就一直住在里面，但尼古拉斯夫妇拒绝住在那里。爱丽克丝将家安在了位于塔萨斯库赛罗的亚历山大宫里，从圣彼得堡坐火车前往塔萨斯库赛罗仅需一个小时。她想让尼古拉斯和孩子们生活在一种舒适安逸的环境里，没有外人打扰，因此她建立了一个既不健康也不真实的世界，这里的人都虚伪谄媚，只会巴结奉承，都是平庸之辈，他们对俄国日益动荡的现实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奇怪可疑的人自由从王宫进进出出，享受着皇后的恩宠，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后对那些吹牛术士和虚伪圣人的迷信心理。

开始时，皇后经常求助于那些江湖游医和迷信术士，因为她渴望有个儿子。她已经连生了四个女儿，即塔蒂阿娜大公爵夫人、奥尔加、米丽特沙和安娜塔西娅，但罗马诺夫王朝还没有男性继承者。绝望中，她求助于菲利普医生，菲利普在圣彼得堡并不乏追随者，但在他的祖国法国曾三次因为非法行医而被判有罪。菲利普自称能预测未来，能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还能同死人交流。最后，因为一系列错误的预测，他被迫离开俄国。但即便在那时还有一对皇室夫妇对他的离去感到惋惜，他对他们保证“将来有一天，你们会碰见另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他会以上帝的名义同你们交谈”。

1904年7月30日，爱丽克丝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亚里克斯维。然而9月时，尼古拉斯夫妇发现他们的儿子“肚脐眼处不停地流血”，沙皇的长子被诊断患有血友病，这种病可通过母体遗传，因此爱丽克丝认为都是她的错。全欧洲的医学专家都来了，但都无能为力。最后，他们夫妇不得不求助于日姆萨利安·巴达梅夫，一位

来自西藏的草药医生，以及那些地地道道的骗子和到处巡游的“圣人”。然而，无论是现代科学、西藏的草药还是那些骗子的胡言乱语都不能挽救小孩的生命。爱丽克丝皇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罪恶之中。

在近中年的时候，拉斯普京逐渐引起了尼古拉斯和爱丽克丝的关注。他在圣彼得堡有一群奇怪的赞助者，其中包括采邑大主教、门德内哥罗（位于南斯拉夫），同皇室关系较近的公主、对爱丽克丝皇后有巨大影响的安娜·维鲁波娃。维鲁波娃身材丰满，面无表情，没有文化，身世不详，但她有令人惊讶的幕后操控能力。她是在一场车祸后被拉斯普京救活的，因此她将拉斯普京奉为圣人。

数年前，是米丽特沙公爵夫人和安娜塔西娅发现了菲利普医生，现在在维鲁波娃的策划下，她们又开始到处称赞拉斯普京，终于皇室宣召他进宫。具体日期是1905年11月1日，尼古拉斯沙皇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见：“同米丽特沙和塔蒂阿娜喝茶。会见了来自托布斯基省的上帝使者。”扭转乾坤的会见，因为没有这个人，可能除了列宁，会对尼古拉斯、爱丽克丝和他们的孩子产生如此直接、如此灾难性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拉斯普京同皇室之间的交往并不多。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圣彼得堡声名鹊起。甚至连皮特·斯托里宾首相也邀请他来家为生病的女儿祷告，斯托里宾首相平时公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理会那些谬论，他曾经还是“圣人”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

拉斯普京成了俄国社会的名人。在圣彼得堡狂热的世界里，他吸引着无数的女人像蜜蜂一样围着他转。他有着自己都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他的双眼……据当时法国驻俄国大使毛里斯说：“他的整个面部表情都集中在他的双眼里——淡蓝色、闪着好奇的光芒、深邃而迷人。当他凝视时，他的目光敏锐、亲切、有些天真但又不失机警、直接但又遥远。当他兴奋的时候，他的瞳孔好像变成了磁铁。”

随着他声名远扬,从他家乡西伯利亚传来了很多对他不利的谣言。那些难以置信的性爱放荡故事刺激着贵族们和小官僚们的淫欲。当听着拉斯普京亲自叙述这中间的一些谣传故事时,放纵的俄国农民也会夸张地狂笑不已。

尽管流言蜚语无处不在,但皇室还是继续保持同拉斯普京的联系,当然只能是秘密的。在塔萨斯库赛罗(Tsarskoe Selo)一间属于安娜·维鲁波娃的小石头房子里,尼古拉斯和爱丽克丝静静地听他讲,他的话使他们激动不已。他宽心的话给他们夫妇带来了些许安慰,他预测骚乱和反叛很快就会结束。

1907年年底,沙皇年龄尚小的儿子亚里克斯维开始流血不止,拉斯普京第一次被召到他床边进行祷告。奇怪的是,他的出现立即使亚里克斯维平静下来,他的血流得慢了,并且最终停止。小沙皇的病将整个皇室的命运同这个臭名昭著的圣人致命地连在了一起。爱丽克丝认为拉斯普京是一位真正的信徒,一位全心全意的祷告者,他完全忘了自己,为普通老百姓送去关爱,为命运悲惨的人提供辩护。对她而言,拉斯普京扮演着老师和忏悔牧师的角色。她确信他是上帝的使者,是皇室的祥瑞。他在神座前面对他们鼓吹,为他们的未来担保。随着拉斯普京同皇室关系越来越密切,贵族和官员们却越来越惊恐,上层社会都开始抱怨。过了一段时间,有关皇后与圣人的丑闻引起了皇太后,即沙皇去世的父亲尼古拉斯一世遗孀的注意。在她还是一位少妇的时候,一位预言家曾告诉她:“你儿子将继承王位,将不停地追逐财富和荣誉,但永远也不会到达顶峰,最终会毁在一个农民的手里。”然而,尼古拉斯和爱丽克丝已经对拉斯普京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因此他们对太后“将这个魔鬼化身从圣彼得堡流放”的命令置之不理。

俄国在尝试建立一种君主立宪政体,拉斯普京在皇室的权力也逐渐膨胀。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整个俄国感觉受到了巨

大的屈辱，巨大的公众压力迫使沙皇于1905年建立了议会，即杜马，这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很多民众将斯托里宾视为俄国重建理智开明政府的最后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俄国逐渐欣欣向荣，但对皇后而言，他是主要敌人。她之所以憎恨他，是因为他胆敢诽谤她心爱的拉斯普京。斯托里宾不断地劝谏沙皇，应该让自己和家人远离这个不值得信赖的人。有一次，他甚至给沙皇带了一份有关拉斯普京罪恶行径的书面证据。然而，尼古拉斯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也不希望将这个爱丽克丝认为能拯救儿子性命的人从她身边带走。在沙皇这里得不到支持，斯托里宾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命令拉斯普京立刻离开首都，拉斯普京离开了圣彼得堡一段时间，他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巡游。斯托里宾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激怒了皇后。

然而他离开圣彼得堡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1911年9月1日晚，在基辅剧院里，一场名为《萨尔丹沙皇》的演出正在上演，斯托里宾遇刺身亡，行刺者是一个革命者，名叫伯格诺夫。奇怪的是，全面审讯还没开始，行刺者就被执行了死刑。更糟糕的是，尼古拉斯失去了最后一个真正能干，敢于说真话的好帮手。1912年10月，沙皇携家人在斯巴拉的行宫狩猎，亚里克斯维突然跌倒，撞在了澡盆上。伤口破裂，血流不止，他疼痛不已，慌乱之中甚至连他死亡的通告都草拟好了。绝望中，皇后向拉斯普京发去了电报。他回电道：“上帝已经看到了你的眼泪，不要悲伤，你儿子不会死。”几个小时后，亚里克斯维的温度开始下降，流血也慢慢停止。对尼古拉斯和爱丽克丝而言，这是上帝送来的奇迹，拉斯普京作为圣人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确认，尤其是皇后对他绝对信任。他重新得到了皇室的恩宠。当他离开的时候，爱丽克丝会幻想着：她跪在他跟前，倾听他的声音，感受他手的触摸。她的女儿们也给他写信，表白她们炽热的爱。

拉斯普京在皇室里重获显要地位，又得到皇后的保护，权力日益膨胀，没有人敢制裁他。俄国人对亚里克斯维所得疾病一无所知，

对皇后为什么如此信任拉斯普京也十分不解，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情形。各种关于他在塔萨斯库赛罗无耻行为（许多皇室成员和他们的随从自愿同拉斯普京疯狂和野蛮地做爱）的故事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监察官们竭尽全力地为这个令人尴尬的暴发户遮掩，他们将那些刊登关于拉斯普京故事的报纸专栏用墨水涂抹掉。人们将这些黑色的污点称为“鱼子酱”，他们都知道这些鱼子酱所要保护的是谁，因此根据自己对拉斯普京想像虚构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故事。一位上层社会的女主人对她的客人在晚宴中只谈关于拉斯普京的故事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就在餐厅中贴上了一幅标语：“我们这里不谈论拉斯普京。”然而，人们仍旧在谈论他；的确，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大家的谈论。人们谈论的焦点是关于拉斯普京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生的关键作用。一位英国大使的女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皇室背后隐藏着一股势力，也就是拉斯普京拥有的权力。”沙皇残酷腐败的秘密警察局中的一位特务写道：“有关沙皇家族肮脏的言论已经变得路人皆知了。”

俄国到处流传着有关拉斯普京的卡通画，画中拉斯普京从裸身皇后的乳头中出来，像塔一样屹立着，整个俄国在他脚下，他那双狂野的眼睛闪闪发光，头发和胡子凌乱不堪。赌博场所将所有扑克牌中大小王上的沙皇头像换成了他的头像。在一幅卡通画里，他一手拿着一瓶伏特加酒，另一只手抱着襁褓中的沙皇，同时地狱的火焰舔着他的靴子，一些正值结婚年龄的女子长着天使般的翅膀，穿着黑色的丝绸袜子，赤裸着飞翔在他的身旁。还有一张拉斯普京同一群女人在一起的照片被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在俄国到处可见。一位名叫米克哈尔·罗德兹安库的政要说道，他感到极为惊讶，因为他从照片中看到了许多上层社会的信徒。他还说，他也曾收到过许多母亲寄来的信，信中说她们的女儿们都被这个厚颜无耻的放荡家伙

糟蹋过。

1914年6月29日，在帕克罗斯库伊村，一位以前对他宣扬的邪教深信不疑的农妇克胡里亚·古斯瓦将匕首刺入了他的胃部，企图杀死他。然而，他只是受了一点轻伤。7月22日，他回到了圣彼得堡，同沙皇共进晚餐，并借机向沙皇表明，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他借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愈发加紧了对尼古拉斯和爱丽克丝的控制。

1914年，俄国同德国开战，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潮。尼古拉斯所到之处，人们欢呼雀跃，国旗、标语和沙皇画像比比皆是。在首都，德国大使馆被热情高涨的暴民摧毁了，俄国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调动了起来参加对德国的战争，其中许多人一去不回。政府中腐败和渎职的官员被撤职，取而代之的则是拉斯普京中意的人选。

接下来的两年里，政府共更换了四位首相和两位内务部部长，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给拉斯普京送去大量金钱。瓦拉迪姆米尔王子建议应该竖起这么一块标语：“伦敦繁华大街——每个星期六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尼古拉斯容忍了拉斯普京和爱丽克丝对国家政务的干预，这最终导致政府无法做到任人惟贤，国家陷入了混乱。到1916年秋，由于皇后和她圣人的缘故，俄国政府中到处充斥的是各种各样的地痞无赖、平庸之辈、无足轻重之人和野蛮人。拉斯普京为政府重要职位挑选官员，挑选的标准无足轻重，全凭他的个人喜好；爱丽克丝则坚决支持他的决定，并且为他力排众议，沙皇一般最后也会批准他的决定。拉斯普京任命艾勒克斯雷·克库斯特夫担任政府要职，原因是他能发出动听的男低音。拉斯普京的宠臣伯雷斯·斯图尔姆在1916年秋被任命担任国家首相，他是“一个卑鄙可耻的家伙，满嘴都是胡话”，人一看到他就感到恶心。他在就职典礼中兴奋地对镜凝视自己，嘴角的胡子使劲地往上翘起，这副情景吓坏了美国大使大卫·弗兰克斯。



拉斯普京身旁围绕着一群沙皇和皇后的奉承者。他对俄国贵族的影响力往往是邪恶的，但却非常深刻。他没有按照他们的品位和礼仪改变自己，他身穿农民服装（此图是1911年拍的），举手投足粗俗不堪，浑身肮脏，散发出一股恶臭。

政府第二要职是内务部部长，拉斯普京将这一职位赠给了亚历山大·普罗库特帕夫。他穿着高筒靴和自己设计的戏服到处游荡，他患有梅毒，容易产生幻觉，还被诊断出有精神病。在同皇后交谈时，他经常不停地重复着他从精神世界里获得的警告和信息。

拉斯普京任命的那些上层高级政府官员不断地给沙皇写信，提出一些不明智或者腐败的建议。拉斯普京甚至借助于皇后的势力影响前线的战争，但却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他用瓦拉迪米尔·苏库姆林夫接替国防部部长一职，此人视钱如命、平庸无能，但确是拉斯普京的密友。就这样，拉斯普京替成千上万的俄国战士签署了死亡书。军队武器和物资供应逐渐开始出现短缺，到1915年年初，已有三分之二的俄国士兵赤手空拳上战场，没有任何枪支、弹药或者皮靴。由于无法连接战地电话，他们只能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系，但电码数量有限，因此许多无线电信息都被德国情报部门截获，并且译出来。当死亡人数（死于疾病、供应匮乏和敌人进攻）激增，战壕

里堆满尸体时，国内的人民开始涌向政府讨说法。但是拉斯普京拒绝替换他的傀儡国防部部长，俄国的战势更加恶化。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俄国深陷东部战场，军队受到德国、澳大利亚和匈牙利军队的多次进攻，伤亡不计其数。当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血洒战场时，拉斯普京却依然拒绝弹劾他的朋友苏库姆林夫，结果人们都谴责德国出生的皇后和她的主要顾问同敌人勾结。

到1915年中期，俄国军队濒临崩溃。尼古拉斯接受拉斯普京和爱丽克丝的建议担任作战军队的总司令，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那个时候，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沙皇是半神秘的人物，长相应该像上帝一样：权力强大、无所不知、遥不可及，远远超出众人的想像。尼古拉斯统治着一亿三千万人口，他们居住在八百七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人们普遍相信，他是神指派的君主，不受任何人的约束。现在，大家都了解到了，原来沙皇性格固执、满身都是缺点，不具有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沙皇在许多普通的俄国人眼中神的形象破碎了。尽管已有五百万人丧生，华沙以及其他的波兰领地均遭沦陷，但是他仍旧相信军队对他是绝对忠诚的。

尼古拉斯置战场形势于不顾，自己驻扎在远离前线的穆格莱夫城里。他住在旅馆里，每天都牵着他的英国猎狗到河边散步，晚上看电影消磨时间，他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一部二十二集的侦探连续剧《纽约的秘密》。同时拉斯普京对皇后的控制也越来越紧，沙皇不在（他或许也想离开他们俩），爱丽克丝成为了俄国的惟一统治者，她和她的“朋友”拉斯普京一起统治着这个国家。

俄国军队不再将他们自己视作俄国士兵，“……他们只是一些将要死去的人。”他们彼此相告：政府已经收下柏林送来的10亿卢布，以让他们都死在战争中。然而，他们最憎恨的还是德国出生的皇后。他们认为皇后同敌军勾结，还认为她用藏在宫廷屋檐角下的无线电联络德国，她将秘密告诉了她姐妹普鲁斯亚的公主阿雷妮，

任何接受她授予勋章的士兵将必死无疑。当尼古拉斯在典礼上授予圣乔治勋章时，士兵们大声嘲笑，并将其称为“格雷乔雷勋章”。

皇后很少离开塔萨斯库赛罗的亚历山大皇宫。她将大量时间花费在闺房中养的一条小狗身上。对她来说，俄国贫穷野蛮，她忠实的朋友拉斯普京（单纯又神圣）就是俄国的化身。她所收到来自“真正俄国”的邮件都是一些特务按照拉斯普京的朋友普罗库特帕夫的命令伪造的假信，与真信件的内容截然不同。

现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的气氛变得非常糟糕。沙皇的特务机关中有人这样说道：他们已经无法迫害那些对沙皇和皇后出言不逊的人了，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招架不过来。伦敦《时代周刊》的记者在信中写道，罗马诺夫王朝处在危险之中，督促皇室下台的旗帜在大街上到处飘摇。

此时，拉斯普京要么同皇后在一起，要么就在他住所里待着。他的住所位于第六十四号格罗克库瓦里亚大街上，位于火车站附近，这里还住着一位女按摩师和女裁缝。整座公寓的地点并不太显眼，但很具有资产阶级情调，极其富丽堂皇。在这里，他可以将自己当做所有人的上帝。不计其数的女人从这座公寓里进进出出，她们都想从拉斯普京身上获得乐趣。作为回报，拉斯普京获得金钱、名酒、好处或者性快乐。沙皇的特务机构一直都在监视他，他们将在拉斯普京住所里过夜的对象和带去的贿赂统统都记了下来，同时，关于拉斯普京私人生活的传言也在特务们和他们的朋友们之间散播。更糟糕的是，拉斯普京仍然在公共场所中表现他那下流无耻的嘴脸和行径。有一次在一家餐馆里（这家餐馆是莫斯科臭名昭著的酒鬼馆），拉斯普京坐在一群女人中间，满口都是污言秽语。晚餐结束后，酩酊大醉的拉斯普京说皇后是他的“以前的女人”，还吹牛说他喜欢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最后，他被特务们拖走了，他发誓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风雨飘摇中的俄国似乎已经落入这个无耻之人之手，人

们已经无法用文明的语言来对他进行描述。

然而，沙皇和皇后仍旧不愿意听关于拉斯普京的真话。1916年9月，德库诺瓦斯基将军给尼古拉斯讲述拉斯普京在那家餐馆的细节，沙皇却让他告老还乡。在杜马的一位领导普雷斯科维奇的组织下，所有大臣跪在沙皇的面前，请求他除掉拉斯普京。

12月8日，一个名叫城市联盟的市政机构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黑暗势力的工具，正将俄国推向毁灭的边缘，而且摧毁着整个皇室。”黑暗势力就是指格雷乔雷·拉斯普京。广泛散播的小册子上这样写道：“格雷乔雷牧师是一位邪恶的圣人，他辱骂基督教教义，毁灭俄国土地，蹂躏俄国妇女。”小册子指出，拉斯普京利用沙皇呆滞的头脑勾引他的女儿们取乐，并且宣扬黑暗势力。小册子上还写道：“他获取的这种快乐的做法就跟魔鬼撒旦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慢慢意识到，他们无法消除皇室对拉斯普京的依赖性，只有杀死他才能结束这种黑暗势力的扩散。不久，一个新的盟友，俄国最杰出家族的成员弗雷克斯·尤素帕瓦王子加入到普雷斯科维奇对拉斯普京的讨伐中来。王子喜欢穿奇装异服，常常“一只眼睛充满仁慈，另一只充满邪恶”。他们又劝说迪梅特雷·帕瓦卢维奇加入进来，大家都认为他可能会成为沙皇女儿奥尔加的丈夫。这三位谋划者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利用埃蕾娜·尤素帕瓦公主（圣彼得堡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作为诱饵勾引拉斯普京落入圈套。公主那时并不在圣彼得堡，但是弗雷克斯王子告诉拉斯普京，公主将回来同他秘密幽会。拉斯普京想到能同圣彼得堡最美丽的女人幽会，兴奋万分，但他尚不知道，此时尤素帕瓦王子正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密谋将他杀掉。

尤素帕瓦王子命令仆人们将他宫殿（位于墨卡河边）底层的一套房间里铺上昂贵的波斯地毯，摆上奇特的艺术古玩和优雅的家具。

房子的一角上挂着白色的熊皮挂毯，尤素帕瓦让仆人将“拉斯普京喝最后一杯茶的桌子”放在温暖舒适的房子中间。

12月16日晚，所有一切准备就绪。用巧克力和玫瑰色奶油制成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一位毒药师在蛋糕里放入了钾氰化物，还在拉斯普京最喜欢的酒水马德拉和马沙拉白葡萄酒中放入了大量的毒药。

午夜过后，外面雪下个不停，尤素帕瓦王子出发去接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到达宫殿后，有人告诉他埃蕾娜公主正在招呼楼上的客人们，她一会儿就会下来见他。美妙的美国歌曲旋律从楼上传来（其他密谋者在楼上放留声机，渲染公主的宴会气氛），拉斯普京就在楼下静静等待着他的命运。

在尤素帕瓦王子的款待下，拉斯普京喝着有毒的葡萄酒，吃着有毒的点心，令王子感到恐惧的是，拉斯普京不停地吃喝，而且还要求放一些吉普赛音乐，完全没有中毒的迹象。毒药没起作用。在同楼上的人商量后，尤素帕瓦用一把左轮手枪瞄准拉斯普京的心脏射去。拉斯普京企图逃走，但却像一个牵线木偶似的倒在了熊皮挂毯下面。然而，就在那些密谋者兴高采烈庆祝时，拉斯普京却神奇般地挣扎着站了起来，蹒跚地走到房子大门前，从旁边的一个小门中跌进了院子里。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又朝他开了两枪，但没有射中目标。当拉斯普京快要走到院子大门旁时，普雷斯科维奇咬住了自己的左手腕（手腕已经出血了），以便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他举起手枪，又朝他开了两枪，这时拉斯普京倒下了，背部和头部中枪。

然而，拉斯普京中了两枪后还没有死，所以那些人将他的双手系在头顶上，将他扔进了涅瓦河里。后来解剖他的尸体表明，毒药和子弹都没有杀死拉斯普京，而是冰冷的河水要了他的命，他的肺里灌满了冷水。

拉斯普京死后仅几个小时内，那些杀死拉斯普京的密谋者们就

闻名于政府和外交界了，人们称他们为俄国的英雄和救星。圣彼得堡大街上满是欢声笑语，人们来到涅瓦河上的一座桥上散步（他们就是在这座桥上将拉斯普京尸体扔入河中的），在栏杆旁停留数小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格雷乔雷·拉斯普京，人类的灾星，已经死掉了。

亚历山德拉发誓要报复，但是尼古拉斯已经无法惩罚这些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们，因为他们在公众眼中已经享有非常高的威信。然而，尤素帕瓦还是被流放到他的家乡，迪梅特雷被流放到波斯边界地区，而整个事件的发起者普雷斯科维奇却完全逃脱了惩罚，他在民众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了。

皇后仍然坚持信仰拉斯普京的邪教，她将拉斯普京埋在塔萨斯库赛罗。沙皇在他的日记中记道：“9点钟，我们所有皇室人员乘车到达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目睹了一幅悲惨的画面：永远令人难忘的格雷乔雷的尸体被装在一副棺材里，他是在尤素帕瓦房子里被一些顽固分子谋杀的。那时天灰蒙蒙的，温度为零下十二度。”然而，拉斯普京的尸体并不能得到安息，1917年3月22日，一群革命的士兵挖出他的棺材，焚烧了他的遗体，他的骨灰随风吹散了。

拉斯普京死前在所写的一封信中预测到了他的死亡。信中写道，如果他是被普通的刺杀者杀死的，沙皇不用害怕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他是被一些贵族所杀害的，那么沙皇的家人最多能再活两年，最后会被俄国人民杀死。

拉斯普京被杀七十四天后，沙皇退位。1918年7月18日，拉斯普京的预测成为现实，沙皇的所有家人在一所偏僻的农舍地下室里被杀掉了。拉斯普京的死来得太迟了，所以无法改变事情发展的进程。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灾难的象征。事实上，杀死拉斯普京的那些人们原本是为了帮助沙皇巩固原来的政治体制，但事实上却给了皇室最后沉重的一击。

屠杀犹太人数量之最

的
20世纪的暴君

阿道夫·希特勒

性格乖戾，大肆屠杀犹太人，侵略成性……

阿道夫·希特勒

——屠杀犹太人数量之最多的 20 世纪的暴君

性格乖戾，大肆屠杀犹太人，侵略成性……

我对所有德国人的命运负责，我是最高法官……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将来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胆敢反对我的国家，他将必定消亡。

——阿道夫·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整个德国犹如一片废墟，百废待兴。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一个地下掩体中自杀了。这个凶残的独裁者一度控制着德国民众的心灵，他曾经对他的人民做出承诺，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和光明的未来。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希特勒屠杀了大量无辜百姓，严酷迫害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残疾人，实施了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这一计划导致近六百万的犹太人惨遭杀害。他发动了世界大战，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失，四千多万人丧生，其中一半多是平民。

1889年4月20日下午6点30分，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边界附近的一个叫做拨拉斯诺的小镇，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了。当时，欧洲尚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哈布斯堡王朝是当时最大的四个帝国之一，控制着中东欧。希特勒的双亲都来自韦尔多维特尔，一个贫穷偏僻的郊区，几乎与奥地利的主流生活隔绝。

阿道夫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父亲第三次婚姻所生。父亲名叫阿洛伊斯，是一个海关官员，顽固、冷酷、没有同情心且脾气暴躁，年纪比阿道夫的母亲卡拉拉要大不少。阿道夫忠诚地保护着他的母亲，在他眼中，父亲简直就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后来他上学了，学校的记录中至今记着对他这样的评价：“缺乏自律、傲慢自大、脾气暴躁。对给予他的批评或建议，他总是报以恶意的敌视。与此同时，他却喜欢对其他同学提一些并不合理的要求和建议，想像着自己领导。”后来他没有拿到毕业证就离开了学校，这一挫折曾积压在他心头很长时间。

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阿道夫去了维也纳，并从1909年到1913年一直待在那里。他曾提出申请上维也纳艺术学院和维也纳建筑学院，但都被拒绝了，因此他整日在咖啡馆里消磨度日，但他参加了咖啡馆里每一次关于政治和哲学的辩论。这段时间也最终塑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他住在河边的一个临时小屋里，靠为一些小店设计海报或低劣的广告而勉强度日。

他性格孤僻，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种边缘的性格是源自他自己的经历，他拒绝被官僚社会所同化。

1913年，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以后再也没回去。当时，他二十四岁，笨拙、喜怒无常、冷酷，且逐渐培养起一种愤恨和狂热情绪，这种情绪不时以连珠炮似的激动话语发泄出来。

为了逃避被奥地利帝国军队征召入伍，他搬到了慕尼黑，在一个裁缝家寄宿下来。他依然过着虚幻的生活，整日想着他的种族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导致了他对牧师、犹太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狂野报复。希特勒确信，犹太人出于对自己身份低下的报复，一直在阴谋破坏和征服雅利安人。确实在20世纪初，犹太人很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在俄罗斯和东欧，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因为害怕屠杀而迁移。



阿道夫·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纳粹)主席。此照片出版于1934年，即他成为德国总理后的一年。他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对于自己国家的人民、犹太人、奴隶以及其他他认为“低于人类的”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最终他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图片来自伦敦图片社)

1914年，爱国的人群聚集在德国的大街小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他们中间，就有二十五岁的希特勒。虽然他当时还是奥地利公民，但他已经成功地加入了巴伐利亚步兵团。战争给希特勒提供了机会，让他暂时忘却挫折、失败和对过去岁月的怨愤。战争期间，希特勒是个准下士，工作是信使，在连队和团总部间传递信息。因为表现英勇，他获得了两枚铁制十字勋章。1908—1918年的十年时间使得希特勒更加坚强冷酷起来，他的想法和偏见基本固定，在日后生活中也很少改变。他对犹太人更加仇恨，对民主、国际主义、平等与和平等想法更加轻视，但对独裁政府却更感兴趣，更加坚信战争能带来好处。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初步懂得政治权力如何才会安全，怎样运用才能开辟前所未有的事业。现在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能点燃他，这种刺激在战争结束、德国投降和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终于来临。

一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欧洲都笼罩着一种不安和躁动，半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熔炉。但没有哪个城市像慕尼黑那样敏感，当时慕尼黑的政治气氛极为不稳，不断地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然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意味着开创事业的最佳时机。

希特勒在部队宣传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主要是发布简单指令，教育开导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民主理念的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调查一个极端德国工人党。1919年9月12日晚，在一家慕尼黑啤酒酒吧里，希特勒第一次参加该党的会议，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二十五人参加。

对希特勒而言，德国工人党是一个理想工具，该党地位低下，尚未成气候，因此希特勒才有机会发挥领导作用。他一方面干着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慢慢推动着该党向前发展。1920年，他辞去了军职，全身心投入到该党的建设中去。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天赋可以将

那些粗俗的偏见表达出来，政治煽动者的那种自我意识和自信在他身上已开始成型。他学会了用确信来撒谎，用直率来掩饰，在他身上，怀疑和鄙视相伴而存。因为恐惧、贪婪、权力欲、嫉妒，以及一些非常普通的小动机，人们往往被驱动起来。希特勒认为，政治就是知道怎样利用人的这些弱点为自己服务。

希特勒的演说鼓动着人们。工人党的参与人数首次翻番，后来又增加了一倍。在很短的时间里，希特勒成为该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后来该党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慕尼黑的啤酒礼堂里，希特勒招募了一支被称做 SA (brownshirts) 的暴徒部队。其任务就是向大街上扩散恐怖、威胁和暴力。开会的时候，他们是希特勒的保镖，无情地打击那些对希特勒提出质疑的人。在他的部队控制着大街的同时，希特勒开始讨好上流社会。他可以在许多不同领域“玩不同的游戏”，他有着平民化的真挚，这有利于吸引下层民众。在社会的画室里，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活动。女士们认为他很有魅力，因而成为他最重要的赞助者，为他提供金钱和首饰以继续他的政治事业。希特勒也以一种隐士和独身者的身份出现，假装为了德国的利益愿意奉献全部力量，以激励他的女性支持者们。但他所展现的形象只是一个骗局，因为当时他已经同几个少女有染，最开始是同玛利亚·雷特尔，一个旅店老板的女儿。当时他已经 37 岁，而玛利亚才 16 岁，足可以做他的女儿。然而，最使希特勒动心的情妇却是 16 岁的盖丽·劳布尔。盖丽是阿道夫的侄女，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吉拉的女儿。1929 年，盖丽搬进了她叔叔阿道夫位于慕尼黑的豪宅，并住在二楼阿道夫隔壁的一间卧室里。盖丽是位活泼、天真、充满幻想的女孩，同希特勒严厉、占有欲强的性格正好相反。盖丽很快落入陷阱中，但希特勒并不让她离开。相处的时间越长，她越看清楚希特勒肮脏的一面。1931 年 9 月 19 日，盖丽死在希特勒的住宅里。她心脏附近有个伤口，流着血。一只手伸出来，对着

一把手枪。警察认定她是自杀的。

盖丽是希特勒情妇中第一个暴卒的，但却不是最后一个。1937年，女演员利内特·姆勒尔从窗户跳出自杀身亡，伊万·布劳恩也至少有一次试图自杀，直至后来她同希特勒签订和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慕尼黑的卧室里一直挂着盖丽的照片，直到1945年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四年了，但德国仍然处于分裂、躁动、虚弱的状态之中。事态朝着有利于极端分子的方向发展。《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巨额赔偿严重削弱了德国的实力，而无力赔偿则加速了德国的通货膨胀。1918年年底，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为4比1，但1923年则跌至7千比1。

纳粹主义是一种在乱世中滋生的现象。1923年，两个因素导致了纳粹的出现，并将德国推向经济和政治崩溃的边缘。第一个是法国占领鲁尔；第二个是马克的彻底崩溃。法国的占领将德国人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而在11月1日，马克对美元汇率跌至13万比1。食品短缺、银行倒闭、失业剧增，经济的崩溃以任何一种政治事件影响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1923年，纳粹党开始在巴伐利亚组织一系列集会，但希特勒却因此被判刑5年入狱，罪名是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纳粹党解散了，但时间并不长，1924年年底，希特勒就获释了，他对纳粹党重新进行了改组。

现在他为自己设定了两项目标：保持对党的绝对控制并且使之成为德国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这个进程却是缓慢的，因为德国经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复兴。万幸的是（对希特勒而言），灾难马上降临。1932年，全球经济衰退，这给了德国沉重一击。失业人数飙升至六百多万，无数德国人看到他们曾经稳固的生活和社会架构开始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产生无名的恐惧和过度的奢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那种狂热的煽动吸引了大量的

追随者。当大选临近时，德国人需要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法。他们选择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特勒把自己描绘成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带领德国人奔向地球上的天堂。

1933年1月20日早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小官员的儿子，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总理。后经当时的纳粹宣传，把希特勒的当选看成是德国复兴的高潮。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他的上台实际上是卑劣政治交易的结果。他并没有真正抓住权力，而是通过权谋上台。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希特勒就下令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解散了天主教中心和右翼民族分子组织，接管了贸易联合会，这些团体是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五个组织。他的强盗手段，即使用暴力的手段猛烈攻击，起到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内阁里的任何反对力量在还没使用暴力之前就都自动瓦解，到1933年夏天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完全控制了德国政府。

1934年，希特勒发动一连串行动，肃清了德国军队以及盖世太保内的异己分子。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毁了，但据后来估计大约有500人左右。当被问道为什么这些人在执行死刑前都没接受审讯时，他回答道：“我对所有德国人的命运负责，我是最高法官……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将来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胆敢反对我的国家，他将必定消亡。”通过这一连串行动，希特勒消除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压力，可以放心解决其他问题。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而希特勒在此之前将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小时后，总统办公室宣告同内阁合并，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以及帝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在同一天，德国武装部队的军人们宣布对他们的新总司令效忠。当时宣誓的形式非常关键，因为他们不是宣誓对宪法效忠，也不是对祖国效忠，而是对希特勒个人效忠。



拍摄于1938年，原来的德语标题是这样的：“关于德国青年对他的忠诚最好的证明，就是这张在纳粹纽伦堡大会上拍摄的照片。当希特勒的汽车经过正面看台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挥舞着胳膊呈纳粹敬礼姿势，嘴里喊着‘嘿尔’。”希特勒控制了所有民众，无人匹敌。（贝特曼/科比斯）

1934年8月19日，在德国大选投票中，希特勒获得了超过90%的选票，有六千多万选民支持他，只有四百万选民有勇气投票反对。纳粹革命结束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天堂并不欢迎所有人。从一开始，希特勒的宣传就将犹太人描绘成德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一部电影中，犹太人被比做老鼠：背信弃义、胆小、残忍、喜欢群聚活动。1935年，在一次纽伦堡集会上，德国通过了《保护德国血液和德国荣誉法》。这部法律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或性交，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1938年11月，希特勒将这种反犹情绪化作了狂热的暴力行动：犹太人的商店橱窗被砸碎；一百多名犹太人被杀；二万七千多人以所谓的保护名义被关进集中营；当晚被称做“帝国水晶之夜”。随后，他重新引入了一部中世纪法律，强迫犹太人戴上一个黄色星星以示身份。

通过广播和扩音器等技术设备，希特勒将他的仇恨传遍全国，八百万德国人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现在他完全可以使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旨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如此重视政治中的心理因素。希特勒是控制民众情绪的大师，在诸如大型集会等活动上，他从不放过任何表演的机会。他利用各种诡计和设备来鼓动人们的情绪，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的欢呼和兴奋达到最高点。希特勒将宣传和恐怖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得到了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手中的强大权力也使他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而且在利用权力追逐自己的目标时，他既不会犹豫也不会有任何感情上的阻力。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不需对任何人效忠，不受传统约束，对人和上帝也都不需存任何敬意。他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机会，通过撒谎、狡诈和狂妄等手段来攫取利益。他机警、诡秘，从不相信任何人，在他看来：“不是因为遵循人类法则，人才能活着，才高于动物世界，相反只有通过最残酷的争斗才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都是冷静算计的结果。

通过挑拨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希特勒维护着自己在党内的

地位,他使用的是“离间和统治”的原则。每一个部门都不止一个办公室在运转,他让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他的大多数演说都是针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捷克人、波兰人以及法国人的恶意攻击诽谤。他需要不断赞扬,否则他的空虚无法得到满足,当然最让他心动的恭维还是权力。他开始相信他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享受着神的眷顾,他的命运与普通人不一样。不计成败,不择手段,希特勒成功地释放了德国人心理压抑已久的激情,重新为他们的未来创造了一种信仰。然而,他并不喜欢政府里的日常琐碎工作,只要不起疑心,他就放手将管理国家的工作甩手给副手们做,但一旦需要做出最终决策,也根本不用任何人提醒他。

现在他已完全控制了德国的政治体系、军队和年轻人,他准备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创造一个全新的雅利安德意志帝国。希特勒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不擅长体育运动,但他认为虚弱和不健康对社会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他下令让四十万吉普赛人、残疾人、长期失业人员以及他认为基因低下的人绝育。开始时,他通过注射致命药剂进行大规模杀戮,但随着灭绝名单上的人越来越多,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大规模屠杀方法。有六个省级医院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试验,试验中,患者被送往地下室,脱掉衣服,然后被带到淋浴室去。事实上,地板上的排水系统是假的,水管里面装的也并不是水,而是一氧化碳气体。这种死亡医院夺去了三十多万人的性命,他们的尸体永远都不会被亲人知道,希特勒担心他们发现事实的真相。

希特勒从未对行政管理感兴趣,他关心的只有权力,他开始将国家作为征服欧洲的工具。从1935年开始,德国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重新武装。希特勒非常清楚,其他的欧洲国家绝不愿意卷入新的战争,他也借此强化了自己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

1938年3月11日,德国军队入侵奥地利,也就是希特勒的家乡,两天后,奥地利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一年后,希特勒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将该国政府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到1940年，希特勒的军队已风卷残云般侵占了波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整个欧洲已被希特勒踩在脚下，他现在不需要任何的掩饰和抑制，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利用精心挑选的纳粹党卫军对德国进行清洗。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希特勒的纳粹党卫军只有三个师，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上升到三十五个师，总人数超过五十万。党卫军是德国正规部队的补充，并且还充当希特勒的杀人敢死队。希特勒还建立了其他几个机构，如集中营和灭绝队。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希特勒的第一要务，到1944年时，这一行动已近完成。

战争爆发时，希特勒将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拘禁在集中营里。在一些被占国家，如波兰，犹太人则被关押在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他们没日没夜劳动，为德国军队生产武器并提供原料补给，直至死亡。饥饿、寒冷和肮脏的环境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希特勒对波兰和俄罗斯却有另外的打算。他计划将德国人移居至此，因此首先他必须削减当地人口。一部分人被送到德国充当苦力，过着非人的生活，没有权利，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剩下的人，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被剥夺了一切财产，或被饿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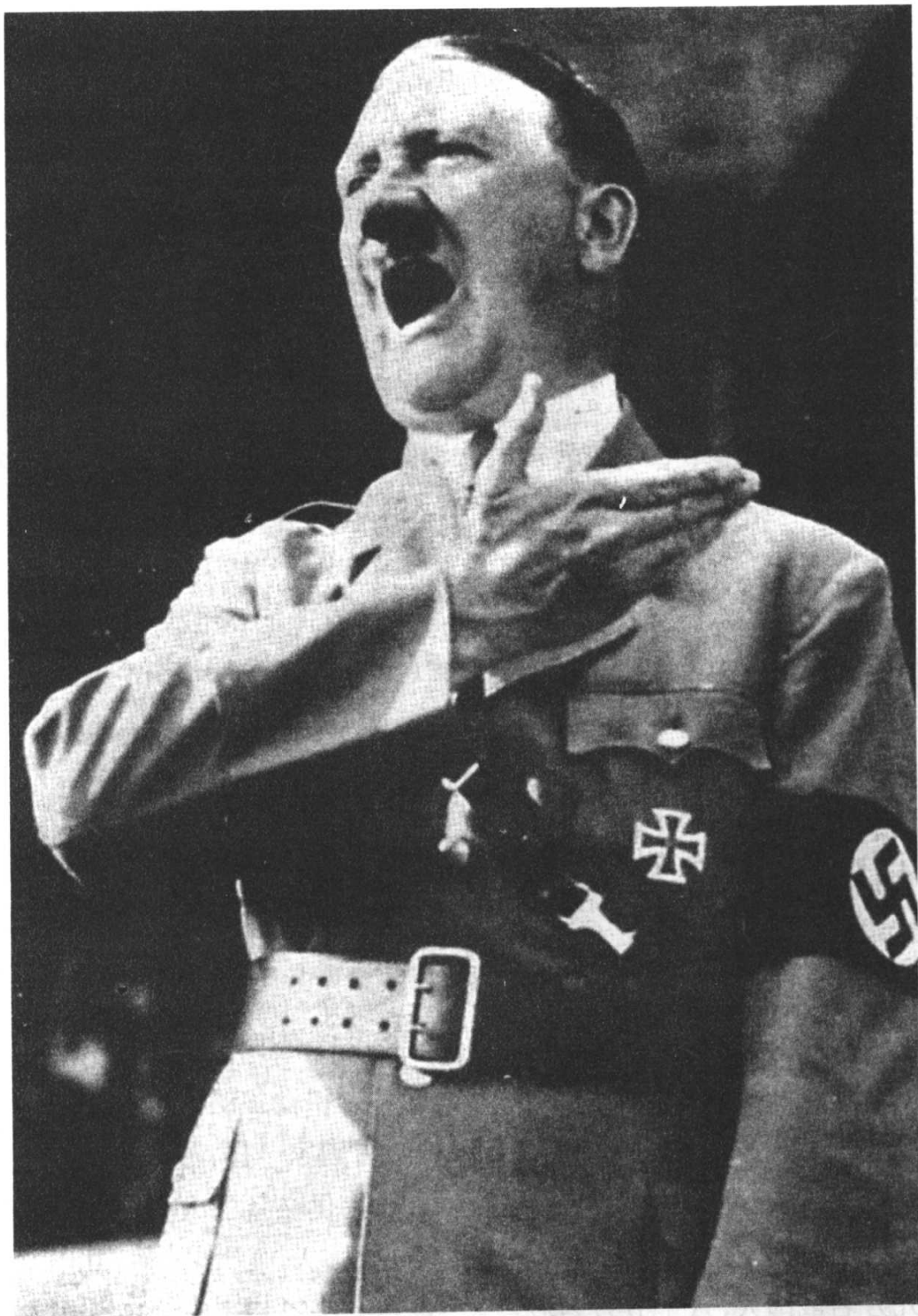
战争爆发之前，集中营是被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德意志帝国的人。但战争期间，这里关押的却是大量的犹太人和抵抗组织成员。1942年，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后，希姆莱将集中营作为生产武器的劳动力来源，在那里纳粹党卫军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强迫关押者为他们工作，很多人就累死在那里。

集中营的犯人还充当着党卫军医疗试验的原材料。这些试验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党卫军们根本不会顾及到犯人的感受。可怜的试验者们被置于高压或寒冷的环境之中，直到肺爆炸或被冻死。

但灭绝营比集中营更恐怖。仅在波兰就有四个毒气室，每个毒气室能容纳二千人。纳粹党卫军将结晶氢氰酸等毒气投放至灭绝营中，大约3分钟到15分钟后，所有的患者就都被毒死了。就在他们停止呼叫时，纳粹屠夫便准时进来，更换下一拨人。到1944年，即便是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也不能满足希特勒的需要了，那年夏天的四十六个日夜里，大约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的匈牙利犹太人在灭绝营中惨遭杀害，纳粹党卫军不得不借助机枪扫射来缓解灭绝营的压力。对希特勒而言，这是他年轻时梦想的现实，是他在欧洲建立更稳固种族的基础，也是重新殖民欧洲的必要条件。虽然希姆莱负责组织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行动，但这种奇异想法其实最早源自希特勒。

希特勒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的面部表情依然平淡，行为举止依然怪诞。掉落的头发、肮脏的胡须意味着他并不具有任何他想像的那种种族优越，那双惶忪的双眼则暴露着他的内心世界。他也不断经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他脊背弯曲，有时痉挛也会折磨他好几天。随着狂妄自大心理的不断膨胀，希特勒开始将自己视作超人类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会像古罗马国王一样伟大。他下令修建的纳粹大会厅就是仿造罗马竞技场设计的，但规模还要大一倍，可容纳五万多名观众。

到1942年年底，希特勒的军队已在各个不同战线上作战。盟军对德国工业区的轰炸以及德国大量人力和设备的丧失开始对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同波兰等其他被占国家一样，苏联也变成了一个劳动力工厂，专门为德国的工农业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到1943年年底，德国共征召了近五百万名外国人到德国工作，其中十九万名俄国人，八十五万名波兰人，七十六万名法国人，二十七万名荷兰人，二十三万名南斯拉夫人以及二十三万名意大利人。在近五百万来德国的工人中，只有十五万是自愿的。无数男男女女被迫离



希特勒在演讲中，摄于1944年。他有着出色的演讲才能，也因此吸引迷惑了大量的普通民众。然而，到了1944年，在德国越来越接近失败时，很多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人敢公开承认：纳粹报复自己人时也会像对待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残忍。（伦敦新闻图片社）

开家园，装进牲畜运输车中，然后运到几百英里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在半路上因为颠簸困乏而丧失了性命。

最幸运的就是那些前往农场工作的人。而那些被送到遭轰炸而严重破坏的工业区的人环境就差多了，他们居住条件恶劣，传染病一个接一个。然而五百万人的数目并不能让希特勒满意，他需要更多的人为他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并且他还下令采取更残酷无情的措施。

在1941年的战争中，有约四百万的俄国战俘在战场上为德国卖力，许多人被那个残酷的寒冷冬天夺去了生命。到1943年年底，有一百万俄国人在德国工作，但希特勒觉得远远不够，他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因此被迫改变了一些政策。然而，尽管如此，他却不能让战争中死去的人复活：战争中有五百万俄国人被俘，其中有三百万人最终惨死，二百万人死于囚禁中，还有一百万人死因不详。

1943年，德国第六军二十七万人在斯大林格勒被苏联红军围困，但希特勒拒绝让他们撤退，他们的脸上都涂有“灭绝”的字样，因此希特勒命令他们要像英雄一样为国牺牲。最后当获知有九万幸存者投降苏联时，希特勒狂怒不已。

随着权力的崩溃，希特勒又逐渐走回旧路。他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易发怒，事实上，他似乎要失去自控力。当狂叫辱骂的时候，他的脸部因为发怒而扭曲肿胀，他狂野地舞动着胳膊，用双拳猛烈地击打墙壁。然后，就像突然爆发一样，他也会突然停止下来，捋捋头发，整理一下衣领，以正常的声音恢复谈话。如果他要说服某人，他仍然有能力展现他奇异的魅力。他是一个完美的演员，能够完全投入某个角色当中，当他讲话的时候，他会使自己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

希特勒坚信，德国永远也不会屈服投降。1944年3月19日，他下达命令，命令摧毁一切通信设施、车辆、桥梁、水坝、工厂和储备物

资。“如果战争要失败，那么整个国家也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因此没必要考虑即便是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最好是破坏它们，甚至由我们自己去破坏。国家是虚弱的，未来只属于胜利者。而且，战争中的幸存者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伟大的事业已不复存在。”这是他最后的表现机会，但幸运的是这一想法从未得以实施。

日复一日，希特勒躲在花园的掩体里，传来的消息对他越来越不利。1945年1月12日，苏联红军在波兰开始反攻，4月12日，美国第九军穿过易北河，盟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4月16日，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打开。希特勒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甚至不知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一切请示，他的批复都是：不要撤退。未经详

摄于20世纪30年代，市面上很少见。希特勒躺在沙发上瞌睡，情妇伊万·布劳恩在旁边看着他。1945年4月29日，在总理府下面的地下掩体中，他们结婚了，当时德国已成废墟。第二天，他们一起自杀了，布劳恩服毒身亡，希特勒开枪自杀。他们的尸体被运出来火化，德国自一战后开始的篇章也告以结束。（科比斯）



细客观的调查,他就匆匆下令解职、降职甚至处死军官,这些军官同盟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在战场上度过了无数生死关,但最终却不得不屈服于希特勒的权力,即便是纳粹党卫军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最后的表演同这段怪诞的历史一同结束了。

地下掩体的氛围极其压抑,但这远不如希特勒心理承受的压力。不断的空袭、苏联红军进入柏林的消息、紧张和恐惧使得人们的心理近乎崩溃,希特勒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影响着掩体里面其他人的生命。4月26日晚,苏联红军开始炮轰总理府,花园里发出阵阵巨大的声响,掩体里面感受到剧烈的震撼。

尽管死亡即将来临,政权也将被摧毁,但希特勒这个造成几百万人失去性命的人仍不愿承认失败。自始至终,他没有一点悔恨,哪怕是一点遗憾的表示都没有。错误是别人的,尤其是那些犹太人的,即便此刻,他心中对犹太人的仇恨仍难以平息。二十个不平凡的年头过去了,但希特勒并没有汲取任何教训。他坐了下来,写下了最后的遗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临终留给德国人的好似一个弥天大谎。他的死绝不是一个英雄生命的结束,通过自杀,他逃避了自己的责任,以懦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希特勒从嘴里对自己开了一枪,他的新婚妻子伊万·布劳恩坐在他右边,服毒而亡。此时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点半,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刚过十天。

第三帝国也仅比他的创立者多存活了一个星期。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

的
婊子

阿
尔
斯
·
科
赫

女色情狂，残酷虐待犯人，生活放荡淫乱……

阿尔斯·科赫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的婊子

女色情狂，残酷虐待犯人，生活放荡淫乱……

她是纳粹党羽中最残暴的人之一。倘若人世间有人在悲恸哭嚎，那一定是在为遭受她无情折磨而最终丧生的无辜生命感到万分悲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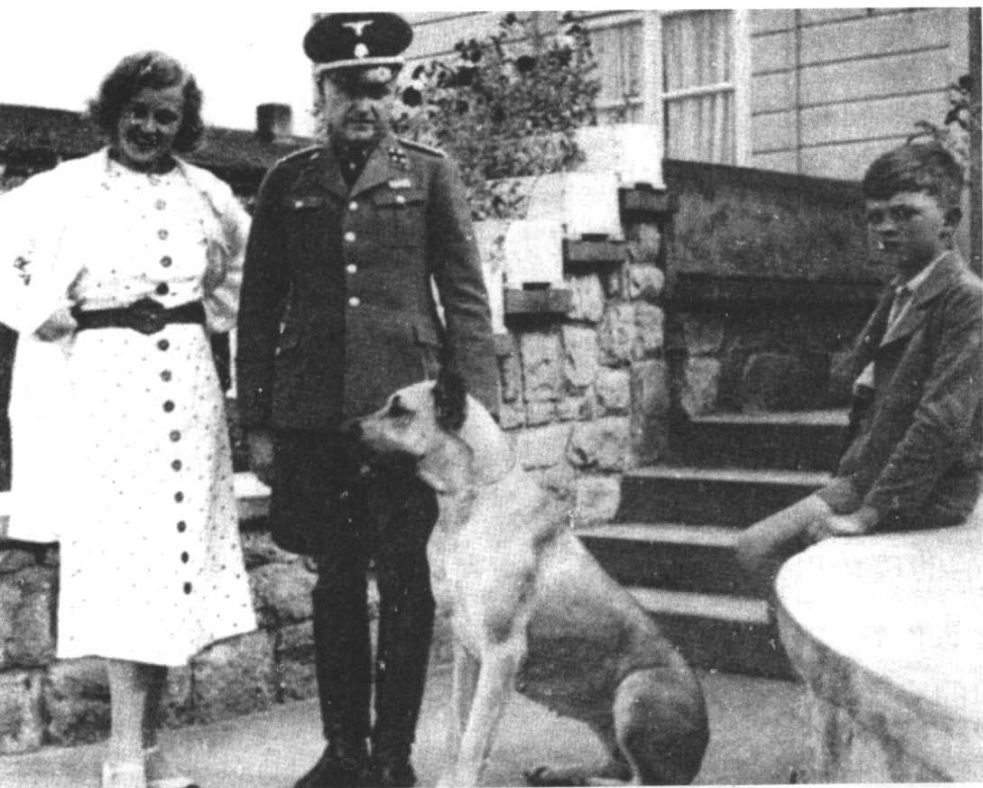
—— 1951 年法庭起诉者

自从上台以来，为了让雅利安种族在德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希特勒伙同纳粹分子一起试图采用各种方法除掉社会中的所有反叛分子。其中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和身体残废者、同性恋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阻碍他获得权力的人。起初，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或者活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陆海空全部参战）后，纳粹杀人机器开始运转起来。在大屠杀中，有这么一位女性，她将这场种族灭绝行为不仅仅视为一项工作，此人便是阿尔斯·科赫——布痕瓦尔德村庄驻军司令的妻子。她是一个虐待狂和女色情狂，喜欢从残酷的屠杀以及虐待大人和孩子中获得乐趣。她强迫犯人进行道德沦丧的性行为，然后再用酷刑折磨他们，最后将其杀害。她家用萎缩的头颅来进行装饰，灯罩则是用囚犯尸体的皮做成的。她的残忍令人难以想像，她简直就像一头怪兽，人们称

她为“布痕瓦尔德村庄的婊子”。

阿尔斯 1906 年出生于萨克森乡下的德雷斯登，父亲是个农民。上小学时，人人都说她文静、懂礼貌，家庭幸福，而且颇受男生喜欢。十五岁时，她退学了，开始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又是一家书店里当图书员。当时的德国经济停滞，整个国家还未从战败中恢复过来。年轻的阿尔斯生活非常单调，但不久后她就意识到周围还存在着一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东西。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这种东西便在纳粹党的一个政府部门中弥漫开来；年轻、魅力四射的红发女郎阿尔斯被一位经常光顾书店的纳粹党人迷住了。不久通过普通士兵，她同几位纳粹党卫军发生了性关系。

阿尔斯成为一位纳粹党卫军的秘书，一位纳粹头头、盖世太保海因累赫·黑摩尔亲自做媒将她嫁给他的最高助手卡尔·科赫。当时纳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一个崭新、完美的雅利安种族，因此阿尔斯和卡尔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一对。实际上，卡尔以前是一位银



阿尔斯·科赫和她的丈夫卡尔·科赫上校，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司令。这对夫妇滥用他们在布痕瓦尔德的权力，最后被自己人将他们送上法庭。科赫最后被判处死刑，死刑就是在他对别人实施残酷刑罚的集中营院子里，由他的起诉人执行的。他和妻子将这个院子视为他们的欢乐园。（科比斯）

行职员，一事无成，还离过婚，在 1931 年希特勒党要夺取权力时加入了该党，不久便得到提升，成为党卫军的高级军官。

希特勒将党卫军视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和心腹，妄图凭借它来对抗德国其他军事势力，并且执行体现希特勒残酷性格的任务。希特勒一夺取权力，就到处制造社会动乱，并且大规模征兵。他鼓励纯种的雅利安人参军，这在当时被视为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捷径。卡尔被认为是实现此任务的最佳候选人。他被任命为柏林附近臭名昭著的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少校，也就是在那里，他获得了残暴恶徒的名声。

1936 年的一个傍晚，卡尔和阿尔斯在橡树林中结成夫妇。他的新娘不在乎他有多少财产，她为自己能从农民变为高官的妻子感到自豪。

卡尔是一位滥施暴力的典型纳粹党人，他的专长就是用镶有刀片的马鞭鞭笞囚犯。他发明了拇指夹并拓展了烙铁的用途，不久党卫军高层也发现了他的这一潜能。1939 年，纳粹发动闪电战，大败欧洲各国，卡尔被提升为布痕瓦尔德（以当地的山毛榉树命名）村庄的驻军司令。

20 世纪整个 30 年代，纳粹党人试图清洗德国所有的“反叛分子”。通过机枪在街道上扫射、让犹太人挨饿和放毒气等方法，他们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麻木不仁的党卫军们认为种族屠杀进展得还不够快。数年前建造的集中营原本是用来囚禁政治犯的，现在却变成了种族灭绝的地方。

布痕瓦尔德是一个劳动集中营，在那里，孱弱的人被杀害，身体强壮的人在超强度劳动中被致死。同时，它还是运送犹太人的中转站，这些人一般在布痕瓦尔德停留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到毒气室里等待死亡。纳粹命令那些 1938 年年初到达布痕瓦尔德的人（他们到达时，希特勒还没有命令进行种族屠杀）和原本就居住在此地的

人迅速离开居住地，否则后果自负。就这样，他们被迫离开家园，住在条件恶劣的地窖里，没有了往日的欢乐。

布痕瓦尔德于1937年建于乡下的威玛地区，是纳粹德国首批建立的、规模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它的北面有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南面有大型集中营。同其他许多集中营一样，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在德意志帝国时急剧增长。1937年7月，该集中营关有一千名囚犯，但是到1939年9月，人数上升为八千六百三十四人。到1943年12月为止，人数达到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九人，德国解放前，人数为八万零四百三十六人。

这个集中营包括一百三十个卫星集中营和一些附属部门，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大集中营”，主要关押一些有资历的囚犯；“小集中营”关押处于隔离待审查的囚犯；“帐篷型的集中营”关押德国1939年侵略波兰时俘虏的波兰囚犯。除此之外，集中营里还有管理部门、党卫军军营和工厂。

这个集中营是由关押在里面的囚犯们建立起来的。1937年的整个夏天，党卫军逼迫那些囚犯利用他们的“自由时间”从采石场搬运石头，来建造集中营。那些不幸搬运石头的囚犯会被立即处死。后来，党卫军用铁链将数十个囚犯拴在一架大四轮车的后面，强迫他们边搬运石头边唱歌，还美其名曰地称这些囚犯为“歌唱的马匹”。在建造从埃特斯伯格山脉到集中营门口的道路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囚犯丧生，因此囚犯们称这条路为“血路”。

起初，集中营里关押的囚犯大多是一些政治犯，但是在1938年的春天，因为一些反“反社会分子”（例如犹太人、同性恋人和吉普赛人）被逮捕，囚犯的数量急剧上升。1938年11月后，党卫军及其党羽摧毁了德国犹太人经营的许多行业，所以集中营里又关押了一万多名犹太人。在整个战争年代，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共关押了八万名囚犯，看守的党卫军达到七千多名。

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因为党卫军不需要。囚犯们都会因为不堪忍受工厂和建造道路的繁重劳动而死亡，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平均寿命大概只有三个月左右。建造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目的就是让囚犯死于繁重的工作中，因此每月，集中营里都有成百上千的、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因为疾病和营养不良、劳累过度、遭受鞭打和迫害等原因而惨死。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有更加恐怖的一项活动，即它所进行的医学研究。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的斑疹伤寒症和病毒研究部门就设在布痕瓦尔德村。研究者们积极热情地工作着，他们主要进行以下试验：不用麻醉剂而直接将某种新药注射到人体内来测试其效用；进行怪异的试验来测试人对疼痛、炎热和寒冷的抵抗力。纳粹杀人狂们将那些活生生的囚犯解剖，用他们的肝脏进行实验；那些不幸遭受焚烧酷刑的囚犯们则被迫在伤口处注射毒药。然而，更为古怪的是，研究人员在同性恋人身上进行一系列实验，希望找到治愈这种“疾病”的药方。同时，他们还故意使病人传染上致命的疾病，然后对病情进行仔细观察；成百上千的人因此患上了斑疹伤寒症，但医生们却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痛苦地死去。对医生和科学家们来说，这些人都是几内亚猪，利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纳粹的科学事业并保护他们的雅利亚人种。所有这些病人都不会得到医治，他们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死去。

另一种杀害囚犯的方法是先将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将其杀掉。囚犯们被送进一间假医务室，然后站在一个身高测量器下。接下来，一个党卫军士兵用连环手枪通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它的高度正好同囚犯们的脖子齐平）对他们进行扫射。他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借以遮盖手枪扫射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卡尔和阿尔斯到达布痕瓦尔德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一直忙着生育另一个孩子。他们已达到至少两个孩子的规定，这一规定是纳粹



1945年10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旁一个绞刑架上挂着希特勒的像。这是由以前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做成的，他们将其放在门旁，以纪念死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当时，此集中营是被用来做医院的，然而那里的许多人却仍然遭受饥饿、疾病和暴行的摧残。（贝特曼/科比斯）

高级党员提出来的。纳粹党员认为，女人的主要责任就是照顾好“她的丈夫、家人、孩子和房子”，然而阿尔斯并不想履行好这一职责。这种形式主义的事情一旦结束，她的丈夫就能开始工作，并且立即将她忘记。

现在阿尔斯可以自由地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了。她是司令的妻子，因此生活奢侈糜烂，并享有特权，她的残酷性和堕落性也开始滋长起来。起初，她只是接受小贿赂，并要求所有囚犯称她为“弗劳”（只有贵族女性才能使用这一称呼），但她很快就不满足于此，她开始进行其他活动。

1940年，卡尔让人建造了一个室内竞技场，费用高达二十五万马克，这些钱一些是从囚犯那里搜刮来的，另一些是收受贿赂而得。他和阿尔斯早上在这里骑马，由党卫军乐队陪同，他们站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上为卡尔和阿尔斯演奏乐曲。

为永葆青春，阿尔斯用白葡萄酒沐浴，然而那些就在她前门不远处的囚犯们却活活忍受着饥饿。她天天手执鞭子在集中营中闲逛，看到不顺眼的囚犯就将鞭子挥去。当看到囚犯们惨遭毒打时，她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浑身热血沸腾，神情激昂。她将狗突然扔到有身孕的女人身上，看到她们惊恐万分的情形，她会高兴地尖叫起来；晚上她组织女同性恋者同军官的妻子鬼混，然后她到她丈夫的低级军官那里，有一次居然同他们发生十几次的性关系。阿尔斯很迷恋惩罚的手段，也喜欢折磨囚犯，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女色情狂和杀人魔鬼的称号。囚犯们被迫进行一些低级糜烂的放荡行为以及最残暴的性行为，而她则是坐在后面尽情观看着，享受其带来的乐趣。在新囚犯到来时，她会在集中营的大门口，身穿袒露胸部的上衣，让每一个新来的囚犯抚摸着她的胸脯，口中说着一些淫秽的话语。但只要新囚犯一瞥她，就会遭到一番毒打，直到不省人事为止。有一次，看守人员发现有三个囚犯抬头看了看阿尔斯，他们当

场就将两个人打死，第三个则被一个看守用脚踩住脖子活活憋死了，并且将他的脸埋入土中。阿尔斯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那三个死掉的囚犯用淫荡的眼光看她。

当纳粹无法从东部战场的战争中脱身时，阿尔斯却将死亡集中营当做玩乐的场所。一天，她的看守开始扫射正在工作的囚犯们，这时她也变得异常激动，拿起一支手枪又开枪打死了二十四个囚犯。

然而，这些只是她进行的恐怖活动的开端，她还有更加可怕的一面。阿尔斯喜欢用战利品装饰房屋，她命令将几个囚犯的人头割下来，用化学物品使它们缩小为葡萄大小的样子。十几个这样的头颅装饰着阿尔斯和她的孩子们每天用餐的餐厅。阿尔斯已成为了第三帝国最持久的、最令人作呕的人物之一。

阿尔斯喜欢年轻囚犯的身体，经常让有魅力的年轻囚犯们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当看着他们光滑的皮肤，她突然间想出了一个新奇的点子。阿尔斯派人将他们的皮剥掉，让女裁缝将它们制成书套、钱袋、手套和灯罩。许多德国母亲为她们孩子编织羊毛手套和袜子，而阿尔斯却用人体制造手工艺品。党卫军将囚犯的皮剥去，然后将他们的肉放在臭名昭著的模具（被称做“病态模具”）中暴晒。许多德国人都想获得人皮灯罩，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德国优等种族的标志。人皮礼物在各种宴会上会格外受青睐，大家互相交换这种礼物；礼物所用的人皮质量越好，就越珍贵。

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人一开始时都怀疑这些皮革的来源，但是先进的法医检测证明了这些皮革就是人皮。阿尔斯尤其喜欢一件事，即“当点名时，党卫军的妻子们挑选她们的囚犯时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比她们的丈夫更加强烈”。她们挑选带有纹身的人皮，为了取悦她们，集中营经常在广场上进行特殊点名活动，囚犯们必须裸体站在广场上展示自己的皮肤。然后，由这些女士进行挑选，就像一场时装展示会。我们可以听到她们有的窃笑，有的惊讶，有的满意

而笑。她们有时嘀嘀咕咕，有时用手指指选中的对象。阿尔斯最喜欢吉普赛人和俄国战俘的皮肤。为了不损害皮肤，她命令给他们注射致命毒药，让他们立即死亡。按照党卫军的命令，她们还收集人的头发。这些头发将用于为船员和铁路员工生产袜子。阿尔斯经常戴着这种纹身人皮做成的手套在集中营里闲逛，寻找新的施虐对象。

然而，不单是阿尔斯喜欢从不正当的行为中取乐，她的丈夫卡尔也同样喜欢从残酷对待囚犯中取乐。他一到布痕瓦尔德就建造了一个小动物园。里面有一个鸟房，一个水盆，以及供四只熊和五只猴子活动的空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莫里斯·胡伯特回忆道：“在集中营里有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熊和一只鹰。每天会有一个犹太人被扔进去。那只能立即将他撕成多块，而老鹰则在他骨头上不停地啄。”集中营里的囚犯都见过关熊的笼子，法国首相，犹太人雷恩·布卢姆就曾经被关押在鹰笼子里，后来被送到达胡。

实际上，卡尔对动物很友善。一本集中营指南的书中记载着他下达的命令：“……人们发现，党卫军成员将鹿的角拴在篱笆上，过一会儿才割断绳索。再者，鹿都是受到引诱（放在它们嘴里的罐头）而靠近篱笆。以后，如果我发现谁再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我会报告给党卫军总司令，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整个战争期间，这对夫妇就这样不断地虐待着囚犯，而他们的上级并未加以阻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帝国竟会对集中营中过度的残酷刑罚皱起了眉头。尽管是他们命令在囚犯身上进行各种残酷的实验和实施各种暴行，但是他们也曾试图约束那些野蛮、失控的行为。

1941年，卡尔发现有人向党卫军法院控告他们“极其残忍、腐败和令人蒙羞”等罪行。鞭打、折磨和杀害他人是一回事，但是从中取乐又是另一回事。法院撤销了对他们的指控，但是卡尔被派往波兰

马丹尼科集中营工作，而阿尔斯则又回到了布痕瓦尔德。因为没有丈夫权力的保护，她开始以低姿态同集中营的高级军官们建立各种关系。

1944年，卡尔回到布痕瓦尔德的妻子身边，但是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阻碍着他仕途的发展。不久又有人控告他犯有盗窃和榨取钱财等罪行，这是纳粹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眼里，暴行和谋杀同窃取第三帝国的钱财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卡尔由于无法承受官司的失败，在受审前毒死了一位主要证人，因此他又犯有谋杀罪。

1945年4月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卡尔被带走了，原告万·瓦尔德克就在他自己集中营的院子里（这是他施以暴行的地方）对他执行了枪决。我们可以想像看到这一场面的囚犯们的欢喜。然而，布痕瓦尔德的婊子——他的妻子却还活着。

阿尔斯也被指控为她丈夫的帮凶，但最终她还是无罪获释。然



这是一个犹太女犯人，前胸被纹身，乳房裸露在外面。这是阿尔斯在布痕瓦尔德的“手工作品”，她和她周围的人都对其赞叹不已。1947年，阿尔斯因战争罪行接受审判时，她制造的这些令人厌恶的作品就成了她罪行的证据。然而，1951年，当一个联军法庭对她进行重新审判时，这些证据不翼而飞了，也许被人偷走了。这件事让纳粹党人声称，这些和其他与其相类似的人类“艺术品”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科比斯）

而，她已经不能再利用她作为司令员妻子的背景了，她试图掩藏心中的那份狡猾，融入普通民众中。俄国人逼近时，强大的第三帝国

“布痕瓦尔德的婊子”1947年在 Dachau 接受联军法庭的审判，被判处终身监禁。1951年，美国军事法庭将她释放，德国官员又立即对她进行逮捕和审判，判处她终身监禁，不可免除。16年后，她在监狱里上吊自杀。（科比斯）



开始崩溃，她加入到了成千上万的向西逃亡的人流中，希望能得到盟国的庇护。

1945年4月10日，美军进入布痕瓦尔德。当时，阿尔斯同朋友们一起住在卢德维格斯伯格，但是获得解放的囚犯们却没有忘记她。美国人亲眼目睹了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暴行，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进入布痕瓦尔德的所有美国军人观看集中营里残杀的可怕场面。他说道：“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现在为了什么而战斗，但是至少现在他们知道正在同谁进行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尔斯隐姓埋名，认为盟国会忙于寻找比她更重要的人物。然而最后，她还是被抓住了，并于1947年投进监狱，然后在达胡接受审判，当时她正怀有身孕。在数周的审判中，那些饱受虐待而身体虚弱的囚犯们都作证指控她犯下的罪行。起诉人宣称，有五万多人死在她的手中。阿尔斯宣读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我只是那些恶意杀人的奴仆。”当别人出示成堆尸体的照片时，她尖声喊道：“撒谎，全是谎言！”她拒绝承认任何罪行，还说盟国诬陷她。阿尔斯在审判中假装患了癫痫病，浑身抽搐，翻白眼，无法自制，但是后来法医在病房中给她检查时，她却开怀大笑，并告诉法医她刚才在自娱自乐，她表演的是一出“演技一流的喜剧”。同时，人们聚集在法院外面，要求对她立即判刑。法院最终判决她终身监禁，并必须在监狱里从事艰苦劳动。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51年，美国将军卢修斯·克雷授予阿尔斯自由之身，认为判处她终身监禁缺乏“充足的证据”。这件事立即招致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些控告人说：“这是对公正的一种亵渎，公理何在？她是纳粹分子中最残暴的人物之一，你们听听，世界上那么多人的哭声，都是为死于她手中的无辜者叫冤。”

阿尔斯一离开监狱就再次被捕并接受审判。二百四十多个目击证人证明她所犯下的罪行，她再次被判终身监禁，永远得不到宽

怨。终身监禁只能保住她的性命。

1967年，她在巴瓦雷尔的阿哈史监狱写信给她的儿子乌为（她在初次审判时生下的儿子），在信中她痛苦地抱怨道：她只是纳粹党高级官员的替罪羊。可见，她完全没有悔改之心，对她所犯下的罪行毫无内疚之情。

9月1日，阿尔斯当时六十一岁。吃过一顿简单的饭后，阿尔斯给儿子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她将床单系在一起拴在床上悬挂的灯上，上吊自杀。在她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说道：“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死亡是惟一的出路。”

嗜
血
成
性

的

东非暴君



阿迪·阿明

性格暴戾，把反对者的人头塞进冰箱，双手沾
满无辜生命的鲜血……

阿迪·阿明

——嗜血成性的东非暴君

性格暴戾,把反对者的人头塞进冰箱,双手沾满无辜生命的鲜血……

阿迪·阿明元帅是最尊贵的总统,是地球生灵万物的主人,是非洲尤其是乌干达英帝国的征服者。

——阿迪·阿明任乌干达总统时享有的称号

1971年,自学成才的阿迪·阿明将军成为乌干达的总统。有很多人将他看做一名演员,然而事实上,他的放纵行径却远远甚于演员的幽默滑稽动作。他经常面带微笑,然而谁知这张看似善意的脸庞后面,隐藏的却是一个工于心计、穷凶极恶的人,正是他一手导演了一幕幕极其惨烈的死亡悲剧。他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国家研究局,这个机构按照他的命令在一次种族清洗中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乌干达人,而且他还下令对处决敌人的过程进行现场电视直播。他蹂躏妻子,使她残废;谋杀官员,并将其中一位的头颅放在他的冰箱里,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在他统治之初,乌干达有三十多万人口,然而到他统治结束时,已有六分之一的乌干达人遭杀害。

乌干达位于东非内陆地区,面积约九万三千多平方英里,略比英国小一些。它北临苏丹,东接肯尼亚,南临坦桑尼亚和卢旺达,西靠刚果。乌干达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62年10月9日获得独立。

在英国统治时期，它的经济实力和重点都集中在南面，而陆军、警察和准军事武装部队都来自北方。南北这种不平衡状态致使乌干达形成了一段野蛮残暴的历史。

阿迪·阿明大约于 1928 年出生在乌干达的西尼罗区，他父亲是卡克瓦穆斯林人，母亲是信仰基督的鲁格巴拉族人（该族毗邻卡克瓦族）。一般来说，这两个族都是努比亚人，以残酷成性的野蛮行为、缺乏教育和对敌人采取毒辣的手段而闻名于世。当阿迪还小时，父母离异，这个小男孩就跟随在军队中做点小生意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不断从一个军营转移到另一个军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人们还传言说，他母亲是一个巫婆。

上过两年小学后，阿明于 1946 年加入了非洲国王步枪手队，帮军队里的厨子干点活。他这段时期的一些记录表明，他总是遇到麻烦。尽管如此，他还是英国军人最喜欢的类型（从外形上讲）：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因此他的教官们都认为他在战斗中将会是勇猛无敌的，也更容易遵守上级的命令。阿明上尉在陆军里很快得到提升，并于 1962 年被送到英国的威尔特郡参加指挥官培训，但是他没完成培训，于 1964 年回到了乌干达。后来他又被送去以色列进行伞兵培训，虽然他这一次仍未完成培训，但以色列还是授予了他空军徽章。1966 年，阿明回到乌干达，担任乌干达军队副指挥长，他已经成为任何梦想统治这个国家的人竞相争取的盟友。

在他回乌干达之前，就有人传说阿明有虐待倾向。据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在肯尼亚同黑马党人进行肉搏战时，曾让卡拉马族人用弯刀将生殖器割下放在桌子上。此外，还据说他应该为 1962 年年初无辜的图卡那族人遭谋杀一事负直接责任。有人将他的行为通过英国总督报告给了乌干达当时的首相欧伯特，但是因为阿明是独立前夕乌干达整个军队中仅有的两位黑人军官之一，所以这些传



阿迪·阿明总统 1975 年 2 月在卡姆帕拉致礼。他宽大挺拔的体格让他变得更加残忍和恐怖。在许多西方人的眼里，他常常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残暴的人，谁遇到他总是会同端地招来杀身之祸。（贝特曼/科比斯）



1971年1月，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弥尔顿总统和他的政府。图片里，阿明大将带领军队进入拉姆帕拉，受到成千上万乌干达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马上开始进行一场大屠杀，杀害了欧伯特的支持者们以及军队的许多军官，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自己人。（贝特曼/科比斯）

言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变得销声匿迹，而阿明则被提升为上校。就这样，他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以后的历史证明欧伯特对这件事的处理大错特错，尽管他后来追悔莫及，但悔之晚矣。

不久后，阿明再次遇到麻烦，这一次是由于他的贪婪欲望所造成的。1966年，他因怀疑贪污受贿而接受调查，这时人们发现，仅一个月内他银行账户中就多了两万英镑的存款，远远超过一位乌干达上校十年的薪水。但是，阿明后来还是成功地摆平了这一腐败指控。

到了1966年，乌干达的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动荡，欧伯特在1962年成为该国的首任首相，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一千四百万乌干达人团结起来，但是这些人更效忠于他们的部族首领而不是卡姆帕纳的任何政府。欧伯特来自少数部落兰格族，是一名职业律师。因

为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任命布干达族的强有力首领弗雷迪族长为国家总统。尽管布干达族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英国殖民者的官员和牧师同化了，但它仍是乌干达最大的单一种族部落，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精英。欧伯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抚慰他们，然而此举却招致了其他种族的不信任。

欧伯特开始限制总统的权力，以致布干达族人开始谋划一些推翻欧伯特的行动。欧伯特认识到，他必须动用军队势力来对抗他们，所以他就选择了新任陆军副指挥长阿明来帮助他控制整个国家。

阿明的反应既迅速又积极。他将一支口径为 122 毫米的枪架到他的私人吉普车上，风驰电掣般地开到弗雷迪的官邸前，对着官邸扫射。总统在遭受袭击前已知道危险即将来临，因此他提前藏匿起来，最后逃到英国，最后在英国孤独地死去。

接下来的四年，阿明一直都是首相最信任的帮手。1971 年 1 月，欧伯特飞往新加坡参加英联邦大会，当时的欧伯特神情镇静、悠闲，并且还有些洋洋得意。然而 1 月 25 日，乌干达电台突然在清早就开始播放军队音乐，下午 3 点 45 分，准尉维尔弗雷德·阿斯瓦（三年后死在阿明的手里）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推翻现政府，并陈述了军队兵变的原因。一开始时，广播并没有提到阿明，但 30 分钟后就发表声明称，军队要求阿明接管国家。阿明做了这样的致辞：“我不是一位政客，而是一位职业军人，因此我不擅长讲话。”然而，现在他是乌干达的总统，所以自然不会停止高谈阔论。

起初，许多人对新政府的诞生欢呼雀跃。兵变后第二天，阿明也确实承诺要在国内实行民主。其实这是一个谎言，许多支持他的人后来都死在他的手里。外国报纸尤其是英国媒体将乌干达兵变视为该国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阿明开始抚慰那些部落中的反对者，为自己赢得喘息时间。他对布干达族首领说：他实际上已经告诫过弗雷迪，并给他足够的时间逃离到安全的地方，而且他还组织将过

世总统的尸体运回国厚葬。阿明是想借葬礼的排场和昂贵的费用来掩饰自己的虚心，但是后来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做出了更可怕、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阿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因此无法克服自身的严重缺陷，再加上他人的怂恿和奉承，以及被兵变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让整个乌干达步入了漆黑的深渊，变成一个野蛮、互相残杀的社会。

阿明和他的党羽开始大肆屠杀支持前政府的部族人。他肃清军队，杀害欧伯特部族的族人和他的支持者。西奈尔斯人和努比亚人积满了复仇的怒火，而阿明用自己的偏执和嗜血成性的性格将他们的报复之火点燃。士兵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他们检查门上的名字，然后将一些女人带走，主要是布干达女人，但也有其他部族里的人。这些女人被拖走时嚎啕大哭，有时深夜还能听到她们的哭喊声。士兵们从各个部族里强取女人，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过，就此销声匿迹。

1972年3月，阿明宣布重组军队，他命令三十六位军官到卡姆帕纳的马肯达监狱报到（卡姆帕纳是乌干达的首都），接受内部保密安全的培训。这些军官们虽满腹牢骚，但是一想到他们将成为军人政府（而不是政治家组成的政府）的一部分就欣然前往。他们被安置在名为新加坡的地窖里，地窖变成了恐惧和折磨的代名词。透过门上的小洞，关押在这里的军官们可以看到门后上演的一幕幕可怕的情景。一些军官在地上打滚，因为受不了肉体的疼痛而大声叫喊，他们的胳膊和腿都被割断了。更有甚者，为了让他们迅速站起来，狱警将刺刀插入他们的胃中，割断他们的喉咙，或砍掉他们的头。地板上积着一英尺半厚的鲜血。

前陆军参谋长布雷格迪尔·苏雷曼·侯赛因被捕后，被押送到另一座监狱去，并在那里死于来复枪把柄的重击之下。他的头被割了下来，送到阿明位于首都的官邸里，总统将其存于冰箱中。在位于

马巴拉和金加两个相互独立的陆军军营中，军官中的精英们列队站在阅兵广场上向长官致敬。坦克穿越整个广场，突然向军官行列驶来，许多军官被压死。那些侥幸活着的军官则充当了射击的靶子。在另一个军营中，军官们被召集到一个询问室里，等候阿明的审问。可当他们看到阿明闪闪发亮的奔驰车驶入广场时，房间的门突然从外面被锁上了，他们发现窗户上已经挂满了手榴弹。

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阿明杀害了军队中许多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然而，乌干达普通民众却不知道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被告知，少数叛逃的军官被军事法庭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为了弥补军队里的空缺职位，阿明提升了卡克瓦族人。一夜之间，厨子、司机、无线电话务员都变成了大校和少校。197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谋杀大都发生在乌干达的内陆地区，那些外国人和试图找出真相的人们都无从进该地区。不久后，一名叫尼古拉斯·斯杜哈的美国记者，因为惹怒了阿明而丧失了性命。

斯杜哈和他的同事罗伯特·斯德劳对马巴拉地区新上任的司令员朱马·阿依加大校进行了专访。阿依加原先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军队里迅速获得提升。他们问了一些关于军队大屠杀的问题，但当他们坚持提更多问题时，大校给阿明去了电话。阿明的回答非常简洁扼要：“杀了他们。”两天后，人们就看到大校开着斯杜哈的大众牌汽车在卡姆帕纳的周围转悠。从那以后，两位美国记者再也没有露过面。

阿明已经清除了乌干达军队中所有的前政府支持者，于是决定作为国家首脑首次出国访问。阿明想借助这次出访让世人认为他是拥护和平的，并且非常希望保卫乌干达的国家安全。但是事实却相反，阿明只是想购买武器，在乌干达建立他的恐怖统治。

1972年，他首次出访以色列，同该国总理高达·梅尔会晤。但以色列总理只是含糊承诺，愿意为他的军队提供培训，后来阿明两手

空空地回国。过了一段时日后，阿明决定给他的前宗主国一个惊喜。当他座机的飞行员用无线电接通西斯罗机场的控制塔，宣布他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才知道他来英国访问一事。那时英国女王正在住所里，被迫在白金汉宫设午宴招待他。当女王问他来访英国的目的时，他的回答却是来英国购买十四号尺码的鞋。

在同首相爱德华·哈斯会晤时，阿明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意图。他想要枪支、飞机和弹药，但是没有钱购买这些东西，这些要求最后被首相拒绝。阿明对盟国的拒绝感到愤怒，就这样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乌干达。不久，两国怒目而视，反目成仇。

在乌干达，阿明的暴怒变得越来越离奇。1972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阿明在官邸里举行晚宴，突然间他离开桌子，返回时手里提着侯赛因带有冰霜的头颅，在座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诧和恶心。当时阿明愤怒咆哮着，尽情辱骂那颗头颅，并拿起餐具朝它砸去，然后命令客人离开。

当阿明1971年篡权时，乌干达还是东非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那时该国物资充足，没有出现饥饿和极端贫困的现象，旅游业也蒸蒸日上，几乎已经替代棉花成为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1971年年初，乌干达的外汇储量达到二千万英镑，但是到年底就降为三百万英镑。在阿明统治乌干达一年内，该国濒临破产的边缘。于是，总统命令乌干达国家银行印刷成百万上亿的、毫无价值的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所有剩余的美元只供他私人使用。

在卡姆帕纳，一块肥皂的价格涨到6英镑，这是咖啡种植园（它是该国仅剩的经济来源）里工人两周的平均工资。另一位怪异的独裁者——利比亚的少校卡扎菲于1972年2月13日同阿明会晤，同意提供一些援助，因此乌干达的人民获得短暂的救援。然而阿明不愿意为新结成的联盟付出任何代价。当利比亚的资金流入卡姆帕纳以维持该国运转时，阿明还在同他讨价还价。



阿明同许多奸诈的人一样为下属对他的忠诚程度所困扰。这幅照片摄于1975年，十三位白皮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其中5个是英国人)对乌干达军队起誓。这种仪式要求他们跪在总统面前，发誓为南非而战斗。阿明公开仰慕的希特勒也曾命令他的军队发同样的誓言，来表明他们的忠心。(贝特曼/科比斯)

阿明现在宣布，他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1972年3月，他命令所有以色列人离开乌干达。他对国内以色列人的指责变得越来越荒诞可笑，例如他指控他们试图毒死奈尔斯人、杀害苏丹和埃及境内的所有阿拉伯人。他在接受《阿拉伯周刊》采访时说，他将领导阿拉伯人征服以色列。然而就在那一年的下旬，乌干达发行的新货币上绘有阿明的头像，而他的军服上却仍然戴着以色列空军徽章，这一自相矛盾之处并未使他感到任何不适。然而，以色列人却感到愤怒和被伤害，全体都撤离了乌干达。他们随身带走的文件中包括一本薄薄的册子——就是这册子将帮助乌干达创造

历史——册子中记载着一个计划：以色列曾送给乌干达一份礼物，包括建造客运枢纽站、控制塔，帮助修建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等。

阿明急于向卡扎菲证明他是值得被保护的，于是在卡姆帕纳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设立了一个联络处，并在外交上给予完全承认。他宣称他非常敬仰希特勒，并且在卡姆帕纳市中心建起一座纪念纳粹独裁者的雕像。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慕尼黑杀害了以色列奥林匹克代表队后，阿明发了一份电报给联合国，电报这样说道：“希特勒和所有德国人民都知道，以色列人不能为世界人民谋取利益，这也是他们在德国用汽油焚烧600万犹太人的原因。世人应该牢记，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是巴勒斯坦人在奥林匹克村成功地实施了杀害以色列人的行动。”

1972年8月，阿明在乌干达陷入困境。由于军费开支过度，整个国家经济面临崩溃。他还宣布，那些失踪或被犹太复国成员和帝国主义分子谋杀或掠走的成百上千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生还希望。乌干达失业人数剧升，国内工作岗位少之又少，暴力和谋杀变得合法化。市民怨声载道，甚至军人们也都希望阿明能拿出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阿明需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需要钱。乌干达境内的亚洲人就是他下一步目标的牺牲品。

开始时，亚洲人是作为契约劳工来到乌干达修筑铁路，并留在乌干达，后来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蜂拥而至。英国利用他们在英国殖民者和非洲人之间充当中间人，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维持和巩固其殖民统治。他们控制着乌干达将近一半的财富，成为该国非洲人妒忌的对象。

1971年，一些迹象表明乌干达境内的亚洲人将要遭迫害。阿明指定了一个高级法庭，控告他们诈骗、走私货币和经济上搞独立主义。1972年1月，他警告说，倘若亚洲人举行政治会议，一律格杀勿论。8月5日，他终于投下了炸弹，他命令八万亚洲人九十天内离开

乌干达，并宣称这个想法是上帝托梦给他的。通过驱逐亚洲人，阿明可以任意处置他们的财产，却不给予任何补偿。阿明的这一做法令那些贪婪的非洲人和士兵欢欣鼓舞。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阿明经常在乌干达广播上发表讲话，对亚洲人离境的最后期限进行倒计时。虽然许多亚洲人已经世代代生活在乌干达，并成为该国商业的基础力量，但是现在他们却满怀恐惧逃离家园，留下房屋、办公室、商店和种植园等一些财产。

逃离乌干达时，亚洲人境遇亦非常悲惨。一些人遭阿明部队的抢劫而惨遭杀害。机场、边警哨岗、火车站和路障等随处可见他们遭袭击、抢劫、蹂躏和粗暴对待的情形。他们被迫留下所有的财产和公司，阿明将这些财产分配给那些非洲人，将公司分给他的朋友和亲戚，将药店和医院分给臭名昭著的国家研究局的电动机械师，将纺织品仓库分给研究局的电话接线员和军队下士。在几周之内，商店凋敝，货存售罄，货架上空空无物。没有任何零售经验的非洲人根据进口昂贵衬衫的领口大小，规定它们的价格，认为领口尺寸就是价格标价尺度。

阿明知道，他驱逐亚洲人这一行动给英国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大多数亚洲人持有英国护照，所以都逃往英国。然而，他对英国也不客气。12月17日，阿明在广播和电视中的深夜节目中宣布，他将占有英国人在乌干达的所有财产，其中包括茶园、乌干达电视台和英国金属公司。若有任何英国人留在乌干达，将被起诉为间谍，并为相应的后果负责。

阿明正在制造一个庞然大物，并且必须不断地给它喂食，填饱它的肚子。国家研究局乃国中之国，由一帮惨无人性的人掌管。阿明凭借大量金钱、昂贵的消费品如录像机和威士忌以及从伦敦和巴黎进口的服装买得他们的忠心。

亚洲人和英国人的生意荒废了，但国家研究局的恶人们仍不断



1979年坦桑尼亚军队解放卡姆帕纳后面阿明的房子，这是一所漂亮的乡村别墅。实际上，它的旁边就是“国家研究局”总部。当卡姆帕纳沦陷时，阿明的特务们就是在那里杀害了一百多个囚犯。国家研究局和军队是阿明实行迫害、暴行和屠杀的主要工具。（贝特曼/科比斯）

向阿明要钱。阿明没有多余金钱和财产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好给予他们他所剩下的惟一财产——乌干达人民的性命。这是历史上最野蛮的谋杀交易，阿明允许那些恶人通过杀人的方式牟得利益。

他了解乌干达人的风俗，乌干达人对死去亲人的遗体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愿意花掉所有的金钱以及所有有价值的什物，来使亲人的尸体得以安葬。而且，许多部族还奖赏那些“尸体找寻者”，他们穿越丛林在边远地区找到已死去的父亲或儿子的尸体。现在国家研究局的人则充当双重角色，既是杀人凶手又是尸体找寻者。

他们驾驶进口轿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穿着鲜艳的衬衫和喇叭裤，公开逮捕普通市民。他们的总部距离阿明的官邸只有几百码远，就是在那里他们禽兽般残酷地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

后来，阿明的一位高官写出了包括各种酷刑的单子：

慢慢致死是普通的方法。用枪先射手臂、胸部和腿，让他流血致死。

割下他的肉，强迫他食自己的生肉，直到流血而死。

割下他的肉，烤熟，强迫他食之，直到死亡。

将潮湿黑暗的洞中注满冰水，将他放入该洞中，折磨致死。

用刺刀戳他的肛门或生殖器。

强奸妇女，或者活烧她们的生殖器官。

当三层楼的地窖中堆满尸体时，研究局就派其他人去通知囚犯的家人，他们的亲人被捕后失踪了，可能已经死了。这些凶手为了从那些家人中获得 150 英镑的找寻尸体费或剩余的所有财产，将那些寡妇、低声哭泣的孩子们送到卡姆帕纳郊外的葱郁森林中。深林中几乎每一株灌木下都藏有一具尸体，连续几个夜晚大约有上百个家庭的家人来这里找寻亲人的尸体。无人认领的尸体被扔进维多利亚湖里，漂在欧文斯瀑布大坝的水面上。

那时，在卡玛帕纳温暖的热带夜幕中，路旁的街灯忽明忽暗，似乎暗示着乌干达人民忽强忽弱的反抗士气。当鸡尾酒吧沉浸于黑夜，电梯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时，乌干达两座旅店内的游客、军械贩和外国驻乌干达使节正大声抱怨该国的形势。卡姆帕纳的市民怨声载道，纷纷离开因停电路灯熄灭的街道回家。不时地停电表明阿明总统刚刚结束一日忙碌的屠杀工作，电压变弱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距离卡姆帕纳西面四十英里远的欧文斯瀑布的大坝又被腐烂的尸体堵塞了。发电机不时地被关闭，水流入口处必须等待清理一天内死亡的骸体，一般来说有四十或五十具尸体。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湖上常常有船巡逻，但是维修工程师们却仍然无法找到所有的尸体。幸运的是，他们有同盟者，即那些以腐肉为食的鳄鱼，它们将湖里的证据统统都吃掉了。但是这些贪婪的动物也逐渐变得傲慢和懒惰起来，因为食物太丰富了，唾手可得。

研究局射击队进行牟财害命的活动现在遇到了麻烦，邻近的法国大使馆人员直接向阿明抱怨深夜不断的枪击声。阿明早已深深陷入研究局的控制之下，只好同该局局长阿萨克·马雅姆古中尉商量找出解决的办法。

马雅姆古以前是纺织厂看大门的，后来被阿明提拔为政府官员。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在杀害了马萨卡市长后，他割下这位面目全非的死人的生殖器在街上游行。现在他和阿明找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既要继续进行收入颇丰的屠杀勾当，又要消除用枪杀人时发出的烦人声音。

尸体分别存放于地窖中，如果一个囚犯用锤头将另一个无人理睬的囚犯打死，就可以获得缓刑。囚犯们虽感恐惧但为保命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指令去做。然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担任的角色也就随之改变。他们经常哭泣、神经错乱，无人理睬。这时，地窖中另一个房间中的乌干达人为了相同的目的，拿起铁锤开始相同的行动。

甚至阿明的妻子都未能逃出他的虐待和乖戾行为。1974年3月，他决定同四个妻子中的三个离婚，说她们扰乱他的事情，命令她们离开家门。三个月后，他的前妻卡依因为堕胎而死于卡姆帕纳的一座房子里。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阿明气愤之极，跑到停尸房看她的尸体。当时，他朝医院负责人员咆哮地下了几道命令后离开。

两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对其命令的执行情况感到满意。他最年轻的妻子萨拉和卡依的小儿子阿利格·阿明也陪他一起回来了。他咆哮道：“仔细注意你们所看到的，卡依是个巫婆，你们必须看一看她变成了何物。”前妻的躯干已经变形，被放在手术桌上。她的头和四肢已被肢解，她的头被倒转过来，脸面朝下缝入躯体中。她的腿被缝入肩中，而她的胳膊被缝入了鲜血淋漓的古盆中。

然而，阿明慢慢尝到了他的野蛮和傲慢带来的后果。1976年6月28日，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架法国飞机，并在恩德培机场降落。飞机是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途中，在快抵达雅典时被劫持的。机上载有大约三百名乘客，大多是犹太人。

这个非洲国家被希特勒的崇拜者所统治着，别国都无法挽救飞

机上的人，阿明也因此事在世界舞台上出尽风头。他帮助巴勒斯坦起草了一份要求，宣称如果以色列和欧洲不释放五十三名被囚的巴勒斯坦人，那么所有乘客将会在48个小时内遭到杀害。由于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最后期限推迟到7月4日的早些时候，非犹太乘客可以离开回国。

离最后期限还有两天，惊恐万分的人质聚集到机场候车室里，一位上了年纪的伦敦女人多拉·布洛赫（她有英国和以色列两国国籍）因进食噎住而被送往二十英里外的卡姆帕纳医院。然而，当阿明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在机场候车室殴打人质时，以色列的工程师们打开了档案柜，开始研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机场的设计图。

7月4日凌晨，一队载有突击队的以色列空军飞越维多利亚湖，降落在恩德培机场。他们乘出租车到达人质被关押的地方。不到一个小时，他们杀死了阿明的部下二十人和七位劫机者，救出所有人质，两名以色列突击队员在交火中牺牲。

然而，多拉老人仍留在卡姆帕纳医院中，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不能呼吸。阿明决定将怨气出在她身上。当英国高级专员彼得·沙尔德雷刚向多拉保证，要将她救出后，阿明国家研究局的两位心腹强行进入医院的大门，向孱弱的老人开枪，并将她拖下三层楼梯。半个小时后，他们将她满是子弹的尸体抛在了卡姆帕纳郊外的荒野中。当高级专员去看望她时，阿明甚至告诉专员，在机场遭以色列袭击前就已经将她送回机场了，因此她应该在获救的乘客中。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高级专员在营救行动后曾在医院见过多拉老人。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暴力和谋杀弥漫着整个乌干达。生活在该国的人们感到，尽管国家还存在，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任何保护，他们遭受欺凌、面临暴力和被剥夺一切财产的威胁。

阿明刺杀了英国大主教詹阿尼，随后又查封了乌干达的二十六

个基督教组织。不同种族和政治背景的人被驱除出境，数量之多在历史上前所未有。阿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甚至他的一些盟国也谴责他，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他完全践踏人权。然而，阿明依旧我行我素，乌干达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总统是不可毁灭的，他们永远无法活着看到新总统的诞生了。上帝似乎没有听到人们的祈祷，也许早已忘记命运悲惨的乌干达人了。

然而，上帝并没有忘记。阿明是虚弱的，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军队内部。他无法完全消灭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而且其他的势力正在加入反对他的行列。乌干达人正在国内组成战斗队，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正在准备军队增援。阿明的过激行为增强了反对他的势力，特别是生活在国外的被驱除者。

1979年4月，阿明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失败。他极端自信，甚至有点癫狂，为了恫吓乌干达人使之屈服，阿明宣布，整个国家受到南邻坦桑尼亚侵略的威胁。

为了让国人相信他的预测，阿明命令部队越境进入坦桑尼亚袭击“入侵者”。坦桑尼亚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无法容忍这种公然挑衅，命令士兵抵抗阿明的进攻，并趁机进入乌干达境内，饱受苦难的乌干达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于1979年4月抵达卡姆帕纳。

阿明在最后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号召全体士兵同他一起在金加市进行最后一战，但没有任何人响应，后来他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同惟一的盟友卡扎菲少校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逃往利比亚寻求庇护。阿迪·阿明的暴政终于结束了，后来他作为沙特阿拉伯皇室的客人，住在麦加附近。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44CK5Y6G5Y+y5LiK5pyA6YKq5oG255qE5Lq644CLXzExMjk5MzQx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386\u53f2\u4e0a\u6700\u90aa\u6076\u7684\u4eba\u300b_11299341.zip",
  "filesize": 24470690,
  "md5": "9a0e8dcfa5c9a45fc724a438270c72f4",
  "header_md5": "1874f351bc2b611c7c018ca27ddd3fd8",
  "sha1": "9c66c536412ca0e302fd1012f01156e1653120b0",
  "sha256": "41fe1eea791e0126bbc6277dbe934b71aed799d2cd1a24a7db2035700ff025a8",
  "crc32": 7231883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5553366,
  "pdg_dir_name": "\u300a\u5386\u53f2\u4e0a\u6700\u90aa\u6076\u7684\u4eba\u300b_11299341",
  "pdg_main_pages_found": 240,
  "pdg_main_pages_max": 240,
  "total_pages": 242,
  "total_pixels": 10368151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